

# 人生艺术丛刊

第五集 第七卷



凌善清编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盛君新民



宋君兆育



童君啓智



林君子能



李君恩榮



樓君永發



## 本刊徵求稿件

# 啓

本刊現正徵求稿件，國內外學子如以

# 事

大作見惠，不論語體文，文言文，詩

歌，劇本，圖畫等，一律歡迎。（投

稿簡章，附刊在本書之後。）

水墨山水

美意悅余林堂  
作也生



繆迪生

着色花卉



文烹博供

时在  
壬申年  
十月  
十日  
画于  
知是杆  
画在下  
心街  
隆正



隆  
國  
正

寫速筆鉛

小孩



小孩



龐漁艇



閱書

龐漁艇



閱書



山道  
隆國正

生活漫画之一

漁艇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水 山 墨 水



宋 睿



墨菊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  
陶步丹寫



鉛 畫



龔  
漁  
艇

炭 畫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其四端也存之為人之道今雖日之於  
 書之下之於終之於始之於方者無不與在羞惡與辭讓無  
 惻隱與是非與此其善國於此以痛哭流涕而少能止也  
 而廷於身助其通於善助之則視成而多助之  
 而了下則之天下順之於士為民勸所為善亦悅服  
 也此清世之治國於終也

周侯青雲



楊青侯

草書

R  
8105  
880.7

學 生 文 藝 叢 刊

學生文藝叢刊 第五七集 目錄

卷首

本刊投稿諸君小影

圖畫

水墨山水

着色花卉

鉛筆速寫(小孩)

鉛筆速寫(閱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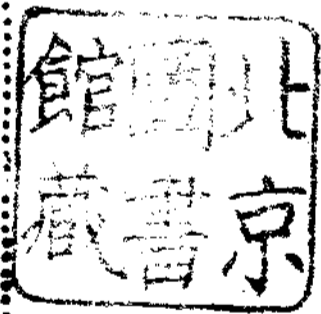
着色國畫

漫畫

水墨山水

水墨山水

目錄



上海大學  
夏大繆迪生

隆國正  
龐漁艇  
龐漁艇  
隆國正  
龐漁艇  
宋 睿  
宋 睿

A956341

鉛筆速寫……………龐漁艇

墨菊……………陶步丹

炭畫……………龐漁艇

鉛畫……………龐漁艇

## 書法

草書……………楊青霞

## 語體文

就最近國際之形勢推論中國民族生存之途徑……………浦東中學鄭宏述

民衆教育之旨趣與實施……………張正廉

亡友……………王叔明

我在追悼着春……………湯匡瀛

鄉居的一夜……………湯匡瀛

骷髏……………湯匡瀛

文

竹林中·····	汪慰雲
野祭·····	楊鳴秋
春季裏的天平山·····	魏霜楓
吏爲民役論·····	曹起華
武力與和平·····	廣西立 第二中學 覃傑藩
人民對於監察院之希望·····	上海三 育中學 顧福林
慎交說·····	郟城明 子然
讀養生主·····	浙江 大學 葉曾駿
普及教育論·····	李 榮
新婚第一夕賦·····	封仲彙
與友人書·····	上海中 國藝術專 鄭蘭筌
祭亡友許君榮生文·····	陳浩生



追悼堂弟榮勳文	周榮縞
日記序	楊俊山
戲擬楮先生予管城子絕交書	錢鼎元
復張佩章書	莫祖紳
跋趙觀成雪景山水	莫祖紳
湖南北平同學聯歡會啓	莫祖紳
張生慕蘇畢業歸娶序	莫祖紳
守拙軒學友會成立紀念序	楊錫祺
西湖遊記	南京遺族學校 文思安
廬江風景記	陳國珍女士
<b>語體詩</b>	
悲哀的回憶	安徽省立第二中學 胡邦彬
自題試作集卷首	胡邦彬

學 生 文 藝 叢 刊

歲暮寄母親	楊鳴秋
晚霞	長沙華中美術學校 袁泰階
一直殺到敵人的京城	袁泰階
你立在門前	邱師衡
酒瓶空了	邱師衡
我自己的發現	邱師衡
找童心	河南省立第三中學 張錫澤
問行人	張錫澤
秋風	張錫澤
月亮	張錫澤
河岸上	張錫澤
懷盟鷗	李龍飛
殘葉集	李龍飛

集五第 卷七第

詩

目錄

六

瘦廬以所作竹枝詞相示·····	高齋生
與海陵王砥石等遊甘露寺·····	高齋生
見雪·····	高齋生
雪中偶占·····	高齋生
贈李郁文新婚·····	高齋生
晚溪·····	嚴潛
登狼山作·····	嚴潛
郊外看桃花·····	嚴潛
無題·····	嚴潛
晚溪·····	嚴潛
入校舟次·····	胡觀璆
己巳三十述懷·····	養拙

學 生 文 藝 叢 刊

題鄰居	中國文學院	祝松伯
漁家雜詠		張福瓚
山居即事		張福瓚
夜宿六峰山三清廟		張福瓚
弔某女士		張福瓚
送別		張福瓚
香港寓樓晚眺		張福瓚
越王臺懷古		張福瓚
偶題		王天佑
消夏詠		謝紫峯
弔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寧第一 商科高中	趙春和
作家書感賦		趙春和
春日雜詠		趙春和

集五第 卷七第

目 錄

八

呈李果青夫子	趙春和
春日病起有懷都門友人魏式中	趙春和
暮春感懷	浙江省立四中 金行模
步月	上海中華職業學校 徐師亮
蕉窗雨夜感懷	卞良選
月	俞邦模
暮春感懷	廣州南海中學 梁兆康
卽景	陳其趨
詠燕子	李文傑
春暮詠蝶	李文傑
送楊幹人	季也平
白菊	周寬
筱鳳仙	首聘之

學 生 文 藝 叢 刊

近日閱報有感	武岡中學 許 彬
客路曉行	大田縣立初中 高炳光
偶成	晏東雲
江村寫照	晏東雲
秋夜	湖南省立第三中學 胡謨芬
家居	阜寧縣立中學 王福棠
寄懷表兄孫壽江袁江肄業	王福棠
三十初度感懷	胡希聖
悼張希騫先生	胡希聖
夜泊	上海民立中學 錢輔乾
春日雜詠	錢輔乾
秋夜	安化縣立中學 陶 熊
長嘆有感	鍾山縣立初中 譚興才

集五第 卷七第

目錄

10

春晴	金溥臨
步翰鳴家兄客閩中秋日感懷元均	陳國珍
雜感	張鐵人
旅夜不寐	張鐵人
落花	張鐵人
自梧赴邕舟中有感	周煜榮
秋夜	施雪鴻
深夜	史北慈
秋夜不寐感賦	高之珪
送別	高之珪
無題	嚴潛
小說	
我的心	黎駢

一個青年.....黎 駢

白老鼠.....北平師大 戚維翰

娟.....汪蔚雲

老張.....河北省立第七中學 劉建章

### 雜 俎

奇測年齡.....遼陽民博 文

我底隨筆.....遼陽第五中學 沈明遂

寄塵齋聯話.....沈明遂

雙桂軒香豔詩話.....巖子香



# 百科常識問答叢書

是學問的集團 · 是應試的秘本

每一種學科 · 抽其精要 · 設為答  
問 · 考試前準備三天 · 收效如響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黨史問答 一册四角	教育學問答 一册三角	物理學問答 一册三角
三民主義問答 一册四角	經濟學問答 一册四角	化學問答 一册三角
五權憲法問答 一册四角	警察學問答 一册三角	生理衛生學問答 一册四角
民權初步問答 一册二角	軍事學問答 一册三角	中國地理問答 一册五角
孫文學說問答 一册二角	心理學問答 一册四角	世界地理問答 一册四角
實業計畫問答 一册四角	倫理學問答 一册四角	中國文化史問答 一册五角
建國大綱問答 一册三角	論理學問答 一册四角	世界文化史問答 一册四角
政治學問答 一册五角	生物學問答 一册三角	中國古代史問答 一册五角
市政學問答 一册四角	動物學問答 一册三角	中國近代史問答 一册四角
財政學問答 一册五角	植物學問答 一册四角	平時國際公法問答 一册五角
社會學問答 一册五角	礦物學問答 一册三角	戰時國際公法問答 一册三角

語

體

文

## 就最近國際之形勢推論中國民族生存之途徑

鄭宏遠

- (一) 導言
  - (二) 經濟恐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存亡
  - (四) 中國民族圖存中的一線生機
  - (五) 結論
- (一) 導言

電機與蒸氣打破了閉關的堅壁，使中國成爲世界的一環。現代的危機，一步步地逼緊，使中國整個的民族前進無力，後退無路。國際間恐怖、仇視、殘忍、衝突的結果，在中國是達到了貧困、紛擾、昏暗、屈辱的地步。整個的民族，在暴風雨的

襲擊中，游離，彷徨，到處是死路！昂起我們的頭來，認清現世界的國際形勢，再從這形勢中去把握住大眾生存的途徑。這，只要是中國民族的一員，都是刻骨銘心的要圖。所以，在這兒，就將這問題加以客觀的檢討。希望從這客觀的檢討中，得到民族生存途徑之展望的結論；再在這展望的結論下，把握住一線生機邁進到民族繁榮的康莊大道。

(二) 經濟恐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於世界經濟的山窮水盡中，資本主義的最後掙扎下，這最近一年來的國際，產生了多少的災難事變：日本牽制下東北傀儡戲的開幕，聲東擊西上海事件的爆發；齋藤內閣及德國巴本內閣的過渡，日本軍閥的積極侵略華北，都證明了法西斯蒂的昂然擡頭；法國杜美爾總統的被刺，日俄戰爭的具體化與美日關係的尖銳化，國際裁軍的難產與洛桑會議的妥協，戰債問題的不能解決，國際經濟會議的孕育，各國失業人數的增加，白宮前全武行的慘劇，充分的表現着唯一黃金世界的沒落。

光怪陸離，盤馬彎弓的國際現象，證明了帝國主義國家間衝突的展開。帝國主義

是資本主義「瀕於死滅」的結果，法西斯蒂是資本帝國主義將走進墳墓刹那前的迴光返照。法西斯蒂的昂然擡頭，敲起了資本帝國主義崩潰的喪鐘；在這喪鐘叮噹的音波之下，織成了一串串交叉錯綜的矛盾和衝突。顯而易見的如：

- (1) 帝國主義間利害的衝突。
- (2) 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衝突。
- (3) 帝國主義與國內無產者的衝突。
- (4) 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衝突。

因為資本帝國主義的經濟恐慌需要解決，所以釀成市場的爭奪與原料的掠取；爲了要達到爭奪掠取的目的，於是織成了這一串串的衝突。所以這一串衝突的形成，都與經濟恐慌脫不了連繫。從一九二九下半年以來，經濟恐慌無日不隨資本主義的動搖而陷入更嚴重的境地。這其間，雖然施行過強度的獨占化與合理化，加特爾與康米倫，挽回過資本主義暫時的命運；然而，終於不能使資本主義有新的進展，達到新的階段；只不過打了幾下嗎啡針，延長了懨懨待斃的氣息；起死回生的仙丹終

於沒有找到。於是資本主義不得不沉淪到第三期，而世界的經濟恐慌遂跟着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資本主義第三期尖銳化的結果，以往飛躍銳進的繁榮的夢，已經急轉地走入了總崩潰期。這一次空前尖銳化的經濟恐慌，已經不能放在過去恐慌週期律的範疇以內了；恐慌的長度廣度與深度，打破了從來的紀錄。資本主義的整個制度，碰到了最危難的關頭。這決不是偶然的形成，也不是短期的滯況，它是有歷史的必然性的。處於如此嚴重的危難中，非但一般唯心的悲觀者要慨嘆世界末日的即將降臨，就是過早的樂觀者及一切布爾喬亞的辯護士也因為失卻理論的根據而感到茫然了。

那末，眼睜睜看這從慘淡經營中來的資本主義遽爾走進了墳墓不成！自然，資本主義者是要竭力掙扎以求延續其最後的生命的。但是，延續的方法維何？這就是當前唯一的問題。增高關稅的壁壘適足以造成形勢的嚴重；通貨膨脹巧妙的作用已經失卻了它的時代性；什麼金融善後社，產業合理化，多瑙河聯盟計劃，國際裁軍與洛桑會議，及最近召集而又延期的國際經濟會議，都只是局部治標的緣木求魚的辦

法。統制經濟或計劃經濟，因為與資本制度根本衝突的緣故，在資本主義國家是不願採納而且最近也不能採納的。這樣，要解決這普遍世界的極端經濟恐慌，只有再來一個世界市場的分割戰；換句話說：就是爆發一次重分殖民地的世界第二次大戰。這並不是惡意的推測，而是事實必然的趨勢。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存亡

接受了近十餘年中科學上的發明而使其內容非常充實豐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隱隱約約地映在我們眼前。歐洲大戰這一幕世界流血慘劇的終結，大西洋時代已經放下了幕布，接着便輪到太平洋為舞臺的戲劇了。羅斯福會說：『我敢相信我們將來的歷史，其由我們對大西洋彼岸歐洲之關係者，必不及我們對太平洋彼岸中國的關係之大。』英國軍事專家 Bywater 也曾說過：『其次一篇章的爭奪海洋史將開始於一九一九年八月，其時美國新建的太平洋艦隊正經過巴拿馬運河而向舊金山之海軍根據地駛去。』這樣，我們可以知道：歐亞美三大洲相互交通線之焦點的太平洋將為二次大戰的戰場，僅有的一大塊肥肉——中國將成二次大戰的戰利品，是已

無疑義的了。

在這兒，且分析一下太平洋舞臺上真刀真槍全武行的演員：

扼着太平洋印度洋的門戶的，是英吉利與荷蘭：她倆，當然也是武裝着的演員，不過威風凜凜的時代似乎已成了過去，而且距離本國太遠，實在是鞭長莫及；所以只坐在舞臺的門口，抓住現有的權利，冷眼地旁觀動靜。

對舞臺雄峙着的赤色的蘇俄，她是列強共同的目標。她的五年計劃的成功，給與資本主義者很大的威脅。然而她現在認為時機未熟，只是嚴陣以待，未敢馬上跳進戰爭的漩渦。

坐在虎皮椅上，眈眈虎視着的，那就是長蛇形的日本與山叔叔美利堅。

最重要的，當然是我們中國。這演員，她折衝於虎皮椅的當中，沉默於虎視眈眈之下，演得好壞，可以根本改變全劇的內容。

長蛇形的日本，她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簡直是薄弱到極點。基本材料，尤其是煤鐵，完全要仰給於外國。人口的過剩，一般工業的幼稚，軍事工業的孱弱。這

樣的場合遂使她急迫地窮兵黷武，急於攻取中國。朝鮮，臺灣等早就佔去，而九一八與一二八的事件也根據着這一點而產生。她準備做二次大戰的戎首，對象當然是美俄。太平洋上的爭霸，她為美利堅是不兩立的。同時因為她最接近赤色的威脅，所以與蘇俄也終不免一戰。但不曾占領中國做她的武庫，做她的原料的來源，是絕對不能得到勝利的。中國的獲得與否，在她也是存亡的問題。她對於這樣的存亡問題，是曾經深思熟慮，經過周全的準備的。

山叔叔美利堅，本來是金融資本最強盛的國家，然而經濟恐慌也由她開始，而且程度也最為深刻，於是迫切地想求出路。侵入英國統治下坎拿大印度等部分的勢力，只是杯水車薪，填不滿她的慾望，於是眼光就轉換到太平洋彼岸的中國來。然而英日——尤其是日本——在中國已有穩固的勢力範圍。因此山叔叔就主張門戶開放，利益均等，以達到她佔有中國的目的。而且她與蘇俄的主義戰，終有短兵相接的一天。佔有了中國以後，那將來的世界，當然是她的世界了。所以她就節節進行，進行的當中，所最受迫脅的當然是日本，於是日美的關係是一天天地尖銳化。



在這國際的刀光槍影之下，九一八與一二八的砲聲不過是此項大戰的信號，這信號將是第二次世界大悲劇的前奏曲。太平洋上的均勢打破後，戰雲就層層密佈：日俄戰爭的具體化與美日關係的尖銳化，醞釀孕育中赤白二大惡魔的主義鬥爭。姑無論這世界第二次大戰將怎樣開端，但爆發是終於不能避免的。我們也正希望利用這機會，在腥風血雨中闢開一條生路！

『太平洋所以成爲問題是由於處在被動的地位，成爲各種勢力爭奪的目的物之故，給人視爲沒有獨立自由的意志而加以奴隸的待遇，而我們中國便是陷於這樣的命運。我們倘若能夠打破這種被支配的奴隸命運，那末，我們自己便能掌握我們自己的主權。我們處理自己的事，用不着他人過問。這樣，還有什麼問題？不但中國不成問題，就是太平洋也不成問題了。並且，各殖民地的民族運動也將因我中國之不成問題，而亦不成問題了。』

死裏逃生，危中求安，這是我們僅有的機會了，我們堂堂華胄濟濟衣冠的民族。

(四) 中國民族圖存中的一線生機

處在這世界第二次大戰的前夜，臨到了如此危急存亡的緊要關頭，千鈞一髮的危險階段，擺在我們民族面前的路，很顯明地只有兩條：不是戰爭，就是滅亡；不是血淋淋，就是陰慘慘的。陰慘慘的滅亡的路，我們既然不願走；那末，就得準備戰爭，奪取這血淋淋的出路。換句話說，就是我們不要絲毫放鬆了反帝國主義的工作，尤其是對於攻進我們最猛烈的帝國主義者。然而同時，我們也應該努力剷除國內殘餘的封建勢力，謀政治社會等問題的根本解決。這些問題解決以後，反帝的勢力才得穩固，而反帝的陣線才可以延長持久；所謂攘外必先安內。

我們只有一線生機。我們須以十二分的努力去握住這一線生機。若再因循觀望，專賴旁人拯救，便是坐而待斃，自促滅亡。於此，我們的政府，我們的人民，應秉承總理親愛精誠的精神，上下一心，和衷共濟，在最短期間，努力準備。最重要的是下列幾端：

(1) 澄清政治 自從中國國民黨執政以來，到現在已有七年了。在理，訓政的工作應當已有具體的建樹，然而事實上行政的效率却終於罕覩。這固然原因很複雜

，但最明顯的，就是在黨軍政各方面，已經部分的與封建勢力妥協，消滅了革命的基礎，這實是內在唯一的原因。

所以際此國難臨頭千鈞一髮的時候，欲挽救中國，改造中國，封建勢力實是我們整個民族謀生的障礙。打破封建思想，剷除封建勢力，完成反封建的運動，實是我們的要圖。完成反封建，唯一的手段是澄清政治，實行統一軍權與軍民分治。軍法軍紀……等等，應絕對的遵守，懲戒貪污的條例應切實施行。庶幾政治可上軌道，而內部的鉤心鬥角，縱橫捭闔等等的糾紛，自然可以絕跡。

(2) 擴張軍備 自衛與覓食是人類求生存的原則，軍事與工業便是人類對於自衛與覓食兩種目的之手段的表現；所以充實的軍備與擴大的生產同為所謂文明國家的二大要素；尤其是在這危急存亡形態下之中國現階段。

前面已經說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接受了近十餘年中科學上的發明，其內容是非常地充實豐富的。這裏所謂充實豐富，指的當然是軍器的精良，軍實的充足，戰鬥力的精練等等。我們既然要把握住這充實豐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希望從腥風血

兩中殺出一條生存的出路，那末，應如何擴張軍備，因為軍備是我們民族圖存中最基礎的工具。這種工具的精利與否，影響到整個民族的命運！爲着大衆生存的命運，最低限度都應該使軍備達到擴張充實的地步；而下列的幾條，尤須於最短期間辦到。

(a) 精練國軍。(b) 鞏固國防。(c) 廣設團防。(d) 加緊軍訓。(e) 購備及自製最新的軍械。(f) 廣施防毒準備。

(3) 發展生產力 由於世界經濟怒潮的澎湃與國內政治的動搖，中國國內農業與工業亦遭受着空前未有的危機。頻年各處的水災，更給農村經濟以重大的打擊，而社會紊亂的狀態遂達到了極端。尤覺痛心的是全國生產的數量不足以供給全國人民的消費，連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都還該仰給於外國。在這樣的場合之下，農村經濟當然要陷入崩潰的命運。所以我們必須完全達到經濟自立的目的，中國民族才有出路。中山先生在物質建設原序裏曾說：

『將來各國欲恢復其戰前經濟之原狀，尤非發展中國之富源，以補救各國之窮困』

不可也。然則中國富源之發展，已成爲今日世界人類之至大問題，不獨爲中國之利害而已也。惟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此後中國存亡之關鍵，則在此實業發展之一事也。」

我們必須秉承中山先生的遺教，充分增加生產力，發展國家資本，救濟農村經濟。在現實的階段中，資本帝國主義顯明地已陷入崩潰的過程，由歷史的因果律，可以證明它滅亡的必然性。社會主義正在生氣蓬勃，在適合中國國情這條基礎的原則下，應儘量接受這一種新時代的動力；於最短時期內，完成中山先生所主張的經濟建設。

(4) 喚起民衆 歷史上沒有無因而起的偶然，也沒有憑空而來的突變。國事觸到如此地步，自有形成它的外在和內在的原因。要將這責任完全推之於某一某某一事，這種觀念是錯誤的。而且在這樣緊張的情形下，我們也不忍計較這些了。能否把握住二次世界大戰，從腥風血雨中找到出路，這是整個民族的存亡問題，所以應該喚起占大多數的農工大衆的民族意識，使他們自動地組織救國團體，提倡並指

導他們做理性的救國運動。協助政府，做軍事及外交的後盾。

(5) 結合美德俄 最後，我們還該善自利用我們的外交。

自從聯俄政策放棄以後，聯美政策迄今未獲成功；於是在國際上遂弄成如此可憐的孤立現象。弱國並不是沒有外交，不過弱國的外交較難於措置，而外交的重要性卻就在這難於措置之下決定。以後的外交政策，當以在利害上和我立於一條戰線上的為與國而連絡美德·蘇俄的是否可以親善，誠然是一問題。但，假如可以的話，一定能夠在外交方面更得到相當的發展，這是無從疑義的。所以結合美德俄，實為把握二次大戰找尋出路唯一的外交手段。

(五) 結論

光怪陸離的國際現勢，既經有相當的認識；生機一線的民族出路，也會有適度的檢討。我們既然認定二次世界大戰是圖存的僅有機會，民族生存的途徑只有從腥風血雨中才可以闢出。那末，迎頭趕上去，把握住這僅有的機會，這就是整個民族的謀生捷訣。

矛盾與危險是推動進化的雙輪，現代危機的襲來，是新生時代的預兆。上列所舉一線生機的犖犖大端，看去雖很簡單，但對於安內攘外都有相當顧到。只要能夠切實進行，國內政治可以進於正軌，反帝陣線可以延長持久；對內剷除封建勢力，使政治效能增進；對外達到精誠團結，使反帝工作加速緊張。這樣的兼程並進，充分地準備實力，把握住劈開枷鎖向前邁進這二次大戰所給予的機會，由腥風血雨中得到民族生存的途徑，在一線生機裏找到繁榮的康莊大道，提攜弱小民族，進世界於大同。

## 民衆教育之旨趣與實施

張正廉

### 一 爲什麼要提倡民衆教育

天之生人，本應個個平等的，但是實際上卻辦不到。雖然有文學家在頌揚牠，政治家在提倡牠，知識階級爲牠而奔走，勞動階級爲牠而流血。真正的平等，始終是得不到的。這些人致力於平等的苦心，是值得使人欣佩的；可惜方法用錯了，我們

要知道，求平等絕對不是徒事呼號所能做到的，必定要實際上與人人以平等的能力才行。怎樣能使人人都有這種能力呢？這個，我們可以斷然的答道：必須教育均等。——不論貧，富，貴，賤，皆有受教育的機會。——因為人人受教育，知識和能力的差別就不至十分懸殊，自然人人可以平等了。

談到教育均等，歐美的文明國家，尙且不易辦到，何況我們的國家，軍事頻興，政治不入正軌，一切應興應革的，全無人負責，這件事有誰來過問！

我們知識階級的人，竟忍心看着我們親愛而無知無識的同胞，過那困苦的生活，而不加以補救嗎？不能！從感情和良心上說，這是絕對不能的！國家既然不能普及教育，以使教育均等。我們知識階級，便不能不有所幫忙。幫忙的地方，就是實際去辦民衆教育。

## 二 民衆教育之意義

民衆教育有廣義的與狹義的二種。廣義的爲對於已有相當的知識者，再深造之，以滿足其新需要之教育。狹義的則純爲不識字之民衆，而施以補救之教育。現在根



據以上二說，得一定義如下：

『民衆教育，是對於未受義務教育，或缺乏公民所應有之知識，能力，道德的青年與成人，加以補救的教育。』

### 三 民衆教育之目的

民衆教育的目的，是叫人做一個完善的公民。最低的限度，也必須使人做一個名實相符的人，使與其他的動物有區別。爲要達到這個目的，那末，以下三種教育，是不能不注重的。

#### (1) 知識教育

打算求知識，讀書是惟一的途徑。中國人的大錯誤，是做官的纔需要讀書，其他農工商，大可以不必。因之農工商皆無高深的知識，一切的實業，皆無改良的希望。人家用機械，而我們用人工，不但獲利不如人家的多，即用力亦太不經濟，一天的獲得，僅能支持一天的生活費用，有時還恐不足。試想這樣的人，能得享人生的幸福嗎？這樣的人，與得一飽而終日勞動的牛馬，有什麼區別？所以，我們必須灌

輸知識給他們，使他們有進步的機會，或者稍能得享人生的樂趣，或者能做一個名實相符的人。這是應當注重知識教育的第一個理由。

人類競爭的結果，始終是依着天演論所說的：優勝劣敗，強存弱亡。就國家而論，人民知識平均數最低的，必定離滅亡不遠。我國國民不識字的，占全數百分之八十。知識平均數，不算不低。與外人同處在這競爭的世界中，不但得不着優勝；免於滅亡，恐怕還算倖倖呢！我們爲免於滅亡計，便不能不將知識灌輸給國民。這是應當注重知識教育的第二個理由。

我國國民，因爲知識太低的緣故，不能一致的聯合起來。雖然爲數甚多，然只是一盤散沙，對內不能監督政府，對外不能防禦敵人。可惜這一片錦繡山河，竟被我們無知無識的國民，給白糟蹋了。爲國內息紛爭，外抗強敵計，便不能不提高國民知識。這是應當注重知識教育的第三個理由。

(2) 技能教育

人生活在社會裏，能分利同時也要能生利。中國人的舊習慣，是一讀書便成了官

僚的候補者，那能再去工作！如果去工作，豈不大大的失去官僚候補者的身分？因之一讀書便只能分利，而不能生利了。並且專務空談，不顧實際，一事臨前，便手足無措。不讀書的，不消說，更不中用了。所以中國現在竟弄成『人人無事，事事無人。』的目下的狀態。為免除這個弊端，必須注重技能教育，尤其是對於未受教育的民衆。就在普通人民失業的數目，雖然沒有確實的調查。只就我們所知道的，已是為數不少了。有這麼許多人只能分利而不能生利，實在不是良好的現象，所以我們辦民衆學校的，要注重技能的教育。

在民衆學校裏，注重技能教育，打算立時收效，是很難的事。因為辦一個民衆學校，時期不能太長，設備不能完全，打算立時收效，實在是不可能。如果能使少數學生，可以獨立謀生。其他則於其本來謀生的職業，有所補益，使學生在我們所辦的民衆學校裏，不徒耗光陰，已經算達到我們最近的目的了。

(3) 道德教育

照以上所說的去辦，民衆可以得着相當的知識和技能了。以外應當注重的，便是

道德教育。因為一個人，如果有了知識和技能，而沒有道德，適足以助長其惡。譬如一個賊，沒有機械的知識，和使用機械的技能還好；要是有了，則不論你佈置的如何嚴密，他總能設法進了你的室中，將你的東西偷去，豈不是適足以助長其惡嗎？推而至於其他的人，有知識有技能而沒有道德的，又何嘗不都是這樣？所以道德教育，比較以上二者，更需注重。

以上三種教育，能澈底的施行，得了相當的效果，自然不難做一個完善的公民。同時我們辦民衆學校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 四 民衆教育之原則

民衆教育的原則，可分爲精神的與方法的二種：

(1) 精神的原則——民衆教育是公開的，凡是本國國民，不論貧，富，貴，賤，老，幼，全有參加的資格。並沒有黨派的左右，宗教的成見，和地方的畛域。

(2) 方法的原則——依教育上的原理，用最經濟最簡便的方法，務求適合於民衆

生活的狀況及需要。

### 五 民衆教育之種類

民衆教育的種類，有兩種分法，以地方作分類的標準，民衆學校可分爲下列二種：

- (1) 鄉村的民衆學校——依鄉村民衆生活之狀況，而定實施教育的方針。
  - (2) 城市的民衆學校——依城市民衆生活之狀況，而定實施教育的方針。
- 以科目作分類的標準時，則須依學生的需要，而分爲：(1) 文藝科民衆學校；(2) 公民科民衆學校；(3) 生計科民衆學校等。

### 六 民衆教育之實施

民衆教育的實施，看來似不甚難。只要籌得了相當數目的款子，徵求幾位同志，招進幾十個學生來，立時就成了一個民衆學校了。不過事實上不是這般容易，當實地施行的時候，種種的困難，時常要來到的。所以還需要地方領袖的提倡，和當府的保護。遇着障礙，方不至於束手無策。至於實施的方法，約可分爲下列三種：

(1) 學校式的實施法

學生的年齡幼小，能潛心學習的，用此法最相宜。此法包括三種學校如下：

(a) 單級學校——學生人數不多，分爲數班，教師之人數，足以分配教授時，可用此法。至於教法，一如普通的學校。

(b) 掛圖學校——學生人數頗多，而教師人數甚少，不能實施單級學校之教法，則掛圖而爲之講解，易於明瞭，可免解釋不清，及照顧不周的弊病。

(c) 幻燈學校——學生之人數過多，於城市的工廠或監獄裏，教授工人和囚犯。可於夜間用幻燈教之。此法亦可實行於年齡較大的民衆。所以應用較以上二者爲廣。

(2) 社會式的實施法

學生的年齡較大，有家庭的事務牽心，不能潛心研究書本上的學識。可以講演，新劇等方法爲主，而授與他們以生計的，道德的，衛生的……等知識。

(3) 表證的實施法

授與民衆知識時，恐民衆疑惑以爲空談。可用表證的實施法，實地試驗，使他們確實相信，然後纔能勇於學習。例如農業方面的改良種子，商業方面的採用新式簿記。實際試辦，得了良好的結果時，不怕他們不做效學習了。

七 結論

近年提倡民衆教育的聲浪，轟動了全國。國內因官府及私人的熱心提倡，設立的民衆學校，爲數已經不少，現在寫成了這麼一篇，以供熱心民衆教育者的研究，並希望明達者的指正。

亡 友

王•叔•明•

想起文漢來，我怎能把他忘掉啊！他與我相交三年多，給我的印象最深，我受他的影響也委實不小啊！

記得他從成都高師來南京的時候，是個春末的天氣，穿着一套半舊的黑色學生制

服，他那披着西式短髮俊秀神氣的臉，和瘦削硬壯的體子，都很顯出他精明強幹的身段來。

這時是午後，我由家裏吃了午飯照例到舒先生——著作家——家來工作，一進書房，只見他在清理書報，舒先生便介紹地說：

「這位是王先生！」他亦隨口：

「呵！王先生！」他紅漲着臉手裏拿着報歉仄地說。舒先生便又向我說：

「這位是羅文漢羅先生！是從成都高師來的！」

於是大家招呼一番，又歸到沉靜的工作上去了。從這天起我倆便在一塊工作，每逢星期不是他約我便是我約他一同出去遊玩：還記得第一次是到清涼山，登在山頂上被刺膚的冷風拂拂的吹着，禁不住的我便說：

「呀！好冷呀！這有什麼好看？」

當時他好奇似的指着揚子江白浪浪的水上飄着幾隻掛帆的船說：

「哈！你看！多好看呵！」



那時的我，還不知道他是在賞識天然的風景，以為到這荒山境地，喝這無聊的西北風，遂約他玩熱鬧的夫子廟；秦淮河畫舫上吃茶聽戲，作些娛樂的勾當。可是，當借行話曲的時候，確實受他的教益不少；至於品紅選綠，是我們談不上，秦樓楚館，更不是我們足跡所踐地了。我們只有欣賞她們的芳容，聽聽她們詞調的轉換和歌喉的嘹亮罷了。

文漢自到舒先生家裏來，幫同抄寫書稿，兼編中華百科辭典地理的一部份，暇時便自修看書，實行他的半工半讀。

有一次，是秋天的星期日，我回里省親，他覺得獨自無聊；也和我一同到城外的鄉村去；我是不歡喜坐車子而好步行的人，他更是善於走山路的，於是且談且走地到了我家；那天我家正值祭祖，我倆先吃了現煮熟的熱騰騰噴香玉蜀黍，末後，便吃午飯，他還謙遜地說：

「啊！太費心哪！辦這許多菜。」

飯後我便領了他去看鄉間村落的景物，走向曲徑桑樹園的道旁，只見綠柳池塘裏

游着兩隻紅頭白鵝，他留戀的羨慕了好久。

光陰如白駒似的馳過，轉瞬已到秋末，他久念着的孫厚甫，也從成都高師來了，彼此一見面都表示渴慕之殷，他便指着他對我說：

「這是我們常常念着要來的孫厚甫！孫先生！」他歡喜得這樣地說。隨又詳細的介紹了一番，於是我們三人一見如故，頓成出入相隨的好友。

厚甫終是不愛玩熱鬧而好靜守的，他的住房，他的伙食，他的工作，都和文漢是一樣的待遇；也是由舒先生津貼二十元。後來私人的編輯部漸漸添人，住室容不下，伙食忙不來，遂多加津貼，請他們自備伙食，省卻麻煩。記得還是我給他們找的那家飯鋪，每人每月六元，兩人兩葷一素。文漢也常常羨慕着我的小家庭生活，有一次是冬天，室裏燃着爐子煮豆腐；也正是我們預備吃午飯的時候，他來約我，我便留他吃午飯，他執意不肯，勉強吃了一碗豆腐肉絲湯，欣羨得了不得。嗣後我倆的感情就一天濃厚一天，毫無一點隔閡猜測的意念，差不多一刻不見面就像丟了什麼東西似的。

沒過多時，舒先生商之於房東，將另一間房子修隔好了租住，於是他倆才有安逸的住所。由舒先生提議每天清晨七點至八點教授英文，隨後他倆按步就班的讀下去。他們每天除了四點鐘工作以外，便手不釋卷的看書；就是到飯鋪裏吃飯候菜的當兒，也是目不轉睛的看。被同化的我，見他們這種勤學的恆心和苦讀的精神，真是一百二十分的欽敬呵！

舒先生這時手裏編一部辭典，知道他倆文章甚好，於是專給他倆從事編輯。文漢常常歡喜作小說；尤其歡喜作日記：在他玩得興盡而歸的時候，拿起筆來把他今天所玩的地方和情景都記上。他有一册旅蜀日記，是他早二年前從雲南到四川途中所經歷的艱險風霜的記載。後由舒先生介紹到開明書店刊成單行本，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出版；還抽得版稅費三十幾元；當時他心裏那種怡悅，我想連他自己也說不出什麼。隨後開明書店送作者十本，他遂送了我一本，在揭開封面的第一張上寫着挺秀的一行字：

「叔明至友惠存」

「羅文漢贈」

他在這本書的前面作了一篇自序說：

「這是我兩年前的作品，轉眼便是兩年了，真快。在這兩年當中，我的生活經了很大的變遷。當作日記的時候，對於成都高師有何等的熱烈願望，然而，現在卻拋棄該校來南京工讀已經一年了。

回想起往事來，實在好笑，看過我這本日記的人，一定知道我爲什麼要旅蜀，爲什麼要作旅蜀日記；誰想到作者冒若干艱險風霜，所得的結果恰恰就是這一小本一分厚的可憐可歎的日記！

我本來不是專攻文學的人，加以年齡學力這般幼稚，當然嘍，這本日記簿作的一定不成什麼東西。就是自己，也未嘗把牠認爲是滿意的作品。

我雖然這樣不滿意牠，但因為牠是我到四川一場唯一的收穫的原故，兩年來卻時時依戀，甚至於夢寐不忘。這種情緒，自然是由我的戀舊情熱，然而旅途情景確有使人留戀之處。

李白說：「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這話雖然有點形容過甚，可是在過慣了

舟車輻輳生活的人看來，卻未嘗不有幾分逼真。我既冒萬險而登「青天」，似也當把我所經過的報告那些期望蜀道景物的人，使大家底心影印上些蜀錦。

爲着上面的兩個原故，故終將這不滿意的日記重行整理，印成單行本。

十六，一，七，旅寧週年。」

看了他這一篇自序，他是身經萬苦飽嘗風霜，才到達他願望的成都高師。然而，終於被環境的驅使，不期然而然的來到南京工讀，他的語氣是如何的激昂與沉痛呵！但是他環境雖然改變，景況要比以前好些，就是無須購買的各種書籍，可以得到充分的參攷，無須訂閱的報章，可以儘量的瀏覽。

十七年秋季，文漢和厚甫爲考中山大學（後改中央大學）曾作過兩個通夜沒睡覺，白天還在編輯室裏工作；頭一次失敗沒考取，在別人是再沒勇氣和精神，可是他倆毫不介意的再幹：恰好，中山大學二次招考本科生，他倆竟向舒先生告一星期假，研究他們投考時所必須預備的功課。一天晚間，我吃過夜飯，過去想和他們談天，文漢便這樣說：

「哈！可惱哪！我倆考學校從沒失敗過，這一次……唉！也不怪，好久沒做這工夫，臨時匆匆的預備總要差些！……這一次不知道怎麼樣呢！」

「唉！失敗就失敗哩！算什麼啊！」厚甫似有意似無意的自己解釋着。

好了，這一次被他們考取了，據說考的人既不多，題目又容易。他們各選了五六門課程，不僅是多，是重要，而且還是難讀的；他倆現在每天除了三點半鐘——因天熱減少半點鐘——的工作以外，其餘的時間便是讀書閱報。在書房式的臥室裏，文漢常常寫着警惕的標語：「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等等。

文漢有一天去我家約我，見我抱着四個月的小兒，歡喜得對我說：

「你的小孩長的很好，你要儲蓄幾個錢，預備他長大讀書，好培植一個人才。」並且又誠懇地說：

「待他長大就跟我讀書吧！我看……三年畢業後，再去找點別的事做做，……：唯！正够上教他呢！……哈！我一定好好的教他。」

他最愛小孩，尤其歡喜天真爛漫的女孩；他常常於工作之餘，領導舒家小孩和其

他的小孩在綠樹叢蔭下，表演「葡萄仙子」或「麻雀與小孩」。他雖然對於表演不很熟悉，可是，他於歌詞的節拍，抑揚高下，曲調的轉換，確很有研究。所以引得一般小孩個個歡喜他，每逢散學後，這一羣小朋友都來何家花園找羅先生；他呢，見這一羣小朋友來，什麼書也不高興看了，來和他們玩：表演到熱鬧的當口，小朋友都格格的好笑，他也算快樂極了。有時他講些故事給他們聽，他們聽得都津津有味，講完了要求他再講；他也不厭其煩的兩個三個的接着說下去。總之，他是小朋友中的一個會頑皮的朋友，小娃娃裏一個大娃娃頭。

至於他對於異性的愛，是屬於靜觀的，而不是熱烈的追求者；他在中大雖然認識幾個女性，祇不過會面談話而已，毫沒有一點愛的成分；這裏面的緣因：常然是嫌他服裝的鄙陋，缺乏美觀的資格，便合不上談戀愛的條件了；但是，據他個人說：在中學時代，他曾一度與某女士戀愛，情書的往復，確有幾十封，他都一一的保留起來，作他將來唯一紀念品。然而，終於因她年齡大他兩歲，遂未允許她結婚的要求，不過他倆的愛情仍是保持着。

講到他的婚姻，我常常對他說，要代他物色，可是他的答復，是要等待將來大學畢業以後，看經濟能夠獨立再談；並且他向我說了許多擇配的條件：什麼要中學畢業的資格，年齡要小三四歲，人品也是當然要八九分的了；還要有志氣，能耐勞，身體要健康，性情的柔和也是很需要的。我聽他說了這些條件，想爲他介紹婚姻的熱度，一轉而降到了零點了；但他也毫不把這事擺在心上。只是一心的勤學求上進，二年級希望升學，升學再希望到畢業。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文漢竟應了這句話而病倒了：臉上發熱，身上作寒，沒主張的只是蒙頭大睡，和他同房間的孫厚甫，爲他遞茶蓋被，後來經我一看：舌苔雪白，我便說這是受了寒，他還這樣的問：

「怎樣知道是受寒咧？」因他這樣問，我說：

「醫生有個祕訣，心乃舌之根，舌乃心之苗，若要知甚病，就在舌上瞧。」

「哦！那麼你知道這是受寒麼？受了寒怎樣診呢？」他聽我說便在被筒裏寒索索地這樣問，我說：



「要照我個人經驗，你受了這一點寒，只須施點小法子便可好了：我平時受了寒，便用葱煮麵，再加川椒，飽吃一頓，然後去浴室蒸浴，要使所受的寒氣，從毛孔裏變成汗珠流出來，就好了。」

「唯！這法子倒不錯，受了寒要牠出汗才好，下午我就照這樣做，試試看。」

第二天早晨，我照例去舒家工作，經過他的臥室，見他已經起來如常。便問他：

「好了嗎？」他很歡喜地說：

「好了！好了！謝謝你呵！就照你那個法子行的，一洗澡出了浴室，哈！爽快多嘍！」

這不過是他的一點小病痛，是很普通的一種感冒，而且是誰也不能免的一種疾病，所以，就沒有十分的注意牠。

十七年八月裏，南京要拆民房造中山大道，他的住所正當其衝，舒先生的書房也畫在路線之內，於是想另覓房屋遷居；文漢和厚甫遂搬入中央大學第一宿舍裏去了。記得他們搬進去時，還邀我到他們的房間裏去玩過，並泡茶買糖果殷勤招待。可

是舒先生的遷居，一時欲找相當的房子，很不易得，雖跑遍了城南城北，以至於蘇州、揚州、南通州，都不適宜，終於決定搬到杭州去；因為房租不大，地方又清靜。要搬去杭州的那幾天，文漢曾對我說：

「杭州好是好耍呢！我倆暫時不去，專心讀書，或者放寒假時，我們還可去耍一趟。你帶你的夫人和小孩子去好嘍！在一塊兒好照應；可是，得閒的時候，要多看書，多創作，你作的小說將來可望成功！」

我聽了他這一番關顧和鼓勵我上進的話，便時時牢記在心，我的確被他鼓勵而努力了；但我也很佩服他的努力上進，並且也很羨慕他這種工讀的精神。我別了他到杭州約兩星期光景，寫了一封信去問候他，順便報告我在杭遊西湖，暇時踢足球的幾句話；隔了四五天的時候，他回我這樣的一封信：

「叔明兄：

接示，知你清吉抵杭，甚慰。西子湖自足令人消魂，惟尤望於享受美景之餘，振作精神，每天至少拿三點鐘時間讀書。須知韶光易老，此時不努力，還待何

時？一個人前途的成功與失敗，就看他平時努力不努力。一步一步的天天進步，機會至即可騰雲上天。

我的生活，其緊張不下於每日做三小時半工作的那些日子，原因乃這學期多選了幾門實驗的學程。網球是天天在打的，而且打得比昔日還凶。寒假一到，即來與你們決一雌雄。此頌

時祺並候

嫂夫人及侄子均安

羅文漢 十七年十月八日

自從通了這封信以後，沒有一星期，他又來了一封信，託我替他向舒先生借一本古代西洋哲學史；後來因為纔搬到杭州來，書亂了一時找不到手，遂回了一封信告訴他這書一時找不到。但他急於要這書參攷，遂又來一封信託我向管理書報的人說細細檢查，果然，後來查得，就貼四分郵票寄去。末了，得到他第三封信：大意是說書已收到，很為感謝；又說：這裏自你們去後，不過兩個月的期間，但南京可說的變化就很多，苦於無暇詳述，擬寒假到杭州時再為報告。

我得了他這第三封信時，眼巴巴望他來杭，同游西湖，藉敘離索。過有一月的光景，聽舒先生說他倆來信借錢用，舒先生本想由郵局匯去；卻被同事中一個奸細阻住說：

「寫信給人在南京家眷在杭的劉先生，由他那裏撥三十元給他們，這裏把現洋三十元給劉先生家裏用；不是很爽快的事嗎？」  
給這奸細一說事情弄壞了。過了沒有幾天他們又來信說：

「舒先生：

劉先生的款，至今未見交到。……」

這樣我以為遲幾天，總可以交到，而能接濟他們的。

一天清晨，是太陽和暖照着的冬天，編輯室裏同人，午飯後集聚在同人吃飯的堂屋裏談笑，抱住小孩出來玩耍的我，也想湊幾句博得大眾一笑，剛跑出大門望了一望，就把我興頭打消了：身着中山裝外套黑呢大衣的同事楊先生，不清不楚的向我說：

「羅文漢……了，……先生說的。」

「甚麼？」

「羅文漢死了！剛才舒先生說的。」

「噲！別瞎說，那有這事啊？」

「剛才舒先生說的！」

「……」

我聽他說這話很不以為然，要去當面問舒先生，究竟情形確否，遂連忙去隔壁尋舒先生，那知他正在門首和他同學的劉先生談這件事，着慌失色的我即向舒先生問道：

「羅文漢怎麼樣？」

「死了！孫厚甫剛才來信說他是傷寒症，病了十六天，是十七夜裏死的！……」

舒先生說着，愁眉苦臉的歎息，踱來踱去地沉思着，像是有無限的哀感，在追想他已往的事跡。然而，失望的我，失掉靈魂的我，腿戰戰地作軟，內心慌得沒了主

宰；只是忐忑。一種欲哭哭不出的神色，由悲哀而酸心，而吊膽，終於不放聲而簌簌的落淚了：

「傷寒……唉！他常常受寒嗎！去年秋天也是受寒，後來我替他想了點法子就好了的！」

「他不是西醫所說的真正傷寒，他之所謂傷寒，是不過受了點風寒，他們平常總不多穿衣服，受了風就這樣病了！受了風寒不要緊的，祇要找點發散藥吃下去就好。上一次是秋天，也是受了風寒；我找了個方子給他吃，第二天就好了。」

這時候別個同事也驚異地跑攆來了。舒先生正說文漢的病由，和平時不注重寒冷及其他一切的行狀，隨說隨不斷地在歎息。我聽舒先生的說話，也悲痛地咽着說：

「唉！他平時總不受多穿衣服，仗着他身體的強壯，穿那麼點很薄的衣服！」

「這幾天南京多大的雪呀！比去年前年的雪都大，寒暑表只降到二十五度啊！」舒先生和劉先生談到南京的天氣，便形容得凜烈異常，使人聽了不寒而慄。我想到文漢平日不多穿衣服，以致受寒得病，不由地噓了一口氣；於是聯想到他半月前的

那封信上說：

「……這裏自兄等別後，爲期不過兩月，已有許多的變動，可以敘述出來告訴你們，苦於無暇動筆，擬寒假至杭時，再行面告。……」

唉！我是何等的期望着他到來啊！同遊西湖，共賞美景。然而，舒先生又是怎樣的沉痛憐惜啊！就是和他談話的劉先生，也未嘗不表同情的憫歎！我……我含着  
一腔熱淚在追憶他那在世的音容！

第二天，不服氣好根究事實的我，去編輯室裏尋孫厚甫的來信，那知道是一張明信片，舒先生用圖釘釘在牆上，上面寫着：

「舒先生：

劉先生的款，迄未交到。

倬雲不幸患傷寒，臥病十六日，昨夜十時逝世。其人便如此結束，承不知如何是好也。望祈

指示一切，是所至盼，即叩

大安不一。

孫承光

他這張草率的明信片，看了直令我毛髮直豎，開頭就提：

「……………劉先生的款，迄未交到。……………」

難道他是迫於經濟，不得即時請醫，稽延遲誤，喪了命麼？！還是校醫誤診，吃藥吃反了呢？！……………是的，是的，他病倒在牀，無錢醫治；校醫對於窮苦學生的診治，又全不放在心上；的確，無疑的，他是經濟所殺！被社會所殺！

傷寒……………病十六天……………逝世……………唉！他不是常常受寒嗎！吃一兩劑藥就好了，何至於臥病十六天，而至於死呢？唉！我真不明白！我真不了解！西藥看傷寒，是什有九送命的，文漢想也被誤在這些庸醫之手吧！倘若他請有名的中醫看，或者不至於……………？……………啊！啊！……………他是迫於經濟，無力請那先交十元八元的診費纔肯出門的中醫先生啊！他是被現代社會所擯棄的一個窮人啊！但是我也要怪他，怪他自己也有取死之道，他爲什麼要仗着身體強壯，穿那麼很薄的衣服？唉！他太不自知保重身體了！他太把身體看得似鐵一般的堅實了！



唉！他這個人這樣結束，是誰也料不到的。我記起來杭時他對幾句臨別的話，怎叫人不悲痛，不傷感，不掉淚啊！

「……杭州好是好耍呢！你帶你的夫人和小孩在一塊好照應；可是得閒的時候，要多讀書才好。多創作，好好的修養。杭州地方好，你的小說可望成功！……」現在我已經來杭了，大小團聚在一塊，俱各無恙；並且聽了他勉勵我的話，閒時不是讀書，總是撰稿；但是我雖很起勁的多讀多做，所做的小說仍是沒有成功，真是有負好友的期望了。

我的朋友也不少，他不過是朋友中的一個。朋友中有十年八年交情的也不少，我和他結交，也不過僅僅三年的時間。是性情相投呢？還是如佛家所說「有宿緣」？我和他總似兩性間的戀愛一般，追隨着，思念着，比別的朋友的交情，似乎要深一些，我們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現在他已死了，我已失去了一個「肝膽相照」的好友；哭吧！怨天吧？尤人吧？苦苦地追憶他往事吧？這些，這些，徒然損耗我的時間，擾亂我的思想，對於他，已沒有絲毫的挽救。照這樣，把他忘了嗎？不，不忘

，我心版上已刻了這條創痕，終我的身也是忘不了的；我惟有把他臨別的幾句話像總理的遺囑一般，終生諷誦着！

「……須知韶光易老，此時不努力，更待何時？一個人前途的成功與失敗，就看他平時努力不努力。一步一步的天天進步，機會至即可騰雲上天。……」

## 我在追悼着春

湯·匡·瀛

春是早已從我心上默默地浮了過去，所使我認識的印象是一個臨去的情影。

對於春並沒有什麼好感；但是我總是追悼着，我曾爲了這過去的春流過悲酸的眼淚；發過淒愴的嘆氣，她已深深地在我心版上烙了一個不可泯滅的火印。

春到底使我感覺些什麼呢？我曉得牠留着是使我悲傷；牠去了是使我悽惶，但是我寧願牠永遠留着使我悲傷，莫讓牠去了使我悽惶。

「時間總是不息地前進；對於過去何必消磨了自己的志氣，苦苦地去追悼呢？」我有時這樣對自己問。是的，我覺得對於一樁事物過去了，追悼是無益的，我要從

這種苦悶的氛圍中拔出自己的身子來；但是無論你怎樣的奮發，總喚不起意志的消沉，多一會的掙扎，反是加一會的苦痛。

蓬鬆而光澤的烏雲，變了蕭蕭的白髮；嬌嫩的紅顏，變了黃縐的雞皮。這些，這些，牠們都從時間的輪子上給人擠了下來；但是是誰造成了他們這事實的實現呢？我因此永遠要詛咒春的迅速了。

春帶走了多少人的青春，灌進了多少人的悲哀；多少人從春的過去中，消滅了牠的志氣，我永遠怨恨牠攝去了人間的光明。——春是這樣殘酷而無情；但是我還希望把這個春挽住而停留，我永遠要把牠停留而抵住人間的愁恨，不許春的來去而因此引起人的悲哀與快樂。

但是一年年的春，終於不留停的過去，這樣我永遠是悲追地哀悼着春。

## 鄉居的一夜

湯匡瀛

今夜我過着鄉村的生活了，二十年的城市生活，我實在覺得有點膩了。

吃過夜點心之後，女主人慇懃地對我說：「還是早點睡吧；鄉村的夜裏是沒有什麼好玩的。」

「好的，你請自便吧；我們城裏人睡得早了是睡不着的。」

她已在後面房間裏打鼾了。板窗的縫裏此刻漏進一縷月光來。大雨新晴的夜裏；更顯出月光的皎潔可愛，我索性把燈火熄滅，打開板窗，讓月光照進室裏來，靜着心兒看天上的月亮。

外面的風微微地吹着，吹到窗外小溪裏的蘆葦上，發出一種聲音來，好像塞外的胡笳一樣淒清。

我聽了這種天籟，神智模糊了，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傷感，還是在欣賞；忽然近處又起了一陣紡織的聲音，把我腦筋驚醒。我想鄉村人家究竟勞苦，夜這樣深，還在那裏工作。把頭伸出窗外去想探視一下，窗下的秋海棠裏不意跳出一件東西來掠面飛去，紡織聲也戛然而止。我方纔覺悟到這就是秋蟲的聲音，就是秋蟲中一種叫做「絡緯」的所發的殘聲。

鄉村的美麗怕就是這時吧？——秋末冬初，田裏的稻子灰黃地映在月下，像一片沙漠；近樹遠山，都在月下現着牠們朦朧地的睡臉。幾隻夜鳥飛來飛去，在白霧的月光中穿織，有時牠們會很清脆地叫幾聲。——這些，這些，在城市我們是沒有幸福賞領到的。

我倚在窗櫺上默默地把兩隻眼睛不住地在月光中試探，好像要在月光中找出奇蹟一樣；此刻我的心地是多麼清澈，把人生的愁恨都丟到九霄雲外去了。

直到三更的時候，我覺得有點倦，身上也給露水快要濕透；於是我不得不損失我半夜眼福去睡了。

一覺醒來，室裏黑漆似的不知是什麼時候，聽見右邊房裏有一種輕微的動作：

「你究竟怎樣擺佈我，……：你有錢討老婆。」好像是女的口音。

「什麼擺佈你，……：賤貨！隨便你吧？明天死也得，走也得，你去叫兄弟來打我。」狂大的男音。

「我沒有這樣勢力好打你。」女的說了這句話，嗚嗚地哭了。

像隔得稍遠些一個老婆子聲音說：「阿根！睡吧。不要再和這賤人去門口。」

男的像是跨着闊大的步子，地板上震起各樣東西的顫動聲。

「賤貨，賤女人，我究竟賤在什麼地方，我有什麼漢子給你們捉住。」女的哭着說。

「還強嘴，賤貨，賤女人。」拍的一聲，男的在女的面上着了一掌，女的哭聲愈高了。

「……」男的好像在嘆氣。

好像隔了十幾分鐘的時間之後，隔房的空氣於是靜寂下來，我又漸漸的入夢了。

到我第二次醒轉時，隔壁房裏透過很輕脆的像蠅鳴的口音，我又側着耳朵向板壁聽着：

「你願諒我，我是孟浪了，不應該動手。好！你打還我的一個巴掌吧，噢噢。」男的好像把枕頭推過去。

「你睡得遠一點。賤貨，賤女人，你明天讓我去死吧。」女的聲音似乎是悲憤中

還帶着笑意的。

「我的媽媽，你讓我擁抱着，你是我的靈魂，我怎肯讓你悲傷，我們擁抱着。」  
我又沉沉地入了夢去。

早上女主人跑進我房裏來，她說：「先生，你睡得不安吧！隔壁的人家足足鬧了  
夜。」

「安的，謝謝你。」我笑了笑，夜裏隔房的影象又浮上我的心頭。

## 骷 髏

湯匡瀛

跟朋友們去參觀「展覽會，」在各種燦爛奪目的東西中；特然發覺一件猙獰的怪物出來，圓圓的像一個大的皮球。

「骷髏，怪怕的。」

「走得快，不要去看牠，看了飯都嚙不下。」

朋友們多有掩着眼睛的，繃起眉頭的；他們真當牠是一樣可怕的怪物了。

我默默地譏笑着：「你們是忘了自己的將來呢？」

這天夜裏我做了一個夢，——人生之夢——我夢着我沉醉在一個少女的懷裏；我的臉緊貼在她的乳峯上，溫軟，香滑，我的全體酥麻在她的熱情上，她嬌羞地向我媚笑；手擦着我的髮，口吻着我的額，我的臉，我陶陶然沉醉了。

「孩子！你永遠睡在我的懷裏吧？我要永遠使你快樂。」

我抱着她的腰連呼着：「我的愛！我的愛！」

我的臉緊緊地偎在她的胸前，連氣都透不過來了。我只好暫時離開她的懷裏向外望時，這是一個多麼神祕的奇蹟呀！我發覺此刻是身處在一個富麗的宮殿裏；雕欄玉砌，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金碧輝煌的屋宇，我終於怔住了。

「孩子！這是幸福之宮。」她告訴我。

她引我到了一所地方，四週是一種礦石的物質建築成的，在壁間可以鑿出自己的影子，有許多青年男女在對舞着；那裏的人個個露着一副笑顏；而且各人的服裝都一樣地奢華。



「這是什麼地方呢？」

「孩子！這是象牙之室，這些都是貴冑和富家的子弟。」

最後，我被她擁到她房裏，她說：「孩子！我們去睡吧？」

我的身子擁在她懷裏，她的頭偎在我胸部，我們熱烈地擁抱着。

夜半，我覺得胸膈間一片冰冷，當我用了愛憐的目光去看我的天使時；但是……

：天呀！我的靈魂兒飛向半天去了。我的懷裏那裏還是一個美女，明明地擺在我胸間的是那個日裏見過的骷髏。

「孩子你別要怕，你不是說過也歡喜我麼？」骷髏說話了。

「怎麼你是骷髏呢？」我推開了骷髏，跳下牀，拔起足來就跑，骷髏一路向後面追，我覺得足下「矜矜」的發出小石子的聲音。我俯頭一看，我不是一路走着那荒僻的叢葬處麼？什麼幸福之宮，象牙之室，只有一堆堆高出地面滿着荒草的土塚。

遠遠地我聽見骷髏在後面叫：

「孩子！你也自己在忘了自己的將來呢？」

## 竹林中

汪慰雲

我來到K村已有兩個月了。我知道K村村外有一個大竹林，但是我從來沒有到那兒去過；雖然好久的想要。

一個炎熱的晚秋天氣：秋陽暴烈的曬着，地上蒸發了一層層的燥熱；蒼蠅正停在牆上搓他的手，搓他的腳，哦！夏日的氣息還是這般濃重，假使不是因為地上的草已經露着憔悴的顏色，樹上的葉已經換了枯黃的舞衣，我真要疑心夏天還戀着人間，沒有歸去呢！

這天正是禮拜日。午後，我往溪邊散步，爲着燥熱的蒸發，我激起了好奇心，決定步往那久想去而未能去的竹林裏去。

在林陰漫步徘徊，心裏感着到涼爽和閒適；微風陣陣的吹來，滿林的竹葉蕭蕭作響，雖然外面秋陽暴烈的曬着，但在這幽靜的林陰，總覺得秋意已深了。

我真料想不到這兒會有這麼一個詩的境地！

步了一回，正待歸來；忽聽林的彼端，發出一種瑟瑟的聲響和低微底笑語的聲音。爲了好奇心的催促，我穿過了這「森森萬條竹」，往林子那邊走去。

——天啊！這是一個夢嗎？抑或是神仙的境地呢？我從來沒有，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一個美的女郎，這樣的一個美的女郎啊！

我驚奇的喊出聲來。

她，那個女郎，聽見了我的聲音，頭也不回，頭也不回，匆匆的拉着她的同伴穿出林外去了；我轉過頭來看時，祇在那重重疊疊的竹竿間，飄動着一些白的衣影。我惘然的站了許久，許久，如一個呆子；等我追着她們的去路時，林中靜幽幽的，已經看不見她們的踪跡了。

夜、萬籟靜寂。人們都睡靜了，我一個人呆坐在窗前嘆息。

秋風打着窗門，桐葉兒瑟瑟的彷彿也在嘆息。

於是，在這萬寂的靜境中，我一個人胡思亂想的，把日間的所見都回想起來了；

——哦！她！她不是威奴思，也一定是威奴思的化身呀！

——像她那樣美麗的，人間，在人間，我是沒有看見過像她那樣美麗的女兒呀！

——哦！像她那樣美麗的女兒我是從來沒有看見過，從來沒有……

——像她那樣美麗……

我正在胡思亂想的當兒，忽地一個小聲音在我耳旁喧鬧起來：

——嚇！你這妄想者！

我靜聽。

——不錯，她是仙子；你是什麼？你想！……

——哼！你這被青春棄了的人兒，你配！……

我憤怒的站起來，四週靜靜的，沒有什麼；秋風仍在徐徐的叩着窗門。

——哼！你配！……

小聲音又起於我的耳旁，我憤怒的用手去打耳朵。

驀地，一個蚊蟲飛起來。哦！哦！是你！是你這吸血的魔鬼在嘲弄我呵！

蚊蟲慢慢的飛着，我用手去捉，好久也捉牠不到；我憤怒得發狂。這麼小小的動物，也配欺侮我嗎？我用書去打。

蚊蟲很安靜的，嗡的一聲，從破了的窗洞中飛出去了。等我跑出去，牠已經消失在這個茫茫的夜幕裏。

！——哦！時代變了。這深秋，居然還有蚊蟲和蒼蠅的蹤跡。哦！這時代是變了呵！

。月亮還沒有上山，院中充滿了黑暗，我靜靜的站了一會，低下頭來拾了一片落葉。

——落葉！落葉！你憔悴了！但是你還有你的榮盛的時候。然而我，我呵，我是永久沒有享受過我的青春！

★ ★ ★ ★ ★

——從此，我的心中，我的心中，

便鏤刻上一個美的女郎；

從此，美的女郎，美的女郎，

便給我一個永永不泯的印象！

★

★

★

★

★

——從此，我越過了羣峯；

從此，我跑遍了天涯；

從此，我飛渡了海角；

從此，我飄過了大洋。

★

★

★

★

★

——到處：鄉村，城市，

走吧！爲要尋獲她的芳踪；

我將窮此生之歲月於奔波，

奔波！爲要尋獲她的芳踪！

集五第 卷七第

語體文

五四

——於今，歲月已無情的飛逝，

我的青春也別我而永逝；

我還是奔波，奔波，

直到我僅有最後的氣息！

——衰老了，記憶雖然壞，

但美的女郎總不能離去我的腦際；

那幽靜的，幽靜的竹林呵，

如有根生在我腦裏，總不能消失，總不能消失！

——淚已經流涸了，血已經流竭了！

筋骨已經石膏似的凝硬了！

我永不能忘卻的女郎呵，

你聽否我最後的，最後的嘆息？！

夢中我吟了這樣的一首詩，那彷彿正臥在巉巖之旁吧？海潮幽咽的彷彿在爲我奏着悲壯的葬曲，小鳥啁啾着彷彿在爲我唱起薤露之歌；哦！哦！美麗的死喲！悲壯的死喲！假使我能夠這樣的死時喲！

不知怎樣的，我的熱淚忽然止不住的湧出來；湧着，湧着。我，就忍不住的哭；我哭得很悲涼，我久久悶在胸前沒有流過的淚，此時是盡情的舒洩了。

月光照在窗上，一切都寂靜了。唉！月光，月光！你永久是照在悲哀人的臉上呵

！

## 野祭

楊鳴秋

在某一個星期日的午後，我買了一束鮮花，獨自從熱鬧的城市跑到了郊外的鄉村



一年不來已辨認不清了途徑，幸虧那邊一間紅屋的古廟還沒有傾頽，不然，我真找不到目的地了。

瑛的墓是在那間古廟的東北，距離約有里多路；我找到了古廟後就沿了右邊的一條泥路前進，行行重行行，約莫費了十幾分鐘的光陰，已到了墓地。

去年我去上海的時候，墓上連小草都還沒有一枝，現在已這樣的遍地萋萋了；假使沒有墓碑，說不定我會認錯哩！

在墓的四週視察了一回，乃把我特地帶來的一束鮮花獻上，插在墓頂的泥土裏；然後，整了整衣服向墓前行了個最敬禮。這時候，我的悲哀已不能抑住，淚珠早從眼眶裏像潮般的湧出！兩年前的往事，一幕幕的在我的腦海裏重映起來，歷歷如昨；而今會幾何時，我的瑛早已黃土一坯，拋棄了我獨自躺在這荒野裏！唉，造物之主！你爲什麼對我這般的苛待？

親愛的瑛，魂兮歸來！

瑛：你在世的時候膽兒是怎樣的小？夜間在房中聽到了貓跳的聲音，就要發呆地

連忙逃到你的母親那邊去。如今一個人睡在這荒野裏，你到底有沒有覺得害怕？

| 嘆：你在世的時候性情是怎樣的活潑？時刻要和人們開玩笑。如今一個人睡在這荒野裏，你到底有沒有感到寂寞？

| 嘆：你在世的時候和我是怎樣的親熱？倘使我有天因事忙沒有到你家裏來，你就要叫你的弟弟去尋我。如今一個人睡在這荒野裏，人天永隔，幽冥途殊，你到底有沒有感到心痛？

| 嘆：你的明自你歸去天國後，因為在家裏悲鬱不過，所以聽了親友的勸告，重踏上了征途；在這一年當中，東奔西跑，經過了無數的風霜的摧殘，受過了不少的飢寒的威迫；還有那炎涼的世態，冷暖的人情，更使我飽嘗了漂泊的滋味，認識了人生的真義！

| 嘆：你的明自你歸去天國後，不論早晨與夜晚，不論家鄉與異地，無時無刻不在記念着你；而你竟連夢都沒有給我一個！你是否爲了恐怕增加我對你的思念，所以連在夢裏也不肯輕與我一會；抑或一個人死了連靈魂也消滅了？不然，你在世的時

候是這樣的多情，爲甚死了後竟這樣的殘忍？

璞：往時，在我精神煩悶的時候，你就爲我唱一曲情歌；在我心靈空虛的時候，你就給我接一個蜜吻。可是，如今還有誰肯來和我親近？

璞：往時，我受了人們的委曲，你能給我甜蜜的安慰；遭了社會的壓迫，你能給我同情的憐惜。可是，如今被人們踐踏得遍體創傷，被社會剝削得汗血枯竭，我可再向誰去哭訴？

璞：當某慘案發生的時候，你會幾次三番勉勵我將來去和被難的同胞復仇！你會幾次三番勉勵我去擔負歷史的使命加速社會進程！你在臨死的前星期，還向我借了幾冊社會科學書去研讀。那曉得現在的中國比那時更加不如了！東北三省的地圖早已易了顏色，不抵抗主義的當軸仍厚顏在一方面欺騙民衆，一方面鎮壓民衆！國際間對峙的尖銳化已到了登峯造極！兩個不同的世界衝突的序幕，已漸漸地將全部揭開。璞：你倘魂而有知，對於這暴風雨將襲來的前刻，作何感想和準備？

璞：你的母親已沒有往時的健康，時常患着咳嗽和背痛；你的哥哥仍舊在上海經

商；你的弟弟小學已經畢業，在本學期考入了約翰中學。我呢，本來對於這冷酷的世界原已一無留戀；但是，爲了要完成你的遺志，所以，仍當在這現社會裏奔馳。  
[嘆：你倘魂而有知，請給我以助力！

太陽日漸西斜了，爲了明朝就要離開此間而行裝還沒整齊，因之，不能再在這裏留戀了。[嘆：此番去後，不知何日才能重來？孤居荒野，願你珍重！

關愛的嘆！魂兮歸來！

一九三二，一〇，二八，於汕頭。

## 春季裏的天平山

魏霜楓

在春假期中的第三天，天氣清明，春風和暢的一天，我竟達到了目的而去游這久慕而未曾見面的天平山了。

同遊者有：何會，馬虎，謝存心，陳繼民等。我們吃飽了早餐，便開始出發，經下津橋，過營場，上御道，那獅子山已在望中了。遠遠的看去，真像一只凶狠的獅

子，伏在那裏回頭瞧虎丘一般。道旁鮮紅如血的桃花，被微微地的風兒吹着，好像帶醉海棠，愈顯出她的嬌豔；幾株碧綠的柳條兒，風過時，婀娜地在妙舞着；那哇上青青的麥兒，也都被風吹得不住地東搖西擺，像滔滔的波濤在海面上忽起忽伏的推着湧着。連綿數十畝的紫雲英正開着花，紫裏含紅，襯着碧油油的葉兒，分外令人可愛。還有幾處的黃菜花，受了金黃色的陽光的照射，比黃蠟還要燦爛顯艷；忙得那些尋芳的蝴蝶，吮甜味的蜜蜂，一雙雙，一對對，在花頭上亂舞亂吻。美麗呵，好美麗的大自然呵！我們恨不得永遠在牠的懷抱中。

沒多時，剛在望中的獅子山，已在我們的背後了；時常縈繞於夢魂裏的天平山，卻矗立在我們的面前了。我們望見了目的地。歡樂極了，興奮極了。我們大家格外振作精神，沿着御道奪錦標似的努力向前行；并且大家提着嗓子唱着遊春歌。多謝回聲的美意，它聽了我們的歌聲，也來和着我們一同唱起來了。

走到御道的盡處，已在山的半腰。步過宛轉橋，到了高義莊。什麼咒鉢庵，語言室，聽鶯閣，芝房，魚樂園，來燕榭，繡經臺諸勝，均皆破舊了，烟熏痕跡，已遮

沒了當年的美麗。我們覺得沒有什麼可以留戀，即刻就離開了，向西邊走去，片刻間，一塊松林，已展顯在我們的面前。我們入了松林，身上覺得十分涼爽，同時心靈也起着一種不可形容的愉快。地上鋪滿了如茵的芳草，踏上去好像土耳其絨毯一樣輕輕。從林的隙縫裏透下一絲絲的陽光，懶懶地射在我們的身上，斑斑點點，與碎的金子一般。遠處一隻松鼠，見了我們，索的跳到不知何處去了。山鳥躲在不可見的林之深處，唧哩唧哩叫着怪好聽的聲音，比音樂家奏的鋼琴還要好聽，比歌聲家唱的詩歌還要好聽。我們沈醉了，沈醉在這鳥聲裏面了。

穿過深林，如屏如障，或插或臥，備極怪狀的石頭，都現在我們眼前了。我們拾級而上，繞鸚鵡石，由一條狹小而黝黑的道路入白雲泉，行數武，陡覺豁然開朗，別具幽趣大有世外桃源之概。那石罅縫裏東一堆西一堆的野花，都鮮紅地笑嘻嘻地開着，好像歡迎我們，好像睨視我們。待我們注視她們，她們卻羞得低頭去了。那一股白雲泉，從樹根交錯的隙縫裏，灣灣曲曲的流出來，如琵琶聲似的丁丁東東的滴入池沼內，池沼內的水微微起了漪漣。明亮而蔚藍的天，把它的影兒投射在池

沼裏面，閃閃的，漾漾的，起了一種不可擬議的美麗的顏色。還有那石壁中別有一泉——一線泉——如線一般，細而且長，淅瀝淅瀝地由一個針兒一般細的孔裏流出，與白雲泉一樣的滴入池沼內。那時我們愉快極了，大家不禁歌唱白樂天的詩：

天平山上白雲泉，

雲本無心水自閒；

何必奔衝山下去？

更添波浪向人間。

那邊有一座古寺，寺中十分潔淨，也有茶泡，也有麵買。我們因為急欲登望湖臺，大家議決暫離此地，登臺後再來品茶談心。於是我們就離了白雲泉，到了一線天。兩崖並峙，一條小小的路，若合而通，窄險深黑，僅僅只可走一個人。

『呀！怪不得叫做一線天，原來是這樣狹小的一條路呀！』陳君突然的這樣說。

『是的！真真是名不虛傳。』我這樣應着：『當我們未到此地之前，不知道什麼叫做一線天，現在卻已知道了。』

走上一線天，便見了素負盛名的飛來峯了，峯高二丈餘，它的偉大，它的奇異，使我們驚異，恐怖。那時我忽而憶及明高啓的一首詩來，於是我很得意的一人高唱起來了：

風吹峨眉雲，

來依此山住。

我來不敢登，

只恐還飛去。

回頭看時，方纔遊的白雲泉，已在我們的腳下；那一片松林，更離得遠了。我們一面隨意談着，一面努力向上走，山路漸漸崎嶇，我們的背也偃偻起來了，肺部也覺得緊迫了。額上的汗兒，不住地向下流，一塊小小的手方，早已措濕了。到了一處不知什麼名兒的地方——有一間破舊不堪的小房子在那裏——我們因為實在支持不住，便坐下來稍稍休息一下，脫了長衣，仍舊向上繼續進行。可是幾個強有力者，卻離開了我們幾個懦弱者，越走越與我們離開得遠了。當我們走到大半路的時候



，他們早已盤踞山頂睥睨我們。何曾君在頂上提着嗓子喊我，我一面很高興的應着他，一面很慚愧的感着自己的懦弱。身旁的景物，看去差不多都在那裏羞辱我；遠處的一草一木，更在那裏帶着驕傲的樣子譏笑我。我們幾個落伍者，這時心中難過極了，心中真真難過極了。

『索性不要上去，我們就此回去吧！』陳君忽然停着步喘着氣這樣說。

『就此回去，不是「半途而廢」嗎？我們既到此地，無論如何總要上去的。』我回轉頭來很堅決的對他這樣說。

『你看！還有多麼遠的路？我們有幾多氣力，能走這麼遙遠這麼崎嶇的山道——荆棘橫生的山道？』

『別怕！我們雖是弱者，不能和他們攜手同登山巔；但我們相信：任何崎嶇的山道——荆棘橫生的山道，我們只要壯着我們的膽，用我們真摯的熱誠的意志，去驅除那些障礙；赤紅的火熱的心血，沿路遍散着，使橫生的荆棘，漸漸枯萎；崎嶇的山道，漸漸變為平坦大道。朋友們！努力罷，我們快快努力罷！看！那邊有潔淨的

新空氣，那邊有我們的新生命，我們去呼吸那潔淨的新空氣吧！我們去找尋我們的新生命吧！我們相信，我們深深地相信：我們舉足走一步，總可與山頂接近一步——決不會遠一步——我們現在儘管慢慢地一步一步向上走，無論如何，總有一時能登峯造極。朋友們！前進吧！我們繼續着前進吧！』

於是我們繼續着前進了，努力繼續着前進了。

多麼快樂呵！我們用盡了生年的力，現在居然也達到目的地了，居然也登在望湖臺上了。一陣陣涼的山風，吹到我們的身上，爽快呵，好爽快呵！

山頂絕無樹木；只有些砂礫，岩石。偶有三兩簇美麗的野花，都深深地嵌在石罅裏。那腳下一片松林，矮小得像一叢苔草；風兒經過時，樹梢一起一伏的搖動着，差不多與太湖中不斷的波濤一樣。田間的幾處紫雲英，幾處的黃菜花，看上去好像一大塊黃紫色相間的毯子。遠處白茫茫的太湖，見不到一隻水鳥。也見不到一根蘆葦，也見不到一隻漁舟——但覺狹如一帶——近湖邊一重不知什麼名兒的山，與蔚藍的天相接着，分不出是山是雲？

「好呀！這美麗的景緻，這美麗無雙的景緻。」陳君很得意的這樣讚嘆着。

「是呀！不過，沒有剛才的努力，我們現在那能消受這樣美麗的景緻，消受這樣美麗無雙的景緻？」我漫聲應着說：「從現在的愉快中，回想剛才半路上的情景，何等親切而有味啊！我們的努力，我們這次的努力，着實有永遠紀念的價值呀！我要告訴青年們，我要懇懇地告訴青年們：失意時，應當本着奮鬥的精神，努力前進；縱然前途黑暗，當從你胸旁取出一根肋骨，用電的火點着前進。千萬不要走上一步路，見了前途的黑暗，便抱消極的態度。須知：無論什麼，只消我們能努力，將來遲早總有成功之一日。青年們，親愛的青年們！你聽了我這忠告吧！」

說着，我們大家就坐在岩石上，朝着天隨便談着。

當太陽西下，人影斜射的時候，我們便下山了，很得意的唱着凱旋歌下山了。

我們回到白雲泉，在寺裏臨窗的一張潔淨的八仙桌上，便坐了下來啜茗。茶味甘冽而清香，任是留園裏的茶，西園裏的茶，小吳軒的茶，冷香閣的茶，（此四處的茶在吳門最有名）再也不能及到它。我們這時肚子裏都有些餓了，於是帶麵包出來

的一面喝茶一面吃麵包，沒帶出來的就吃着香蕈麵。大家吃罷，就開始談判了：

「我覺得這天平山好極了——尤其是暮春三月裏的天平山；但不知諸位意下如何？」何君向着我們發這樣的疑問。

「好是好極了，不過總覺得有一個缺憾。」我們齊聲這樣說。

「哼！這樣百美具備的天平山，難道還有缺憾嗎？」

「怎麼沒有！」

「什麼？不妨說出來。」

「你看，這麼大的天平山，除了一塊松林外，還找得到幾十株樹木嗎？我們倘若把它遍處栽植樹木，不致童山濯濯，對於美觀上也好增加一點。」

「這句話是不错，的確是不错。不過，這決不是天平山的缺憾，乃是全中國的山缺憾——也可說是中國人沒有造林學識的缺憾。」

我們在校裏怪歡喜辯論的，現在又這樣的辯論起來了。

那時驀地裏一陣溫和而輕輕的風，由窗外吹了進來，吹動了我們的衣袖，吹亂了

我們的短髮，同時也吹散了我們這一片的議論了。

白雲泉下池沼裏的水，清涼而碧綠，在吳中頗負盛名。不論誰來遊玩，差不多總要溜一溜足，洗一洗手，我們當然也要步着後塵去嘗試一下了。於是我們大家走到石欄旁把襪兒鞋兒都脫了下來，跨過石欄，佇立在十分光滑的石階上，心中感着一種怪羞澀的滋味。把左右腳調換着在水中洗着，涼爽之味，直沁入心脾，我更灣下了我的腰，用手兒擊着浪花，水珠兒濺滿了衣袖。「滴滴淋淋……」不料袋中洋錢卻掉到了水中去了。我癡呆呆的向水中一笑，更癡呆呆的向何君一笑。我本來不想有了，可是何君再三叫我下去摸一摸，於是便捲上了衣袖褲口下去嘗試了。倏倏沿邊的水很淺——只有一腿深——立在水中，並不覺得什麼可怕；并感着一種渺渺不可捉摸的特異的趣味。當我伸手入水的時候，一摸便摸到一隻很大很大的蝦兒，再摸便把洋鈔也摸到了。我一面感謝何君，一面想此後又可多買幾本我心愛的雜誌了。我們把鞋兒襪兒穿好，仍舊回到那邊去喝茶談笑。

「現在時候也不早了，我們快要和這裏告別了，」我這樣說着，恨恨的嘆了一口

氣。他們見我這樣情景，大家默默無言……最後，卻也俯着頭都感嘆起來了。：

……

落日在山腰留戀，歸鳥在樹梢徘徊，於是我們告別了，和這天平山告別了；不過我們的靈魂，卻尚留在飛來峯下，白雲泉旁——至今尚留在飛來峯下，白雲泉旁。

# 邊疆問題叢書

華企雲著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經詳細的調查，用深切的觀察，把最複雜最繁重的邊疆問題，作各個明暢的敘述。內容如：邊疆在歷史上之關係，邊疆在國防上之關係，邊疆在外交上之關係，邊疆之富源，邊疆之現狀，帝國主義覬覦蠶食之危險，因各個地位不同，敘述也因之各異。而對於應付帝國主義侵略的態度及整理之計畫，則莫不至詳且盡，足為關心斯問題者重要之參考。可以另購。

## 滿蒙問題

一册 郵費五分

## 西藏問題

一册 郵二分半

## 雲南問題

一册 郵二分半

## 新疆問題

一册 郵二分半

文

吏爲民役論

曹起華

柳子曰。凡吏於土者。蓋民之役。非役民而已也。旨哉言乎。夫國之立也。首在安民。民之不安。國將焉立。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孟子曰。民爲貴。蘧伯玉曰。有民斯有國。蓋有司之設。使司平於民者也。故其職在福民。在修己以安百姓。而必畏民如天。敬民如神。視民如傷。綏之若子。以勸民政。重民事。識隸姦。恤民瘼。察民隱。悲民彝。厚民生。顧民疊。凡民之不得直者。有司直之。利於民者。有司與之。害於民者。有司除之。黽勉從公。爲民服役。如黃霸之治潁川。龔遂之治渤海。廉范之守蜀都。魯恭之令中牟。張堪之牧漁陽。虞詡之長朝歌。郭伋之刺并州。劉昆之宰江陵。劉氏弟兄之守南郡。傅家父子之治山陰。以及况青天之理蘇州。于北溪之撫羅城。率皆能先民之憂而憂。後民之樂而樂。刑輕政簡。俗美化醇。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榮號。死見哀銘。夫

文

一



文

二

若是始不愧爲吏之職也。苟或自作威福盜起法歌而不之顧。橫徵暴斂而不之恤。以致民不聊生。敢怒而不敢言。茹苦而不能伸。銜冤而莫能訴。怨忿之極。輒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夫民至欲與之偕亡。雖居台閣之高。亦安能免滅頂之凶。折足之禍哉。溯及古世。人心淳厚。居上位者。恆以不福民爲恥。故巢父許由之徒。每視上位爲畏途。而舜臣五人。武臣十人。夫子所以歎爲才難。萬家生佛。一路福星。宋室所以奉爲瓊瑤也。夫以民心爲心。痾瘵在抱。民焉得不蒙其福。昔大禹於胼胝拯溺之餘。猶恐民之不治。而垂誠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蜀主孟昶且頌文於諸邑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宋太宗因取以爲戒石銘焉。其視民之重。又何如也。今之爲吏者。率相勦爲虐。而自求多福。蒼鷹亂虎。騰躍於國中。吉網羅鉗。張揚乎海內。太平官府。匿若冥鴻。獨立使君。渺如黃鶴。所謂民賊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吾民之出其十一。備乎吏者。何異揖盜入室。而民之不被其禍者。鮮矣。是故爲吏者。役民受其禍。爲吏者。役於民。民享其福也。

## 武力與和平

覃傑藩

統一國家之道有二。曰武力。曰和平。此其大較也。然今日中國之現象。羣雄角逐。豆剖瓜分。萬  
壑豕蛇。生靈塗炭。欲求統一之道。仗武力歟。抑仗和平歟。或者曰。武力爲殘暴之行。格殺一倡  
亂機四伏。此不足恃。其仗和平乎。然和平爲孱弱之祖。空言和平。而不實以武力。事必無濟。故  
必以和平爲主義。而收拾人心。繼以武力輔之。而克敵制勝。此誠統一國家之道。古今中外所  
不易也。如徒尙武力。何以秦始皇殘殺生靈。并吞六國。而卒不能收統一之久效。拿破崙欲統  
一全歐。伐俄之役。一敗塗地。此武力之不足恃也。審矣。若徒尙和平。而不繼以武力。何以湯放  
桀。武王伐紂。亦仗武力以救民而鋤暴。統一中國。克林威爾爲創共和政體之祖。起義之初。猶  
與國會軍血戰八年。俘其獨夫。以統一英國。華盛頓爲十八世紀英雄。當十三洲人民被英壓  
迫時。撞自由之鐘。揭獨立之旗。亦藉武力以統一合衆國。是和平未嘗不憑武力也。綜而觀之。  
武力和平相反。亦足相成。無武力不足以言和平。無和平而武力不足恃。二者合之。並美。勢所  
必至。理有固然。又何疑焉。我同胞乎。欲求中國之統一。必先具和平主義。而有生人之心。然後  
濟以武力。而收克敵之效。則統一豈難。以旦夕期哉。

## 人民對於監察院之希望

顧福林

官吏者。所以輔治民事。役於民者也。吾聞爲人之傭者。受主之直。則必勤主之事。豈可爲民公僕。受國之俸。而不忠其國。勤其治者乎。此官吏之所以宜必忠且勤也。雖然。官吏之廉明者。固可與言忠勤。若貪饕者。則雖欲與言。終無效也。無效。則亦惟有繩之以刑法。成之以彈劾。此古之所以有御史肅政使。而今之所以有監察院也。夫監察院之本旨。在彈劾政府不良官吏。在古已行之甚力。况際此訓政時期。豈可身任監委。而不勤其事者。此吾人希望於監察院者一也。監察委員負彈劾之責。宜依法行權。苟有枉法營私。貪饕失職者。必依法行使職權。不以其權貴而畏懼。不以其親誼而徇情。不以其怨讎而誣攀也。不然。則職雖監委。孰無友好。東窗事發。而營救者紛紛。身被縲紲。而辯護者累累。雖有監察院之名。實無監察院之實。徒彰官吏之黑暗。而無彈劾之實行。若此。則監察院者。又何益於人民。又何裨於國家。此吾人希望於監察院者二也。監察院爲國家最高機關之一。宜爲下級機關之模範。今既負彈劾之責。尤宜以身作則。不然。已既失職。又何能懲人之失職。已既貪婪。又何能懲人之貪婪。此吾人希望於監察院者三也。在昔石碯不以父子之故而大義滅親。今之爲監委者。能不徇情枉法。而整飭官紀。則民衆之幸。亦國家之福也。

慎交說

子 然

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是故朋友之交。列於五倫之內。璞生於山。能成美玉者。琢磨之力也。木生於野。能成器具者。斧鋸之功也。夫人亦何獨不然。吾人求學。欲希望有成。則交友尙焉。雖然。交友亦難言矣。有益友。有損友。此利害之辨。是在人慎之。於先聰穎如白居易。且云：「乃知擇交難。須有知人明。」負才如墨翟。亦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警人慎交。盡于二子之言矣。何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千古不易之理也。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惡人交。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由此觀之。交友可不慎哉。若素昧生平。遽許知音。立談未終。竟稱莫逆。則雲雨一別。飛沉難并。恩分日輕。音信日疎。甚至耿身之赤心。變而爲阮籍之白眼。陳蕃之下榻。變而爲泄柳之閉門。卒致互爲傾軋。相以詆譏。斯時雖效管寧之絕華歆。猶惜其遠之不早。雖學王賓之絕廣孝。尙恨其拒之不深。况相處既久。感受自深。此又交友之必不可不慎也。未交之前。細加審慎。既交之後。詳爲攷慮。以道誼相交。唯誠信是從。砥礪以道德。敦促以情義。則不啻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矣。不觀乎古之篤交誼者乎。如邠成之分宅。

文

五

魯肅之指困。季扎之掛劍。虞卿之執紼。鮑叔脫管仲於堂阜之囚。伯桃拯角哀於楚都之殍。諸子具得朋友之助者。始交以慎也。

文

六

### 讀養生主

葉曾駿

庖丁善解牛。刀十九年。若新發於硎。文惠君聞其言而歎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庖丁解牛。所解者牛也。所用者刀也。然文惠君乃得養生之道。此蓋事不同而理同也。庖丁之言曰。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同爲庖者。同解全牛。刀亦無分優劣。而一則歲更刀。一則月更刀。庖丁之刀。更能藏十九年。解數千牛。而每有所割。動刀甚微。謫然已解。刀與牛固無稍異。惟用刀之法。則大殊。解牛之時。不可無刀。然刀非用爲解牛者。牛本自解。刀不過乘其隙。而批之。牛不解而自解。則刀亦無所損。庖丁又曰。未嘗見全牛也。牛無所謂全與不全。特解者之目光。有明與不明。明於察牛。牛雖全。而若不全。骨本有竅。節本有間。牛者不過骨節相會而成。乘其間。順其理。以解之。其不謫然。以解者。幾希。若昧於視察。不知牛之所以成。刀之所以用。不順其自然。但妄加割折。其不斷損也者。亦幾希。故知解牛不難。難在不用刀。非不用刀也。善

用。其。刀。也。今。養。生。之。道。亦。無。非。善。用。其。生。而。已。天。下。之。事。本。有。常。情。喜。怒。哀。樂。無。非。自。然。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肯。綮。大。輒。均。不。能。有。所。損。於。己。以。怡。養。其。天。真。則。豈。特。十。九。年。而。已。哉。

### 普 及 教 育 論

李 榮

國無論強弱，不可不設教育。人無論貧富，不可不受教育。蓋以教育能開人之智識，拓人之心胸，化人之庸愚，增人之技能，成人之學問，而為完全之人格。即如齊家也，治國也，平天下也，其人材孰非由教育而來。斯教育之關係，豈不重且大耶。是故教育普及之國家，凡於通都大邑，窮鄉僻壤，無不設立學校，令人得置身教育之中，陶淑其性情，發揚其志氣，鍛鍊其身心，偏者正之，懦者立之，愚者化之，魯鈍者覺悟之，俾全國之人皆為有用之材也。獨吾中華建設教育，曾亦有年，民仍不智，國仍不強，在教育當局已盡心力而為之，卒不得良好結果，溯其原因，實由教育未能普及，辦教育者不善體察社會情形，官立學校非富厚子弟不得進，私立學校更復如是，試觀今之得受高等教育者，誰非田連阡屋，櫛比家累千金者乎。他如貧寒之士，窮困之人，即與校為鄰，徒以金錢缺乏，僅得宮牆外望，似此所設教育，乃為富家而設，非為貧民而

設。爲。貴。族。而。設。非。爲。平。民。而。設。所。謂。特。權。教。育。而。非。普。及。教。育。也。然。而。天。下。之。富。貴。者。少。而。貧。困。者。多。富。家。子。弟。衣。食。豐。裕。類。多。柔。懦。成。性。若。貧。困。者。勞。苦。卓。絕。較。易。奮。發。有。爲。今。既。反。其。道。而。行。之。何。怪。乎。民。之。愚。國。之。弱。政。治。之。不。善。社。會。之。不。良。道。德。之。墜。落。人。多。失。業。乎。竊。思。教。育。之。設。爲。培。植。人。才。而。設。也。爲。培。植。人。才。而。設。卽。不。宜。強。劃。界。限。而。使。多。數。貧。寒。失。學。爲。國。家。者。自。當。遍。立。學。校。由。初。級。以。至。大。學。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士。不。分。富。貴。貧。賤。合。一。爐。而。陶。冶。之。務。期。野。無。棄。才。人。無。失。教。如。是。復。何。患。民。智。不。開。國。勢。不。振。耶。

新。婚。第。一。夕。賦（以題字爲韻）

封。仲。兼。

風。流。才。子。月。下。佳。人。交。杯。快。事。合。盞。良。辰。禮。尚。文。明。早。結。朱。陳。二。姓。好。權。歸。平。等。合。成。秦。晉。兩。家。春。同。樂。其。所。樂。兮。願。此。身。百。年。偕。老。今。夕。是。何。夕。也。相。爾。室。一。旦。從。新。猶。憶。昔。邀。良。友。同。赴。名。園。棋。敲。一。局。酒。飲。滿。樽。忽。聽。池。畔。高。歌。堪。笑。彼。夫。狂。士。旋。見。亭。前。緩。步。不。知。誰。氏。淑。媛。因。訪。求。於。桑。梓。方。稟。命。於。椿。萱。閨。秀。窈。窕。羨。丰。姿。之。不。俗。鼎。言。借。重。遣。媒。灼。以。求。婚。

於是奉命踵門。善言納幣。以彼佳兒。爲茲快婿。玉容有主。羨其白璧無瑕。金諾已蒙。想是赤繩所繫。緬庭訓於泰山。泰水宜爾。室家盡孝。思於阿翁阿姑。光吾門第。禮重親迎。期逢上吉。詩詠桃夭。情怡梅實。魚還得水。追荀卿。熨體之歡。絲旣附。蘿燕京。兆畫眉之筆。擬他時。翡翠簾前遊樂。花叢宜逕。關三三。當此夕。芙蓉帳裏歡娛。絮語似珠穿。一一花燭洞房。酒筵內宅。金玉爾音。芝蘭其澤。綢繆義切。意似漆膠。伉儷情深。言垂藥石。如賓相敬。從茲夫唱婦隨。作伴與遊。不負花辰月夕。

### 與友人書

鄭蘭笙

別五六年。不得一晤。中間消息。又復茫然。沈約夢中。不識路。今更無夢。可尋。惟對屋梁。落月。想像顏色而已。茲弟移硯藝專。研究藝術。聞兄執教杭垣。安楊中校。一線之隔。三程可望。人生幾何。堪此久別也。吾哥學粹行方。旨趣高尚。近更志古。不務於時。孜孜講學。造就人才。將書所謂。不爲名。誘不爲利。疚非吾兄。其誰與歸。文化侵略。庶幾免乎。甚佩甚喜。邇來近况如何。眠食如何。爲問西子湖畔。桃柳掩映中。更不知舊時勝跡。新添幾許否。望示以一二。慰我惓惓。弟則三



女

十不立言之可愧。誠以學不通古。性不宜今。生成傲骨。苦乏媚容。所謂少時不努力。老大徒自悲。益以命途多舛。疊遭顛躓。前歲夏季。病幾及殆。去年秋初。又遭喪葬。不幸如此。命也何如。近雖欲雕琢而力自振拔。但環境如此。恐終無成。奈何奈何。然酒酣耳熱。猶能歌老驥伏櫪之句。作宗慤破萬里浪想也。吾兄聞之。得毋啞然一笑乎。翰奇師在本校。任職副教。期已一年。嚴師狀態。不改舊觀。處在一堂。獲益良多。惟其人髮斑斑。較十年前教爾我時。老多矣。但其精神之矍鑠猶昔也。并此附告。握管匆匆。欲言不盡。

### 祭亡友許君榮生文

陳浩生

中華民國年月日。同學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儀。致祭於亡友許君榮生之靈曰。嗚呼榮生。生而為英。死未成名。干霄之木。折於未尋。人生到此。天道寧論。嗚呼哀哉。憶昔鯁角。共硯同門。夙夜敘首。既畏且親。攻錯責善。相對忘形。研究科學。互為證明。討論文藝。相印以心。我愚君慧。益我實深。有時游散。亦步亦行。或蒞城市。或至鄉村。登高臨水。名勝同經。裘馬與共。詩酒頻仍。肝胆相照。如同鵠鶴。况復同里。對宇望衡。綠楊庭院。春色平分。登堂拜母。入幕為賓。過從饋獻。德必

有隣。如斯親密。數載逡巡。第緣衣食。各事前程。山河迢遞。文旆南征。好友乍別。暮樹春雲。一枝  
頻寄。聊慰思情。辛未之秋。君始來申。乍見疑夢。悲喜交并。君謂此後。就食滬濱。關山落月。無須  
夢縈。胡天不弔。厄我良朋。時未閱歲。痼疾纏身。一舸返里。醫藥無靈。顏回短命。竟棄紅塵。嗚呼  
哀哉。人事難測。天道難憑。竟如斯耶。猶憶訣別。病榻叮嚀。此情此景。吾心不泯。嗚呼榮生。自今  
而後。警效無聲。高山流水。絕我知音。一抔黃土。滿腹經綸。傷心慘目。竟此沉淪。嗚呼榮生。自君  
溘謝。國難日臻。宗社將危。君胡不聞。悲時懷舊。慟倒故人。銜哀致祭。魂其降臨。嗚呼尙饗。

### 追悼堂弟榮勳文

周榮編

嗚呼勳弟。汝竟捨我而長逝耶。噩耗傳來。五內慘裂。每憶音容。未嘗不痛哭流淚者。也。吾弟年  
壯志高。純潔忠直。應成其業而終其天年。乃天道不仁。神明難測。使弟銜恨於九泉。而俾余抱  
無涯之戚也。豈不痛哉。

此次暑期回里。吾弟於飲食方面。稍不謹慎。身心方面。亦欠檢點。以致略受熱症。病臥牀蓐。余  
以爲吾弟身軀。偉。抵抗。力。強。區區。微恙。當不至有何意外。果也。乃未匝月。吾弟之病。竟霍然。

愈矣。吾弟病後。旋即校中開學。是時也。豐兄（伯父之子）齒疾。亦因遷延過久。衢地名醫束手無術。以致病益加劇。齒牙緊閉。飲食阻礙。伯父深恐發生意外。因趁此時。即與吾弟買棹赴杭。另就明醫。不謂病者全未見效。於萬一而未病者。反溘然長辭人世矣。噫。天之報施於人。何其酷耶。

余後至杭。即聞伯父言爾病復發。及詢病狀。始知爾在旅途中。已昏迷兩次。抵抗之翌日。即進病院矣。伯父並語我。汝病已大減。據醫生言。不日即可痊愈。所患者。豐兄齒疾。尙絲毫未見奏效。時伯父與余因急欲赴申。醫院規章。又不能隨時探視。故惟有轉託學友毛君。代我視汝。即與伯父及豐兄匆匆就道矣。嗟乎。孰謂汝病竟於此時。已呈不愈之症耶。

九月十六日。得邵君復示。謂乃弟之疾。較衢尤重。披閱之下。甚爲耽心。即與伯父計議。赴杭視汝。而汝靜臥病榻。竟憔悴乃爾。使余幾不能辨別。爾即爲我親愛之勳弟也。余已咽不成聲。然爲吾弟尙媿媿能與我道他事。若無病然。豈弟慧心人。知余悲慟。故作是態。反以安慰乃兄之心耶。

爾父來杭。余心稍慰。越數日。汝病亦略減。余以爲汝病當能徐愈。余亦不暇久事勾留。乃於廿

六日。決意別爾返申。嗟乎。勸弟。余豈知此別。卽爲爾最後之永訣耶。

吾與汝俱少年。初謂此次雖遭挫折。終能轉禍爲福。來日方長。後會有期。乃未三日。吾弟之惡耗。竟隨綠衣人至矣。其時也。余悲痛欲絕。烏能自己。然猶恍然若夢。不謂爾去若是其速也。乃不數日。又得吳君仁濟來信。——吳君者。汝之好友也。詳述汝之死狀。觸目傷心。令余不忍卒讀。嗚呼。吾弟汝竟死矣。信也。爾竟於國歷九月卅日下午四時一刻遽然奄忽矣。余實不友汝。歿汝殮。並不得見。此均余之過也。痛哉。

天乎。余親愛之勸弟乎。自今以往。不復與汝相會矣。汝爲余家庭中之愛弟。余家屢遭變故。惟弟知我苦衷。時相勸慰。嗟乎。吾弟汝之環境。勝余萬萬。精神安適。無憂無慮。余真不期汝竟先吾而歿也。

吾輩兄弟計十八人。負笈在外者。惟我與汝耳。家庭所希冀于汝者。至鉅。今汝竟於中途捨我長逝。而今而後。余亦無意於前途矣。汝病之日。旣無一言以相告。汝死之時。又無隻字之見示。嗚呼。勸弟何其忍心若是耶。

汝上有父母。皆望汝成長而立業。以慰殘年。下有四弟。均冀汝成業而提攜。以副所望。如今晚

文

景悽涼。老父何堪。慈母無論。嗚呼。勳弟。汝誠甘心而長逝耶。

吾與爾。鑒乎時勢艱難。家事複雜。均不願坐享祖祿。同心協力。奮勉外出。自後重責。豈余一人所能勝任耶。嗚呼。勳弟。汝果忍心捨我而沒耶。

汝死之後。一切後事。均賴諸友。爲汝料理。阿兄已代爾道謝矣。苟余能叨天之福。僥幸成長而立業。則爾父爾母。自當願養爾之幼弟。亦應盡力代爲提攜。俾成長之後。得能竣爾之志。此余對汝區區之本心也。吾力能致。終請叔父葬汝於鄰近勝境。使阿兄得朝夕遊弔於爾墓之旁。嗚呼。勳弟。生而無怨。死又奚恨。汝其可以安心於地下也。

## 日記序

楊俊山

吾人自幼而壯。壯而老。一生之行事。忽忽若夢。每易茫然而無所考。此趙簡子所以流涕於周舍之死也。第舍之意。主於箴規。僅以記過爲事。而其餘尙有闕如者。爰於今歲之首。學作日記。廣其額。富其文。補舍所不足。而務爲完善。記勳。所以自檢也。記心得。備遺忘也。記疑。備問也。記朋友酬酢。考損益。慎交際也。記要約之事。恐負人也。他如書翰往來。金錢出納。晴雨寒暑之變。

遷無不錄。而載之。志天時。詳人事也。有過與否。無可遁飾。非特爲留痕之地。實足爲進德之資。若茲編者。殆卽其嚆矢也歟。是爲序。

### 戲擬楮先生予管城子絕交書

錢鼎元

慨自嬴秦代作。蒙恬之肇造。才高東漢中興。蔡倫之開創。功遠几席。玩對兩人之出處。必借簡冊垂名。千古之功能甚偉。潤色鴻業。相得益彰。焜耀芸篇。並行不逆。龍樓鳳閣。當年之姓字香標。黃卷青燈。此日之聲名宏遠。臨邛賣賦。相如賴我二人。洛陽騰芳。左思傳名一代。兄固凌雲垂露。橫掃千人。弟亦玉版刻籀。珍藏一室。交深莫逆。兄常舌吐光芒。持載無私。弟素腹成機杼。乃有庸夫俗子。操錐無故塗鴉。詞客騷人。搦管時來漬墨。南腔北調。使我難堪。東倒西歪。令人欲嘔。潦草塞責。不聞擲地金聲。雜亂無章。焉得迴紋錦字。納污藏垢。竟使白璧蒙瑕。斜筆蠻書。殊乏雅人深致。胸無點墨。文理本欠亨通。筆媿生花。章法猶爲荒謬。聞之捧腹。我面蒙羞。見者寒心。斯文掃地。兄竟不惜折節。揮洒自如。弟實不願卑躬。淋漓被辱。特修尺素。謹達寸衷。請卽退歸管城。毋令舞文弄墨。倘仍留連掌握。依然作霧興雲。則廣絕交之書。庸割華歆之席。特此

文

文

諄諄告戒。幸毋貌藐忽諸。

一六

### 復張佩章書

莫祖紳

紳年來。謬任建國法政專門教授。日以編纂講本。矻矻無暇。迭接手書。久闕未報。而素思之。忱積於懷者。則有餘分與子者。則不足。雖曰知心之交。不在形式。究不能恣然無媿也。士生今日。求一知音。才有見用。殊非易事。駸骨牽鹽。元文覆醬。世能悲其不遇者。有幾人哉。今子雖困居白下。日以詩歌自娛。滿樓江月。半榻茶煙。起視坐臥。必有快人意者。雖懷才不遇。當亦足以自慰矣。來書謂日用窘極。賣文不足資需。是乃古今窮儒之同情。匪獨吾子然也。勉以月來所獲薪金。半數奉上。馬負千鈞。蟻馱一粒。祇就力之所及。幸弗以微見卻。

### 跋趙觀成雪景山水

莫祖紳

吾友趙君觀成。仙源雅儒也。好古工書法。其功業文章。恆膾炙於人口。近以統治九澧各民團軍駐臨澧。出示所藏雪景山水立幅。寬約三尺。長倍之。古色蒼然。殆百年來傳品也。而其沍寒

蕭。槓。雪。飛。冰。結。之。狀。陰。霾。隱。約。無。不。曲。盡。兼。具。疑。跡。之。恍。若。置。身。其。間。有。風。颯。面。有。雪。臨。頭。而。不。可。止。蓋。人。間。之。畫。中。能。事。盡。于。此。矣。自。世。亂。作。兵。禍。四。起。先。賢。墨。蹟。蕩。然。無。遺。斯。幀。之。作。雖。姓。氏。無。可。攷。而。能。存。以。傳。之。固。非。畫。氏。之。所。預。知。而。在。今。日。世。變。因。革。之。中。不。無。所。係。焉。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俊。父。莫。祖。紳。跋。

### 湖 南 北 平 同 學 聯 歡 會 啟

莫。祖。紳。

金。臺。風。雪。三。生。結。文。字。之。緣。塵。海。煙。雲。萬。里。悵。河。山。之。隔。感。客。星。之。難。聚。思。舊。雨。以。聯。歡。同。人。等。聯。袂。北。上。載。道。南。來。雖。墨。守。輸。攻。學。術。不。無。分。派。王。前。盧。後。班。次。豈。必。同。時。然。燕。京。問。字。北。轍。既。非。殊。途。湘。水。有。情。南。轅。何。妨。並。軌。爰。集。舊。時。學。友。重。聯。曩。日。交。情。惟。是。泛。梗。飄。萍。悵。鴻。飛。之。莫。辨。蓮。絲。斷。藕。苦。鳩。集。之。維。艱。謹。擇。某。日。假。中。山。堂。開。北。平。同。學。會。聚。舊。都。畢。業。生。豈。惟。過。客。班。荆。僅。道。別。離。之。感。應。識。他。山。攻。玉。同。期。學。業。之。精。謹。以。奉。聞。卽。希。均。鑒。

### 張 生 慕 蘇 畢 業 歸 娶 序

莫。祖。紳。

文

一七



文

一八

處今日而求篤學之人。蓋寥寥如晨星矣。慨自學術崩壞。人欲橫行。莘莘學子。日以營利是務。凡溷跡於學校者。大率求爲進身之級。以吾頻年講學。所獲篤學之士。不過三數人。臨澧張生。慕蘇其一也。張生年少才美。沈毅好學。每有疑義。輒就余究其底蘊。而於文體之類別。文化之變遷。皆能得其端倪。凡所爲文。氣雄而筆健。一瀉一曲。蒼茫無涯。師若友皆推重之。而張生尤陷然不自足。倘所謂佼佼傑出者。非耶。今年夏歷冬月。張生畢業縣立鄉村師範學校。卽以其歸里之日。爲受室之期。其同學諸友。咸以喜慶交並。謀製錦以賀之。而問序於余。余於張生之爲學。恆愛之。不置。自有不能已於言者。夫自興學以來。士子畢業於學校者。殆如恆河沙數。而又沽虛譽。寡實學。求如望道未之見者。蓋百不獲一也。卽不然。或拋棄簡編。心薰利祿。志氣沈於晏安。精神役於醉飽。以余所見。更僕難數。若張生者。豈其然哉。吾意異日張生必能發憤爲雄。不蹈襲時輩之流弊。且上有嚴慈之教。下藉內助之賢。優游講學。貫穿古今。由中學大學以紹絕學而迪前光。則亦指顧間事也。張生勉乎哉。

### 守拙軒學友會成立紀念序

楊錫祺

昔萊居鄉時。耳熟段先生之名久矣。及來寓淮上。聞其名。而欲見其人。於茲亦且三年。歲秋七月。得其友汪澄伯先生之介。始獲晤面。由是煮茗剪燭。晨夕往還。道相合而志亦相同。爰悉段先生廿年以前。曾有杏壇之望。槐市之風。凡負笈從遊者。類皆化沾時雨。如坐春風中。迨後段先生改轍從政。而昔日講授之諸生。亦散處四方。各圖職業。萍飄梗泛。聚首無期。往往酬酢之間。有弗能辨其姓氏者。卽或道途偶遇。有茫然失諸交臂者。嗚呼。昔也青氈坐擁絳帳。來遊會幾何時。而音塵不可復接矣。今段先生爲諸生尋舊好。迪新知。特製小引。要諸生晤言一室。歡若平生。猶冀年復一年。沿爲定式。名曰守拙軒學友會。用意良殷。而裨益諸生。亦非淺鮮。會成攝影。持以示萊。命爲之序。萊知先生也。深何敢固辭。嘗觀古者師弟之間。道尊禮嚴。若東魯西河。龍門鹿洞。其規模宏遠。宛在目前。從未有從容脫略。盃酒聯歡。如段先生之風流儒雅者。蓋歷來師弟。拘牽末節。動有階級之思想。實少平等之觀念。安望以學爲友。以友爲會乎。惟守拙軒主。破除成例。化師爲友。然後知斯會創成。殊非易易。縱有人竊笑爲迂。從旁訾議。而守拙先生。孟晉奮厲。一意堅持。不可謂非有志竟成也。保守勿失。吾知異日益當有進於此者。是爲序。

註 「萊」 錫祺名賜萊

文

文

二〇

## 西湖遊記

文思安

杭州爲浙江重鎮。湖山之勝。風景之美。甲於全國。吾校當局。爲學生增加智識。舒暢精神起見。遂有旅行西湖之舉。念八夜間。抵浙大。卸行李。安宿。翌日。乃遊西湖。步行至湖濱公園。此地沿西湖之濱。面對山水。背依市場。夾道垂楊。綠草滿地。爲市人遊息之所。旣而雇小舟七艘。爲泛湖之遊。興致勃發。一躍而登。放乎中流。宛如一葉。須臾。至柳浪聞鶯。前有方塘。水清如鏡。中峙一亭。亭畔大都荒草殘礫。有柳而無浪。鶯亦無所聞。嗚呼。勝景不常。安在其爲柳浪聞鶯也。旣而至汪莊。建築華麗。足見人工之美。再促舟子前進。至三潭印月。此地爲明萬歷時所重修。埤上綠柳垂絲。紅桃吐蕊。池水清漪。游魚往來。憑欄俯視。誠可蕩滌胸襟也。至劉莊。背依青山。面臨西子。綠蔭夾道。古木參天。廳內珍品甚多。陳設精美。此不過表示園主人之豪富氣象耳。復乘舟過蘇堤。堤爲宋蘇東坡所築。橫亘湖面。長經數里。夾道桃柳。雜花生樹。落英繽紛。有如列錦鋪繡。景物明媚。至岳廟。世稱忠烈廟。祀宋室忠將岳飛。廟宇宏麗。正殿有岳飛像。塔下有精忠柏。廟前有一石坊。上題「碧血丹心」四字。其傍卽岳王墓。墓南華表下。刻「盡忠報國」。

字。楸。墓。旁。有。秦。檜。等。跪。像。封。碑。高。聳。蒼。松。夾。道。令。人。弔。古。傷。今。臨。風。遐。想。歎。公。之。生。於。古。而。不。生。於。今。也。盤。桓。久。之。始。出。沿。湖。過。西。泠。橋。而。至。放。鶴。亭。亭。旁。古。木。成。蔭。又。有。諸。烈。士。墓。建。築。完。固。非。偶。然。也。過。橋。至。平。湖。秋。月。此。地。當。孤。山。路。口。前。爲。石。台。三。面。臨。水。縱。目。遠。望。但。見。一。片。碧。色。樓。臺。掩。映。彷彿。置。身。仙。境。也。沿。湖。濱。路。至。中。山。公。園。由。此。拾。級。而。上。至。孤。山。巔。嶺。間。上。中。下。三。層。俱。羅。花。木。可。步。可。坐。亦。可。憩。息。南。望。之。江。烟。波。浩。渺。水。天。一。色。北。望。杭。城。雉。堞。崇。垣。隱。約。於。烟。霧。之。中。俯。視。湖。中。水。鳥。飛。鳴。上。下。遊。船。三。五。結。隊。往。來。轉。觀。寶。石。山。上。岩。石。嶄。立。凶。險。異。常。全。湖。勝。景。無。不。在。一。覽。中。也。既。下。乃。乘。舟。至。湖。心。亭。此。地。面。積。甚。小。以。其。居。湖。之。中。心。有。名。四。面。臨。水。圍。以。雕。欄。湖。心。平。眺。以。此。爲。勝。時。以。身。體。疲。乏。不。得。已。取。原。道。歸。寓。抵。岸。後。細。雨。紛。紛。陽。光。輟。晦。因。有。所。感。乃。筆。之。於。書。

## 廬江風景記

陳國珍

吾廬在漢時名廬江郡。既爲蜀吳往來之通衢。亦爲魏吳交通之要道。雖蕞爾小邦。彈丸下邑。顧潮流所趨。人才輩出。今日驅車原野。何者爲昔賢之邱壘。何者爲先哲之遺跡。憑弔斜陽。猶

文

文

不勝感慨也。試分述之如左。

三二

(一) 香花墩 城東北隅。地勢窪下。池沼相連。中有一洲。名香花墩。八蜡廟建其上。頗具臺榭。軒敞廊迴。曲折之致。夏日憑欄遠眺。池水潏洄。綠荷掩映。邑北冶父山泉。由水關入城。繞池西流。尤饒風趣。清光緒間。江油張鶴儔太史。出宰吾邑。提倡風雅。嘗偕僚友觴咏於此。

(一) 小喬墓 由香花墩出大西門。經柳樹埂。至真吾觀前。有小喬墓在焉。考三國志。孫策欲取荊州。以周瑜爲中護軍。從攻皖。拔之時。得喬公二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按瑜爲舒人。舒爲廬江郡首邑。小喬墓之在廬江。固其宜也。惟荒塚殘碑。零落隴畔。僅溪水一泓。流於墓側。淙淙作淒楚之聲。夕陽在山。晚風吹面。徘徊其間。使誦杜牧之銅雀春深鎖二喬之句。當不禁唏噓欲絕。

(一) 周公墓 由小喬墓東北行。繞獺貓頸。至東門橫街頭。周公瑾墓在焉。公瑾爲吳名將。赤壁戰後。拜前將軍。兼領南郡太守。縱橫江上。歿於柴桑。按柴桑爲今之九江。該地亦有墓。此不過爲崇拜英雄之表示。里中之墓。似較真確。墓前修竹千竿。臨風搖曳。作簌簌之聲。

(一) 捧檄橋 由周公墓南行。折而出東門小街。捧檄橋在焉。考後漢書毛義傳。廬江人。

以孝行稱。府檄以爲安陽令。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後母死去官。屢徵不出。邑人高其義。爲建梓檄橋以留紀念。俗傳義跪送府使。以四十里爲約。使行至二十里埠。躍馬回視。方至橋東。而義起於橋西。容或有之。橋初不甚大。清同光間。邑人吳武壯公長慶。捐資重建。工程甚偉。橋南一堤。楊柳成行。娥眉村女。搗衣其下。丁丁之聲。清脆可聽。

(一) 實際寺 由捧檄橋東北行二十里。爲冶父山麓。萬綠叢林中。有實際禪寺。爲昔歐冶子鑄劍之處。唐時寺頗興盛。後燬於兵燹。清光緒中。寺僧常明募化重修。規模宏敞。後園有一壺泉。僅容一壺之水。汲之隨盈。而冬夏未嘗稍涸。

(一) 無量殿 亦名無梁殿。以石甃之。如城闕然。建於冶父山巔。距地平線約五里。在雲霧之中。白雲穿牕而入。與香煙合而爲一。盤旋空際。春初雷動。每在殿中。霹靂作聲。謂之洗殿。然雖電掣雷鳴。僧人臥其下者。從未觸電。春秋佳日。登殿眺望。北之巢湖。南之長江。皆歷歷在目。清光緒間。郡守范葆廉過此。題聯云。四面湖山歸眼底。萬家憂樂在心头。所以寫景。亦所以抒懷也。

(一) 宛春墓 由無量殿下山東行。至白湖濱。有宛春墓。春爲春秋時楚人。晉楚成潰之戰。

楚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當時春當爲行人之官。墓旁數里。環而居者多宛姓。支族蕃衍。且多豐富。其宗祠中設有小學一所。生徒衆多。且俱係同姓子弟也。

(一)梅山 由宛春墓南行約二十里至梅山。山在三國時多梅。相傳爲曹操行軍望梅止渴之處。今則牛山濯濯。非復當年。每至夏初。纍纍枝頭。供人採擷矣。

(一)左慈洞 洞在南門外臨水石壁中。不知淺深。相傳三國時左慈爲廬江人。有神術。常出入洞中。雖不可盡信。然志載慈嘗在曹操坐。操願衆賓。欲得松江鱸魚。慈因求銅盤貯水。釣之得魚。嗣操欲殺之。卻入壁中。不知所在。後逢慈於陽城山頭。復逐之。走入羊羣。觀此不爲無因矣。

以上諸勝。皆曩年在鄉里讀書時。遊踪所至。探尋而得。欲以作編輯鄉土歷史地理之材料者。惟頻年奔走。橐筆四方。粉板生涯。碌碌終日。欲著述以自娛。苦時間不我與。姑先紀之。留鴻爪云。

語

體

詩

悲哀的回憶

胡邦彬

一陣陣飄逸的薰風，  
驅散了我紛雜的心塵。

我對着山麓嫩綠的田疇頌美；  
凝望着遠處天邊的黛峯出神。

在這「幽靈」般的清境，  
幻覺到我在踏水行吟；  
熱慮養性。

踽踽涼涼，獨自徘徊於萋萋荒徑；

語 體 詩

往事呵！

只如一些殘夢。

如今又重添上新悲舊痛。

這片片浮雲似的灰絳石，  
豈像徵着每個人生？

幼杉紅遍了山野，

爲造命反致傷生；

小杉們啣！

你們荏弱的樹苗，

一



集五第 卷七第

語體詩

像少女般供不人道者的播弄與犧牲。

松濤的吟嘯起了澎湃，——

霏微的細雨，

促我仍回亭中；

蝻羣又圍吮我的血液，

我不願再稍逗留，

膏牠們的口吻。

冒着淒淒風雨，

踐着污濫的泥濘；

在歸途上：

迴念數日來變化的慘象；

二

昨日終定結了二姊的一生。

淚水融濕了襟袖，

我那能自味孰淡？孰酸？

唉！二姊！

剛離這險巖人世的二姊！

片片浮雲般的灰絳石，

豈真象徵着人生的生命？

一九三二，七，六，下午。浮雲山

自題試作集卷首 胡邦彬

這些，

都是我心靈的感應，

過去的淚痕。

我再溫這些慘厲的悲憶，

在這裏面我揭佈出如此的人生。

雖然也有些我無聊賴時的抒情，

但祇不過是我個人底呻吟，

代人們底哀鳴。

一九三二，七，九。午十一時。績城

□歲暮寄母親

楊鳴秋

母親：一年了，

拜別你的慈顏已整整一年了；

在這一年間你底孩兒經了無數的駭浪狂

瀾，

在這一年間你底孩兒受了不少的風霜摧

殘，

到如今仍是異鄉淚倒，

沒能力使母親得到些微的安慰與欣歡！

去年決定重行遠征的時候，

母親：你再四的囑我打消這個念頭；

可是，爲了生活的鞭策我早已失去了自

由，

在一個晨光微熹的清早終辭了可愛的家

鄉而浪遊；

當臨走的一刹那，母親，你是籠罩了滿

面離愁，

然而，然而我何常不是在別淚暗流！

我並不是不知『天倫』的樂趣！

我並不是不知『故鄉』的可戀！

可是，可是母親呀，

在這農村崩潰的聲中，

在這暴風狂雨的國難，

怎能夠——怎能夠使我在家裏度着安閒

？

是誰破壞了我們的戀愛，

是誰剝奪了我們的利權！

那社會上的魔鬼啊，

還不住地搜索着榨取着我們的血汗！

可憐喲！地獄裏的生活，我已過了二十

餘年！

一年不見了的母親不知已否白髮斑斑？

你底低能的孩兒在這歲暮時節仍不言還

，

整年整月的累你倚闥空盼，

有時還要顧到遊子的衣單！

母親：今後請你不必再過分憂慮儘可放

懷，

命運註定流浪的我對於飄泊生涯早已嘗

慣。

母親：一年了，

拜別你的慈顏已整整一年了；

在這一年間你底孩兒經了無數的駭浪狂  
瀾，

在這一年間你底孩兒受了不少的風霜摧  
殘，

到如今仍是異鄉潦倒，

沒能力使母親得到些微的安慰與欣歡！

一九三二年底末日在汕頭作

□晚霞

袁泰階

(一)

我站立在淒涼的河邊，

凝望着那趁晚風的歸帆；

歸帆中的游子啊，

你是否也在欣賞那晚霞的燦爛？

語 體 詩

(二)

我站立在淒涼的河邊，

凝望着晚霞映在漪漣的水面，

我的生命正好像這片波瀾，

不住地發出微弱的聲音，潺潺。

(三)

我站立在淒涼的河邊，

凝望着黃金似的暮景無言，

那硃標色的落霞與殘烟，

遮蔽着我曾游過的天上樂園。

(四)

我站立在淒涼的河邊，

凝望着投林的倦鳥在彩霞深處飛旋，

集五第 卷七第

語 體 詩

我想倩牠帶一封書信，  
不知道牠能否認識我愛人的家園。

□ 一直殺到敵人的京城 袁泰階

我們是在煙霧的環境中過活，  
我們底身子被無形的血有形的血染紅，  
我們不要貼在愛人的懷裏做夢，  
我他應該掙脫這無邊黑暗牢籠。

你應該聽那飛機的聲音，  
我應該聽那槍砲的聲音，  
你應該尋着這音的來徑，  
你應該和那發音者拼命。

六

把這杯酒喝了吧，  
這杯酒具有大無畏的精神；  
把這支槍背上吧，

這支槍多少要換敵人十倍和百倍的生命

吶喊幾聲，  
不要鎮靜；

殺……殺……；

一直殺到敵人的京城。

□ 你立在門前

邱師衡

你立在門前望我，  
我坐在舟中悲啼，  
你會望我到幾時？

我將漂流到何地？

你立在山頭望我，  
我躺在牀上惆悵，  
假如我客死他鄉，  
你可會化作殭石？

■酒瓶空了

邱師衡

紗窗下堆着許多空了的酒瓶，  
每個空了的酒瓶都積滿了灰塵；  
紅樓的少女渺然逝去。  
常和彼美親吻的金樽，  
如今也一樣的沒有人沾唇。

詩體詩

喝乾了金樽，  
喝空了酒瓶。

可愛的人兒也飄然遠引。  
這印象，這印象只留下杜鵑夜夜在牆  
悲鳴。

一九三一，五，六。

■我自己的發現

邱師衡

在銀月的幔上，  
發現了醜惡的劇影：  
一隻狗熊——  
向着伶俐的小鹿表情。

在銀月的幔上，

七

集五第 卷七第

語體詩

我發現了一個醜惡的劇影；

一隻癩蝦蟆——

向着天鵝想吞；

悶鬱深結心胸，

欲睡何曾入夢；

深夜起覽明鏡，

何處鼾聲正濃？

臨足窗下靜聽，

伊人嬌喘頻頻；

勾起我無限癡情，

這般香甜的夢，

八

怎不與我相共，怎不與我相共？

□找童心

張錫澤

是在夜裏吧！

在月光下，草地上，我遇見一個人。

我問他在做些什麼？

他說是探討夜之玄神。

我說：「你為何面帶愁雲，莫非是飲了

失戀的苦精。」

他答道：「不，我是在找我失掉的童心

。」

□問行人

張錫澤

匆匆的行人啊！

你是尋找你們的靈魂呀？

還是追求你們的人生呢？

□ 秋風

張錫澤

秋風啊！

你刮落了枝頭上的殘葉，

——吹開了秋菊的秀苞；

你是和我游子作對？

——還是增加詩人的材料？

□ 月亮

張錫澤

月亮呀！

你會照過過去的先哲，

你又照過現代的人物；

唉！我短而促的生命呀！

能經你照幾時呢！

語 體 詩

月亮呀；

你會照過過去的先哲，

你又照過現代的人物；

唉！你有這許多的經驗，

爲何不能告訴我一點人生的真味？

□ 河岸上

張錫澤

疾流的，

河水；

奔騰的，

浪花；

濺濺的，

水音；

九



流浪者，  
那家？

東去的，  
流水；

不返的，

光陰；

耿耿的，

老者；

快樂的，

何人？

口懷盟鷗

殺氣妖氛瀰漫着陰森的宇宙，

李龍飛

愁雲慘霧籠罩着光華的月球；

在這樣慘淡底境界裏，

朦朧底月影中；

消失了呀！

消失了一位詩人盟鷗！

短命而厄運的詩人盟鷗，

你履盡這艱難嶮險的旅程；

像似倦了的飛鳥，

不願再在這坎坷的道上長征；

你短促的二十三年底生命中，

祇是充滿了愁苦酸辛。

短命而厄運的詩人盟鷗，  
你的命運，像似——

訪南歐的歌德，  
唱西風的雪萊，  
哀希臘的拜倫，  
歌神曲的坦丁；

但他們啊，那如你盟鷗這般不幸！

短命而厄運的詩人盟鷗，  
你在那春風秋雨的中國文藝界中，  
也會一度的吐出你深窩底幽思；  
你那枝滿蘊着血和淚的筆尖，  
也會揭破了——

語體詩

人類的罪惡和醜陋，  
世間的虛偽和無情！

短命而厄運的詩人盟鷗，  
你那神韻飄逸底詩歌，  
正像那——

春雨飛花中杜鵑的啜泣，  
秋風殘照裏征鴻的哀音，

我每讀你的遺著無不淚下沾襟！

短命而厄運的詩人盟鷗，  
你竟——

拋棄了暮景蒼茫的老父，

集 五 第 卷 七 第

詩 體 詩

長別了風燭殘年的母親；  
脫離了這腥污的塵寰，

走向那長夜漫漫的幽冥；  
叫你那白髮雙親將何以爲情？

短命而厄運的詩人盟鷗，

這滔滔的江漢，悠悠的泉壤啊！

何處埋藏着你剩餘的殘骸！

這茫茫的天野，渺渺的雲山啊！

更何處棲息着你縹緲不可捉摸的英靈！

殺氣妖氛瀰漫着陰森的宇宙，

愁雲慘霧籠罩着光華的月球，

一 二

在這樣慘淡的境界裏，

朦朧底月影中；

消失了呀！

消失了一位千古唯一的詩人盟鷗！

□ 殘葉集

李龍飛

一

憂慮之蠶：

嚼噬着我潔嫩的心葉，

絲絲的，縷縷的，

織成這簡短詩篇。

二

這是幾片殘葉啊！

牠們是爲風吹來，

但還願牠們——

為風吹去。

三

冷月照着郊野荒塚，  
寒風吹着殘葉亂飛，  
這蒼茫嚴肅裏，  
更現出無窮的秋意。

四

使我這般失望嗎？  
安慰——

我再不相信你了！

五

夢如不會忘記的，

語 體 詩

堆積起來，

也是我甜蜜的歷史了！

六

如水的明月，  
照着搖擺的樹枝，  
我疑心平地翻起波浪了。

七

雨下了，  
花笑了；

雨大了，

花却怕了！

八

『困難』是成功路上的荊榛，

一三

集五第 卷七第

語 體 詩

人們喲！

努力地把牠斬除罷！

九

燭兒——

你呆癡了吧？

瞧！光明就在你頭上，

爲甚麼還是沉默的流淚？

十

西風唱着驕傲之歌，

呼呼——嗚嗚——

她是戰勝一切的誇耀吧？



詩

○瘦廬以所作竹枝詞相示

却把閒情唱竹枝。大家都是少年時。風流不問前朝事。那管人間杜牧之。  
平山風月快哉遊。况復相逢樂事稠。讀罷竹枝三十首。夢魂也欲到揚州。

高蘇生

○與海陵王砥石等遊甘露寺

乘興登臨北固樓。江山不是舊時遊。空嗟事業英雄老。海內何人孫仲謀。  
何人擊楫大江東。滾滾波濤與昔同。莫道浪花淘得盡。狂歌吾亦是英雄。

高蘇生

○見雪

狂風一夜雪飛來。萬樹枝頭忽着梅。可是江南春氣早。好花不待過年開。

高蘇生

○雪中偶占

高蘇生

集五第 卷七第

詩

欲探梅消息。寒來處士家。江南春氣早。無處不飛花。  
白雪三千里。江山一色新。不知高閣上。可有咏花人。

◎贈李郁文新婚

催妝詞寫彩雲箋。也是蕭郎得意天。笑我同年貧裏過。洞房春好讓君先。  
皓齒明眸翠黛勻。天然國色妙無倫。女兒姓字無人識。想是姮娥當小名。

◎晚溪

清溪日落幽禽叫。水漲平堤波若笑。我欲飄然出垢塵。扁舟一葉學垂釣。

◎登狼山作

爲弔先賢小逗留。江天風物望中收。水雲接處微茫甚。髣髴人家在樹頭。  
山隈長嘯出塵寰。欲覓歸途覺石頑。乘興而來興盡返。此身依舊在人間。

◎郊外看桃花

爲愛春光訪武陵。春風十里似脂凝。迎人笑臉斜陽裏。一片羞紅不自矜。

◎無題

二

高蘇生

嚴潛

嚴潛

嚴潛

嚴潛

最難排遣賣錫天。柳媚花嬌只愛眠。輸與翩翩雙燕子。朱樓日日伴嬋娟。  
花事關心在綺窗。金徽懶撫不成腔。幽懷難向東皇訴。粉蝶撩人影自雙。

◎晚溪

嚴 潛

清溪日落波千疊。霞采平鋪與波接。試拂菱荷一臨流。俯吸清涼神不懾。  
安得拋却畢生愁。容與中流舟一葉。

◎入校舟次

胡 觀 瑤

宿雨新晴雲已收。搬移行李上輕舟。欸乃一聲船去也。好風送我到徽州。  
船篷太小納人稠。悶氣薰蒸不可留。舟子一身嗟力薄。我來鼓槳助中流。  
滔滔河水幾潏洄。船過山灣眼界開。前面平沙遙望處。有舟負繹溯東來。  
灘平水淺聚鷗多。兩兩三三逐碧波。人世大都皆溷濁。何如來此唱漁歌。  
野花人採斷橋東。持過橋邊映水紅。最是桂林風景好。幽篁五里擁孤篷。  
天上白雲水裏流。柴堆隔岸大如樓。同行頻把舟人問。幾許行程到渡頭。  
歸鴉亂噪夕陽天。四面青山鎖晚煙。舟到渡頭無別事。整頓行李數船錢。

詩

三



詩

四

◎己巳三十述懷

養拙

三十華年轉眼過。浮生畢竟感蹉跎。徒拋熱淚留詩版。祇剩孱軀戀病魔。福慧未從前世種。雙  
因毋怪此身磨。唾壺擊碎心如醉。故我依然子夜歌。  
閒尋書味靜哦詩。狂效當年杜牧之。有酒何妨消俗慮。留題豈僅博名垂。珠遺海內頻添恨。錐  
處囊中感遇遲。小隱市廛聊養晦。豈緣糊口始爲醫。  
市畔懸壺計太輸。故吾那復識今吾。鵬飛有志徒嗟命。蟄守無奇轉笑愚。枕石漱流聊隱逸。栽  
花植木亦良圖。漫辭鐵硯窮磨練。桃李門牆種幾株。  
往事何堪回首憶。而今大半付東流。身輕慾寡心常泰。利淡名空品自優。山水怡情常嘯傲。烟  
霞結伴作遨遊。平生恥學鑽營術。兔守猶能得自由。

◎題鄰居

祝松伯

地僻人煙少。村中三兩家。雖然同溪澗。還是隔籬笆。借米朝炊粥。分燈夜織麻。鄉居誠可樂。城  
市此風賒。

◎漁家雜詠

張福瓚

一灣綠水繞前村。點點桃花逐浪翻。最是紅塵飛不到。箇中疑接武陵源。  
漁居比戶枕溪流。稚子敲針作釣鉤。獨對煙波真自適。迎晨放棹暮歸休。  
乍晴乍雨半江灣。多少漁莊四面環。一自夕陽搖櫓返。重重帆影映波間。  
潛踪澤國寄浮生。罷釣歸來夢不成。獨恨風波無限險。隔江猶聽暮潮聲。  
蓬門映水柳斜拖。向曉扁舟幾度過。最羨南湖風景好。輕鷗無數泛滄波。  
不居京洛不山陬。家近江邊愛自由。世態炎涼渾不管。閒來撒網碧溪頭。  
西風颯颯捲秋篷。晚浦蒼茫望不窮。村外有人沽酒返。持竿緩步過橋東。  
蕭條茅屋掛青蘿。約伴開懷飲酒多。醉裏不知滄海變。蘆花灘畔發狂歌。  
白雲鄉裏水悠悠。傍晚楓林又繫舟。欸乃一聲歸去也。月明空照楚江頭。  
蟹舍蕭疎欲暮秋。漁燈亮徹白蘋洲。不堪回首磯頭月。光透篷窗無限愁。  
沉沉渡口朔風頻。兩岸梅花簇簇新。獨是伊人忘雪冷。披蓑猶釣曲江濱。  
水落江寒雪後天。臨風歌罷轉愁然。可憐浪跡江湖裏。飄泊孤篷又一年。

◎山居卽事

詩

五

張福瓊

詩

幽居林半掩。窗外綠陰圍。巖竹迎風嘯。山花帶雨飛。鳥歸穿古樹。雲倦臥寒扉。寂寞無人到。應知俗事稀。

六

◎夜宿六峯山三清廟

張福瓚

高臥三清廟。秋河入戶低。風來山鬼泣。月落夜猿啼。孤客塵心靜。六峯雲影迷。鐘聲驚破夢。忽聽遠村雞。

◎弔某女士

張福瓚

玉碎香銷最可憐。返魂無術淚漣漣。自由戀愛成虛託。賸有哀情詩幾篇。黃土紅顏落照邊。我來憑弔想當年。香魂畢竟歸何處。願結他生未了緣。

◎送別

張福瓚

頻年聚首一堂中。學業磨研樂不窮。可惜如今分袂去。吳山楚水各西東。一曲驪歌不忍聞。聲聲都是促離羣。低頭愁折江干柳。臨別依依贈與君。

◎香港寓樓晚眺

張福瓚

遊倦歸來獨倚樓。遙看港口暮煙浮。客中莫問愁多少。付與滔滔海水流。

太平山上夕陽斜。海國茫茫歸路賒。最是思鄉無限恨。今宵應有夢回家。

◎越王臺懷古

張福瓚

寂寂荒臺久失修。追懷往事不勝愁。趙佗霸業消沉盡。惟有青山萬古留。

◎偶題

王天佑

一春無事自徜徉。詩作生涯酒作鄉。昨日不知春已去。開門花片落匡牀。

◎消夏詠

謝紫峯

不信聖賢書。如何飽蠹魚。天行正赤日。腹笥積憂除。(曝書)  
晴窗曉磨墨。適意好鋪箋。愛此晉唐古。銀鈎鐵畫堅。(臨帖)  
硯古凹餘墨。臨溪洗滌清。魚來自吞吐。陣陣逐波行。(滌硯)  
妾正采蓮去。郎搖一葉舟。東風打雙槳。欸乃到前洲。(采蓮)  
豈可無君子。名園有客來。分栽爲補隙。濃蔭護蒼苔。(補竹)  
無事此靜坐。先焚一炷香。心清識玄牝。鼻息氣芬芳。(焚香)  
鐵笛爲三弄。涼風正可招。快哉誰與共。衫袖舞飄飄。(招風)

詩

七

集五第 卷七第

詩

八

疎星夜點點。正是納涼時。待到初更倦。嫦娥影漸移。（待月）

◎弔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趙春和

當年遺跡至今存。碧血猶留舊草痕。萬古忠心昭日月。千秋正氣壯乾坤。捐軀未竟英雄志。薦酒難招烈士魂。忍向白雲山下望。無端風雨又黃昏。

◎作家書感賦

趙春和

重甞簾幙透春寒。獨宿江樓燭炬殘。詩句每於愁裏得。家山常在夢中看。窮途易作吹簫客。生世難期貢禹冠。淚寫裁箋繫雁足。莫懷遊子報平安。

◎春日雜詠

趙春和

春光回首半銷磨。細雨斜風上薜蘿。人臥小樓慵未起。杏花簾幙早寒多。平湖草長亂鶯啼。水驛山程任馬蹄。萬點落花春不管。任風飛過板橋西。畫船簫鼓夕陽微。柳外漁家半掩扉。最是楊花能解意。翩翩故向馬頭飛。杏花十里染衣香。綠柳陰濃飛羽觴。午夢醒來誰是伴。春禽三兩噪斜陽。

◎呈李果青夫子

趙春和

道高德重史經通。更有何人似此翁。四傑文章唐古調。八分書法漢遺蹤。棋琴結伴青山裏。詩畫怡情畫舫中。前代芳名題雁塔。仰沾時雨坐春風。

◎春日病起有懷都門友人魏式中

趙春和

河梁回首夢魂癡。舊雨關山客路遲。小病已過挑菜節。懷人常在落花時。三春景物都門道。萬里風光瀋水湄。只恨相思不相見。畫樓臥聽雨絲絲。

◎暮春感懷

金行模

幾片桃花水面浮。依依不忍向東流。鷓鴣雨後啼偏急。只爲春皇去莫留。

◎步月

徐師亮

夜色涼如許。郊原恣眺游。薰風來拂面。皓月照當頭。雲影千重疊。江山一望收。何人擅清興。長笛倚明樓。

◎蕉窗雨夜感懷

卞良選

苦雨連宵夢不成。挑燈夜讀已三更。隔窗梅把芭蕉種。點點聽來作淚聲。

◎月

俞邦模

詩

九

集五第 卷七第

詩

西山日落月輪圓。一片光疑曲檻前。睡起小童簾乍捲。錯疑秋水日連天。

一〇

◎暮春感懷

梁兆康

紅愁綠慘爲誰傷。杏雨楊煙語夕陽。幻覺滄桑春夢裏。何如斗酒入酩酊。惱煞流鶯說暮春。落花無語愴愁人。劇憐桃李爭妍日。却是相催代謝頻。

◎卽景

陳其趨

溪邊竹裏鳥啼處。兩岸山風吹柳絮。日暮江霞映水紅。漁舟一葉下灘去。

◎詠燕子

李文傑

一春煙雨鎖樓臺。滿地殘紅掃不開。二月江南風景好。似曾相識又歸來。

◎春暮詠蝶

李文傑

繁華事已逐輕塵。猶翻翻粉態新。萬紫千紅都戀遍。誰知仍是夢中身。

◎送楊幹人

季也平

前年同級又同組。今日分離感慨多。破浪乘風送君去。不才如我又如何。喜君畢業悵君行。話別長亭無限情。從此離多相見少。依依握手淚盈盈。

此別水天各一方。願君他日莫相忘。情懷果似僑和札。蹤跡何妨參與商。  
憶昔曾嫌相見遲。誰知今日又分離。一聲珍重分襟去。此去何時是會期。  
一聲欸乃各西東。蹤跡從茲類轉蓬。握手歧途無別語。願崇令德副初衷。  
別來消息盼鱗鴻。形影雖疎聲氣通。他日西廳重話舊。應教刮目看吳蒙。

◎白菊

周寬

掃盡鉛華本色存。天然丰骨傲霜痕。鞠花却比梅花勝。不受東風半點恩。

◎筱鳳仙

首聘之

蔡公脫險入滇中。妙計代籌燕市空。莫道青樓無淑女。裙釵未必讓英雄。

◎近日閱報有感

許彬

神州紛擾何時了。且慶今朝國運新。果化干戈爲玉帛。斯民應是太平人。

◎客路曉行

高炳光

身羈茅店夢難成。起視天邊月尚明。一徑曉霜留爪跡。半肩行李逐心旌。冲開宿霧二三里。啼罷鄰雞四五聲。此際應無人更早。茫茫獨自向前程。

詩

一一



詩

一三

◎偶成

萬能科學衆喧逐。美雨歐風相逼來。棄舊迎新爭眩異。斯文淪落正堪哀。  
人文樹立毋由借。蔑己徇人是自欺。橘逾淮南皆化枳。須知水土不相宜。  
通今昧古爲雙警。悉古忘今亦昧心。溫故知新斯可矣。吾人應作座旁簾。  
皇皇典典斯文在。闡發揚華責后生。願我國人無自暴。前程一放大光明。

晏東雲

◎江村寫照（廿年春在上海）

晏東雲

東風消息知何處。揚柳青青拂岸邊。萬頃鷗波成一色。白雲飛處水連天。  
扁舟蕩漾微波際。水闊風高日已斜。絕妙天然圖一幅。杏花紅處幾人家。

◎秋夜

胡謨菴

梧桐落葉雁來時。庭院荒涼露滿枝。話到江南音信杳。凭欄悵望淚如絲。

◎家居

王福棠

愛住天然小射湖。茅廬風月樂幽居。因醫陋俗貪栽竹。爲遣閒愁喜看書。琴劍十年誰賞識。田園百畝自耕耨。人生好似蜉蝣幻。那羨相如駟馬車。

◎寄懷表兄孫壽江袁江肄業

王福棠

小窗鑲日太淒涼。眼底春還欲斷腸。洒淚窮途同阮籍。魂銷遠道憶孫康。清江野樹籠殘雨。射水茅廬冷夕陽。遙憶故人無限恨。一壺家釀與誰嘗。

◎三十初度感懷

胡希聖

三十年華虛度過。而今事業究如何。昂藏七尺空期許。夙夜捫心感慨多。勸予椿樹早凋殘。亂世謀生倍覺難。逆境頻來只順受。心形憔悴淚偷彈。教育生涯已十年。也曾爲黨事宣傳。傷心家國仍多難。愧我無才欲補天。年來兒女滿階前。何日纔能息仔肩。培養成人予夙願。清風兩袖苦無錢。

◎悼張希鶯先生

胡希聖

英發雄姿志趣堅。賢哉學行類顏淵。願隨驥尾予當顧。其奈斯人不永年。師姿如此洵優良。善誘循循有義方。幾處留栽桃李樹。春風吹拂滿家鄉。郎溪電廠業何隆。也是先生事業功。計劃週詳求發展。商場馳騁亦稱雄。猶憶初秋帶病歸。也曾問疾到牀闌。倚牀話到民間事。慷慨公平判是非。

詩

集五第 卷七第

詩

一四

天道如何慣逆行。者番磨折太無情。最憐白髮昏花淚。月夕風晨爲喪明。

◎夜泊

錢輔乾

晚來暫泊曲江隈。客裏孤燈惟影陪。蘆葉有聲知雨重。深更船動識潮來。

◎春日雜詠

錢輔乾

雲淡天高風色微。踏春仕女趁晴暉。只因簪得桃花後。惹得游蜂前後飛。多少風箏碧落中。春風飈蕩畫欄東。何時脫却他人握。送入青雲憑好風。

◎秋夜

陶熊

夜氣侵人秋若何。簾櫳風緊苦吟哦。蕭條幾片梧桐葉。落向窗前惹恨多。

◎長嘆有感

譚興才

頻年書劍兩無成。彈指年華百感生。世事滄桑何所事。人情冷暖不勝情。居家鮮有周親恤。求學又無知己盟。何日能酬吾志願。歸家從事白雲耕。

◎春晴

金溥臨

深苑苔痕一望迷。曉晴窗外有鶯啼。郊原此夕農人喜。荷鍤初添雨一犁。

◎步翰鳴家兄客閩中秋日感懷元韻

陳國珍

颯颯西風萬象幽。一年容易又中秋。曩留岱嶺雲深處。今作閩嶠浪漫遊。極目波濤排宿恨。放懷詩酒遣閒愁。螭蟾國事何堪問。且看羣英試運籌。

◎雜感

張鐵人

後顧茫茫不可思。飄零身世訴伊誰。今朝權借淋漓筆。且把牢騷一寫之。門庭今昔滄桑異。轉眼榮枯一夢時。身世自憐還自笑。聰明到底不如癡。

◎旅夜不寐

張鐵人

久客思鄉切。黃昏細雨中。竹窗眠不得。孤館一燈紅。

◎落花

張鐵人

春雨細濛濛。階除舞落紅。自慚根蒂淺。不敢怨東風。

◎自梧赴邕舟中有感

周煜燊

山掩斜陽倦鳥歸。江流隱約暮烟低。一輪皓月徐徐上。兩岸漁燈漸漸輝。離緒纏綿舟裏客。聲騰沸水中磯。亭亭悄立船頭上。萬感俱來獨自知。

詩

一六

◎秋夜

施雪鴻

漏盡星移夢未成。無言低首倚窗楹。花殘菊圃蟲聲碎。露冷楓江雁陣橫。柔櫓一聲漁火遠。清輝千里別懷縈。頻年感到秋蕭索。時使羈人淚欲傾。

◎深秋

史北慈

本來宋玉善悲秋。况復關山阻壯遊。極目江天無限景。丹楓黃葉使人愁。記會燈火試新涼。賞罷荷香更桂香。嘆息秋光容易老。那堪風雨又重陽。

◎秋夜不寐感賦

高之珪

挑燈眠不得。兀坐聽殘更。明月一輪滿。西風萬籟聲。驚心秋又至。愧我學無成。聊把新詩改。東方日漸升。

對月不成寐。無端百感牽。歲華流似水。秋夜永於年。落拓誰憐我。空愁欲問天。那堪蟲唧唧。淒切咽窗前。

◎送別（次述初將歸韻）

高之珪

王孫久嘆逐萍飄。誰把青鸞繫柳腰。此後相思不相見。關河萬里夢魂遙。

◎無題

嚴 潛

相。逢。正。是。髮。垂。髻。有。限。風。情。無。限。嬌。倩。影。隔。花。分。外。媚。柔。魂。被。酒。不。經。銷。何。由。密。語。傳。檝。札。祇。  
託。橫。波。慰。寂。寥。未。必。蓬。山。如。此。遠。蓬。山。咫。尺。感。迢。迢。  
豈。獨。別。離。相。見。難。分。飛。勞。燕。早。心。寒。重。樓。花。隔。芳。音。杳。小。院。月。明。客。影。單。白。壁。無。瑕。原。可。琢。瓊。  
漿。回。味。只。餘。酸。情。懷。收。拾。付。青。鳥。珍。重。定。知。帶。淚。看。

詩

# 國學常識

國學常識

元三部全

小學常識	一冊	三角	子學常識	一冊	四角
音韻常識	一冊	三角	文學常識	一冊	四角
經學常識	一冊	四角	詩學常識	一冊	四角
理學常識	一冊	三角	詞學常識	一冊	三角
史學常識	一冊	二角	說部常識	一冊	二角

以科學化的方法 整理國故

將最深奧的理論 演成極淺的常識

指示「研究」「練習」的新途徑

包羅最完備 選材適當 綱領清楚

是中等學校學生適用的善本

大東書局印行

小

說

## 我的心

黎·駢·

青蔥的榕樹環繞着的校舍裏面，鏗鏘的響了幾下鐘，操場上的女生，使你推我拉的跑進教室了。一間教室的三十來個女生，多是嬌喘着氣，臉兒溼潤潤的透着汗。她們個個都望着站在講壇上那個穿起灰布袍子的何校長拿着粉筆停在黑板上寫不出一個字來而起私議；因為何校長每回上作文課時，跨進教室門口，鞠一個躬，就登上講壇在黑板上寫作題，從來沒有像這回遲緩的。她們私議着；忽然何校長扭轉身，眼光向她們一個個溜射過，冷峻的面孔浮着得意之色，身子一轉，迅速的在黑板中間寫了「我的心」三個大字。

「哦，我的心！」她們驚着說。

小說



「改作文不難，出作題最難；我做了你們三年國文教員，很難找得趣味濃厚而令你們滿意的作題。——你們不識憂，不識愁，散課時便在操場打球唱歌，心中必定藏着許多愉快。然而……」何校長的語氣一轉，就停住不說。

「我的心碎了！何校長！」

「作題戳破我的心了！」

「何校長！我的心識得憂愁，憂愁這回做的國文分數不及格！」

她們你言我語的向何校長開頑笑；何校長不答話，下壇坐在藤椅上。全堂漸漸靜肅起來，各人都握筆凝思着。有些微微的笑；有些默默的想：何校長看見了，心中就暗笑這羣小妮子被作題剔開神祕的心，濺着神祕的血了。

何校長無意的瞧見一個坐在第二行第一位的女生，竟因心血的衝動，而衝破了酸苦的淚泉。伊右手托着腮，面向着牆壁，淚珠一顆一顆的滴落按在桌子而靠近胸前的左手上。何校長有些爲難了，想走去勸慰伊，又怕驚動各生羣起向她糾纏，只得站起身來說道：

「你們的心多是愉快的；然而或者會給環境的利箭射傷。但是應要振奮着做人的精神來抵抗，免致再受環境的傷害。」

「你流淚麼！」和她同坐的女生發出這句問話，各人都向她望著。有幾個女生還向何校長瞧一瞧，表示伊的淚是他撩起，他就應該設法去勸止她流淚的意思。何校長擺着長闊的袖子走上前說：

「曼玲，你不要流淚！」

「何校長，我的心兒痛！」曼玲伏在桌上哭着說：

「人生多少都要受些痛苦的，總要自己來解脫。你止住哭吧，把你心中所受的寫出來，或者我能夠替你想法解決。」何校長說完，吩咐各生勸慰曼玲，就走出教室。

鏗鏘的鐘聲又響了，一羣女生都握着兩三本書或挾着繡花架歡呼擠擁的出校門去。何校長站在校門口，許久看不見曼玲出來，就走去教室。教室的門閉着；推開門，幾個女生在裏面圍着她。何校長看見她仍伏在桌上斷續的泣，手抓着一條溼透

的手帕。心中發悶說：

「曼玲，回家去吧！」何校長說了這句話。望着幾個女生扶了她離開座位，心頭登時一鬆。

一條清深的流水，截斷了從城裏透入鄉間的馬路。岸上架着木橋。曼玲倚着橋欄下望；流水的蕩漾，令她看不真切自己娟秀的面容。汽車從伊身旁勃勃的駛過，她仍是睜大紅腫的眼注視不動。橋的兩端豎立的電燈亮了，燈光橫觸着她細圓的臉面，她便慢慢走下橋去。前面約有一里路距離的地方，洋房參差的矗立着；電燈輝煌得半個天都紅。兩旁幽僻的鄉村，隱藏在濃綠深處，露着灰色的屋頂和黃色的泥牆，她一步一回頭的漸漸走入喧嘩的馬路中了。

曼玲的母親剛打着洋琴，聽得室中有步履聲，向她一瞧，仍舊揮動琴竹不住的打；她似乎聽得邦邦的琴聲而生恐怖，叫了一聲「媽媽，」就走向房裏去了。她的母親見她許久不出來，就一面打琴，一面問：

「你又在外面吃了飯麼？」

曼玲不答話，心中靜靜的追溯從前。她還記得：「自己是七歲的時候，跟隨母親從鄉間搬到城市外面的木屋居住。母親清晨就到某公館裏去做工；自己便在家看守着一張木板床，兩條長凳，一個紅色木箱，和幾件餐具。洗面、梳頭、燒飯、洗衣等事，自己也還理會得。閒暇的時候，就到隔壁的老婆子家裏去聽講神怪的故事，或和幾個小朋友在門前乾涸的小河裏捉螃蟹。晚上，媽回來，就倒在媽的懷裏，望着媽愁鬱的面容；媽必定笑一下。將近一年光景，又跟隨母親到城裏居住。屋裏除了母親，還有個年紀和母親差不多，唱得好歌，打得好琴的婦人；一個又是和母親一般年紀，鼻子下留了兩點鬚的男子。母親教自己向那婦人叫媽媽，向那男子叫爸爸。初向他倆叫聲媽媽、爸爸，就得了兩包賞錢，歡天喜地的跳躍起來。過了幾時，覺得爸爸倒還和藹；那新的媽媽可就不好惹了。媽媽整天做工；新的媽媽就打琴唱歌過日子。新的媽媽唱歌唱得膩煩了，就和我鬧脾氣，打得我哭起來，媽媽只是一言不語地把我抱向自己房裏去嗚咽的哭。……」

曼玲想得傷心，淚珠撲簌簌地又哭了，她母親就放下琴竹走入房來罵她：

「家門給你哭完了！哭死了父親，哭死了你母親，還想哭死我嗎？生來賤骨頭，教訓你一兩句，就要哭，就要回嘴。現在又是誰來得罪你，哭得這樣起勁？」她母親口裏罵，手又拿起烟袋來湊到口邊抽水烟。抽了三四口，又繼續地說：

「不是我爲你打算，你現在有這樣好世界，穿袍子，入學校嗎？幸喜你再過了一個月就畢業，要離開這裏了，否則說不定我也要給你哭死。」

「你憎厭我的哭聲；我憎厭你的琴聲呵！」曼玲哭着說。

「你憎厭我的琴聲，將來你丈夫叫你打琴時，你也憎厭自己的琴聲嗎？」伊母親口裏嚷着，身子走出房去又打起琴來。

琴聲送入曼玲的耳朵裏，她掩了房門，坐在未婚夫送來的寫字桌前，拿着筆向白紙移動着，眼淚像屋簷上的雨水一般落下來。寫了許久，忽然停着筆，手摩着胸，連聲喊着「我的心」「我的心！」喉嚨裏就有些東西湧塞着，忍不住哇的一聲吐出來，鮮紅的血濺在地上；伊急忙把寫了字的字紙放入袋裏，撲的一聲，身子倒落地上，覆着鮮紅的血。

這時，何校長正架起眼鏡，在燈光下把學生所做的文章一篇一篇的看下去。做得好的，就反覆的看了幾次。何校長給學生們幾篇我的心的文字，觸動自己的心了，雖然眼和心欣賞着文章，同時憐念着一個品性婉淑的高材生曼玲。打算明天她到校長室裏來，詳細的向她問一個究竟。

次晨，何校長在校門前的草地上散步，把來校的學生一個個望着，將近上課，仍不見曼玲到來，心裏有些遲疑，怕伊發生了什麼事情，就走回辦事室，在木架上拿出一本冊子亂翻，找得她的住址，按了叫人鐘，提筆寫了幾行字，拿出兩毛銀洋，一併交給校役說：

「你把這封信坐車送到她的家裏去，務須得了復音纔回來。」

何校長打發校役走了，又怕自己的眼睛看不清楚，走到教室門口向裏望進去，從左望到右，第二行第一的座位真實的空着，全教室只有這座位空着。走回房裏，獸獸的對着桌上的文卷嘆氣。過了半點鐘，看見校役拿着一封信回來，何校長連忙接着信，拆開來一看，原來是用洋筆寫得模糊的一篇我的心的稿子。

我的心太頑固了，我天天希望我的心破碎，毀滅；可是牠反天天更敏銳地使我感覺着憂戚、悲哀、憤恨。唉！心啊！碎了吧！終日憂戚着，悲哀着，憤恨着，設法消除，惟有希望你——我的心——的運動停止，生命快快終結。我會拿着尖利的小刀，想割斷我的氣管，望着澄清的流水，想淹沒我的身體；無奈沒有這般勇氣。我爲着死的希冀，而信宇宙間有個死神。也曾伸高雙手，凝望天空，默禱死神的哀憐而超度；但是死神不哀憐我，給我長期的憂戚、悲哀、憤恨。

我是被家庭來犧牲的一個弱女，又是被男子做玩弄品的不幸者。現在的媽媽，不是親生之母，是我性命的發賣人。我的媽死去十年了，長埋黃土，那裏會知道遺下的伶仃弱女，要受盡孤苦的況味，要被人當作豬羊一般的販賣呢。唉！一千六百圓的代價，要把我的身體葬送到慘無人道的苦窟之中，這是成了一個什麼世界呀！好事近了，妾侍的銜頭就要加到我的身上了，我將要在同學歡呼畢業的聲浪之後，和一個滿身銅臭的市僧同居了！

我努力求學識，想謀自己解放；但是所求得的學識，是沒有刺戟性的，是會騙人像羔羊般馴服的。六年來努力求學識的結果，徒供給市僧讚美妻妾的多才於衆人之前，引爲笑樂。我的媽一方面逢迎市僧的意旨，使我入校求學；一方面又恐怕我和男性發生關係，送到你所辦的似監獄一樣的女子學校裏來；我媽的思慮，總算是周到極了。

我媽是一個販賣人口的惡婦，思慮自然周到。從前家中常有俏麗的女子住宿幾夜，就永不再來，這些女子，就是我媽的犧牲品。我就是媽在歷年販賣人口的成績中得到最大價值，而且永遠有利益的一個犧牲品。自從犧牲了我一個，就得到優游的生活，不再幹那有危險性的買賣了。

我死了父親，母親爲着我的生活，忍痛去改嫁人家做小老婆。我不識不知的向他人叫媽媽，叫爸爸。現在也只剩有把我販賣的那個終日唱歌打琴的媽媽了。媽教我唱淫曲，教我打洋琴，預備將來令市僧的心目快樂，和獸性的突進。我曾投擲洋琴，撕毀曲本，而致遭受體罰。當時我很想在鞭撻之下死去；但是



，那個販賣我的人恐怕損壞了她的貨物，而不肯下毒手。我身體上雖只受了幾分鐘的苦痛，但心上的苦痛，却領受到現在。唉，我的心爲甚麼不早碎掉了呵！

近年來我的衣、食、住、學，都受着市僧的施惠。這是剝奪我人格的施惠，玩弄我身體的施惠。每受了他一次的施惠，我心上就增了一層的憂戚、悲哀、憤恨。現在我的身體給人家宰割的時期到了，不能再掙扎逃脫了，我惟有和市僧拚一個死。尖利的小刀，就是和市僧拚死的唯一器械。好事近了，殺仇的機會也到了。我決定，決定把新婚的房子死了兩個人：一個是割斷喉嚨的市僧；一個是戳破了心胸的曼玲！

媽也是我的仇人，本來要給她一個死；只念她替我死去的媽媽餵養我，姑留她的老命。哦！我的心殘忍了！我的心冷酷了！這殘忍和冷酷，是受了幾年憂戚、悲哀、憤恨而發生的結果呵！

總之，我的心幾年的憂戚着將來；悲哀着親生母的早死；憤恨着銅臭的市僧

和出賣我的婦人。寫到這裏，我的心起了微痛。心將由痛而碎了麼？太不值得！慘毒的計策已決定，我不願心碎了呵！哎喲！我的心劇痛起來了，真的碎了麼？太不……

何校長，我很感激你！昨夜我咯了血，沉重的病倒了；距離死期不遠，恐怕不能再得到你的勸慰和教訓了。請你在我未死之前，要把這篇文字守祕密；我死了之後，請你要把牠發表出來。像我的環境的同學，還有好幾個；但是不知道她們的心是否和我的心一樣。

曼玲

何校長目不轉睛的從頭看到尾，幾點淚不由自主的落到眼鏡的晶片上，再由晶片上落到拿在手裏的信紙上來；心中非常懺悔，懺悔不應該出了這個會使人心碎的題目。心中不住地向着她道歉：

「曼玲，請你原諒我吧！我不能給你一點解決的方法，反而把我的心三個字擦動了你心上的創傷，解決了你脆弱的生命！」

## □ 一個青年

黎·駢·

「泉叔近來的生活，不知怎麼樣了！」吃飯時，妻忽然這樣說。

「他的生活一定好。」我吞下剛落在喉頭的飯，纔說。

「他的生活好，爲甚這麼久都沒有信寄來？」妻向我一瞧的問。

「因爲他的生活好，就不記念着我們。」我有幾分怒意的答。

「你太小氣了！泉叔不是這樣的人。我恐怕他的生活必不堪聞問。」妻有些怨我怪錯人的神氣。

妻和我結婚的介紹人，就是泉清；所以伊關心他的消息，比我還切。他到爪哇去五年了。初時，常有信寄來；第二年就沒有了。寫幾封信寄去，也接不到回音。輾轉傳來他的消息，知道他做了擁有幾個蔗園，一個咖啡園的小地主。最後，他的消息沉下去了。妻每回問起他來，我多是搖頭的不答。有時，從報紙裏看到南洋發生不景氣象，華僑被當地政府遣解出境的新聞，必觸起泉清來，斷定他仍舊過着好

生活。因為歸國華僑已有幾萬人；但是看不見他的踪影。

一天晚上，我從通訊處回家，進門，女僕從廚房裏走來對我說：「伊在四點鐘出去了，臨走時，吩咐我請你不要等候伊吃飯。」我聽了，以為伊又回母家去了。進房，看見伊的皮鞋和布鞋，都整齊的放着，穿的旗袍，也掛在衣架上，就起了疑惑。走入廚房去問女僕，真的伊穿了黑膠綢短衣服和拖鞋出去的。

不多幾時，伊回來了。向我微笑，接着笑出聲來。我特意不睬伊，把舌尖向伊一伸，就低下頭。伊托着我的頷，把一罐東西碰到我的鼻邊道：

「你嗅一嗅裏面是什麼東西？」

「不嗅，這是你享用的。」我撥開伊的手說。

「你打開來看看吧。」伊把那罐東西塞到我的手裏。

「不看，我看你的怪狀。」我又撥開伊的手說。

「我知道了，穿短衣服和拖鞋，就是怪狀嗎？如果你想看怪狀的人，請你跟我出去。」伊握着我的頭髮一提，我站起來問道：

「你方纔究竟是到那裏去的？」

「我是去看怪狀；你要看，跟我去。」伊開了罐的蓋，我看見裏面塞滿咖啡，就問道：

「咖啡是那裏得來的？」

「是個怪狀的人給我的。」伊說了，我的心驚跳着，不覺大聲說：

「泉清回來麼？」

「是呵！唉！我不多說了，你去看看他，就知道一切了。下午，我接到他的信，叫我穿平常的服裝，到旅店去找他。他并說沒有臉面和你相見呢。」妻變出靜穆的面色說。

我跟着妻進了泉清所住的旅店；妻忽然停着脚，在房門前掀開一幅滿了黑點和指印的房幔，推開房門；我跨入去，看見隔別了五年的泉清睡在床上，屈着脚，一手按着額，抽着大聲的鼻鼾，睡得正濃。再細細看他尖稜的四肢，平坦的胸部，兩個成了直線的肩膀，泥土色的面容，低陷而繞着黑圈的眼，疏散枯黃的眉毛，凹

入而凸出額骨的腮頰，令我起了他將死的恐怖。妻想擾醒他，我忙止住。看他的行李：床下一雙圓頭褪了色的黃皮鞋，木椅上一個去爪哇時用來放零碎東西的黑漆箱，箱的上面放着一頂黃布膠帽，椅旁一把黑布傘，還有床上一件樹皮布衫；其餘桌上的一枝新牙刷，板壁上掛着的新面巾，當然是回來買的。妻掀開漆箱的蓋，裏面只幾件舊衣服，兩包藥丹，一罐咖啡，小小的漆箱，仍有空虛的地位。

「泉叔，泉叔！」妻站在床前喊着。泉清睜眼看見我，跳起身，握住我的手喊：

「希哥！」他只叫我一聲，就停住話兒，慢慢鬆開握住我的手，退後幾步，黃細的眼睛釘住我說：

「我弄到這般田地，真沒有面子見你！」

「我也想不到你變成這樣。許久沒有你的信來，以為你生活好，忘記我夫妻倆了。你幾年來的生活是怎樣？」我吐出平和的聲音說。

「泉叔，你詳細的說出來吧。」妻拿面巾給他。他胡亂的抹了面，拭了眼，燃

了烟吸，坐在床上說：

「希哥，因為我的生活不好，所以不和你通信。我到了爪哇的第二年，伯父死去了，我得着他的遺產，以致弄到現在這個地步。我做了有幾個蔗園和咖啡園的主人，當地的大商家，沒有一個不相識，交際手段就闊綽起來，我的生活就浪漫了。曾經做過只一夜輸了一個蔗園的賭博；不上半年，我伯父的遺產，由我輸了，和給司理人騙去了。當時我只當未曾得着遺產的安慰自己。最可痛心的，就是我染了鴉片烟癮。」

「你有了鴉片烟癮麼？唉，太過了！」妻張大嘴兒說。

「當時我想回來了；回來也沒甚好處，就在我伯父的朋友那裏做個管理蔗園的工頭。薪金幾十塊錢，只夠我吸鴉片。今年主人見得全埠陷於不安狀態，就把一切產業賣了，和家人回國；於是我不能不回了。回來教我做甚生活？」泉清說着末句時，向我一瞥。

「住在我家裏等候機會吧。做個教員，也會找得到的。」我知道他瞥我的意思

，就這樣說。

「泉叔，這也好，只你要戒了烟癮。」妻接着說。

次日，泉清搬到我家裏來了。早餐，我是不在家裏吃的。妻在九時半就吃飯了。這時，正是泉清濃睡的時候，等到響了午炮，他纔起身，洗了面，就出外吃飯吸鴉片烟；等到將近晚餐纔回來，吃了飯，又走出去。深夜回來，多是帶着吸鴉片時吃賸的糖，在房裏把牠吃完了，纔睡覺。

妻很可惜泉清上了烟癮，常常勸他戒去，他只嘆嘆氣，表示戒烟的艱難。有一回，妻又勸他，他回房裏提着漆箱出來，一直下樓，妻忙在樓梯邊阻止他：

「泉叔，你不要使氣！勸你戒烟，是我一片好心啊。」

「你叫我戒烟，無異向我下逐客令！」泉清憤憤的說。

從此，妻不敢勸泉清戒烟了。他住我家裏有十多天，我未曾和他同遊過一回，和他談話的時候，只是晚餐左右的幾十分鐘。一則自己空的時間不多；二則他外出必到燕子窠，不便和他同去。雖然如此，我覺得這樣招待他，未免冷落了，就在一



天星期日，和他到公園逛逛。天氣炎熱，遊人不多。園內水池中間，站着一個容貌端莊的大士像，雙手捧着裏面洒出水花來的鉢；下面有個躡高左脚的善財童子像，雙手捧着花瓶，承接上面鉢裏洒下來的楊枝甘露。我倆遊到這裏，他靠近水池的石欄，抬頭看得出神，許久，向池裏望下去，轉身向我說：

「池裏的水濁，比不上爪哇公園裏的池水清。」

「爲甚你忽然想起爪哇公園裏的池水？」我好奇的發問。

「唉，我想起化完了伯父的遺產時，幾乎變成了一無依靠的流氓。我不肯入會館住宿，在一間最下等旅店寄居。有一回，袋裏只贖得幾個銅板，感到空虛的肚子，迫着我買了兩個麵包；不敢在馬路上吃，走進了爪哇公園，到僻靜的地方，快快吃了。肚子雖覺得飽些，那喉嚨却渴的要死，便走到澄清的水池下，想掬水喝，可是有幾個遊客到來，令我失了喝水的胆量，望着幾枝豎立的水管，噴出四五尺多高而籠罩下來的水花流淚。因此，我厚着面皮向我伯父的朋友討得一個工頭做做。」

泉清說完，從袋裏拿出個香烟包，倒出幾粒黑東西在手掌上，送入嘴裏吞下去。

出了公園，想和泉清到食品店吃東西，他不願意去，又討了幾塊錢，和我分手去了；臨別時，又吩咐我千萬不要向妻說他向我討錢。我獨個在路上走，想起把錢給他去吸鴉片，就是白白的把他陷害；然而環境上令我不能不如此。他到底要戒了烟，纔可在知識界謀生。於是我到藥房買了一盒戒烟藥丸，一瓶戒烟藥水。回家，妻看見說：

「你買這些東西給他，也無異向他下逐客令。」伊拿這兩件東西放入自己房裏。

妻甜蜜的睡着了。我藉着前廳透入來的燈光，從疏鬆的紗帳裏，看見戒烟水和戒烟丸，一高一矮的放在桌上，觸起我的心事，想來想去睡不着。樓門忽然響，接着叫開門，女僕應了一聲出去。我聽見泉清進房，開電燈，除帽子，脫下短衣，洗面，吐痰。靜了一會，又聽見他拖着鞋，在房裏踱來踱去。我就輕輕起身，伏在板壁下，從裂縫窺過去：見他雙手交叉在背後，嘴兒嚼着糖，繞房子走。很久，他仍是這般動作，我就上床睡了。過了十幾分鐘，又聽他吐了幾口痰，纔睡覺。

一天下午，我剛在通訊處寫狀詞，妻忽然到來，驚惶的說：

「泉叔被人捉去了，他吸私烟！」

「他到底是下流，偏要貪便宜，到私開的烟館去。這也好，他轉過好命運了，不贖他回來，給他捱幾個月苦，在獄裏戒除烟癮。」我氣憤的說。

「雖然是好，恐怕捱壞他的身子呵。他脆弱的骨頭，禁不住獄中的苦況，你現在去贖他吧。他是寫信交禁烟局的人帶來，通知我們要這樣做呢。」妻放下一團紙在我面前說。

「你確是婦人之仁！請你當泉叔現在是死了，過幾月，會還魂來見你纔好。」我說了，拿筆寫狀詞。妻拾起紙團，拋在字紙籠裏，走到大鏡前照了一照，又走到我身旁，手執玳瑁梳，梳着鬢曲的頭髮，向我問：

「你決定不理會他嗎？」

「理他做甚。」我說了，妻向我「呸」的一聲，竟下樓去了。

回家，好好的一個泉清又看見了。他正和妻談話，看見我，他忙起身來說：

「希哥，這回又累了你夫妻倆。」

「你太不自重了，貪什麼便宜！」我搖着頭說。

「我不是貪便宜；其實私煙館的鴉片氣味又濃又香。」妻聽得暗笑着走回房裏，到底忍不住笑出聲來。

「如果不是二嫂到禁煙局去贖我，單獨是沒有煙吸，就能結果我的命了。吸了四錢私煙，被罰了一百塊錢，真是不值。」泉清說得露出可怕的形容。

「當然呵，一百塊錢，足足夠你三個月的鴉片費了。你每天繼續吸少些，慢慢的戒掉吧。」說着，我想再不可失了這個機會，便入房拿出戒煙的兩件東西給他，他接着放下桌上。

吃了晚餐，泉清又出去了，戒煙藥水和藥丸，動也不動的豎立着，妻默默的把牠又拿回房裏。我坐在沙發椅上，對着蓋着綠紗罩的電燈，心中不可壓抑的煩悶，煩悶得全身都躁熱起來，似乎非和他開一個談判不可，就立起身來，對伊說明了原故，穿了短衣服去找他。到了他曾經說過常常光顧的煙館門前，恐怕給熟人看見，

向四面一望，忙掀開布幔跳進去，一股醉人的烟味，透入鼻管裏，連打了幾個噴嚏。白烟瀰漫全室，觸入眼裏，不由得淚珠爭淌下來。在中間小心的走，恐怕踏着烟客的鞋子。頭不歇向左向右的望，望不見泉清在煙床上，登樓，侍役開着笑嘴，招呼我問吸多少烟，我不理會。仍在中間走，左右望，望到最左旁的榻上，躺着穿白背心，剛吸着烟的一個人，就是泉清。我站在他身後，看他側着身，屈着腿，雙手提着烟槍，眼睜着烟斗小孔上的一粒鴉片給燈火燃燒，嘴兒用力哥哥的吸着，胸部擴張，肚子縮得扁扁的中間起了一條凹痕。吸完了，張口向油燈噴出白烟，烟從玻璃罩的口透入去，朦朧的罩裏，亮着一個小火頭。他噴完烟，拿尖而且細六寸長的鐵杆子，蘸着烟膏，放在罩上燒得成個硬殼兒，起了幾絲白烟，就移到鼻子邊一嗅，再蘸烟膏燒；等到燒成了如龍眼核大小一粒烟，就把牠靠着小火頭的熱，裝到烟槍的斗上去搓得靛靛的成了個小圓錐形，再將鐵杆子燒熱了，在這小圓錐形上刺了一個眼，一直刺入烟斗小孔裏，拔出杆子，嘴兒就銜着烟槍的一端。我耐不住叫了一聲：

「泉清！」

「你到來麼？好，好，你試試吸這口烟。」泉清又驚又喜的起身，把烟槍遞在我身前說。

「我特來找你商量些事情。」我坐下烟燈的右旁說。

「有什麼商量？」他吸完剛纔裝好的烟，問我。

「你整天向着烟燈過日子，太把自己糟塌了。你肯幫我做點寫狀詞的工作麼？」

「我在人聲喧囂中，靜着耳朵聽他的答復。

「有甚不肯，橫豎整天閒着。」他拿熱水壺倒着茶說。

「那麼，從明天下午起，你要到我的通訊處去工作好嗎？」我接了他給我的茶說。

「可以。」我得他這答話，馬上離開了他下樓，一口氣奔回家中，對妻說知，妻很欣慰的說：

「泉叔是個明理人，必定肯幫你的忙。」

明天下午，不見泉清到通訊處；回家，也不見他回來吃晚飯；深夜也不見他回來睡覺；我和妻知道他爲着我，要我幫忙就一去不回了。我還恐怕妻有什麼話兒得罪他，向妻發問，妻說：

「他今天向我討三十塊錢，說是要買一件絲織的袍子；他接了三十塊錢，就外出了。我總共給他有百多圓呵。」

我明白了。我明白前天在公園裏他向我要錢，并囑我不要告訴我妻的用意了。我和妻到泉清房裏看有什麼動靜。帽子、他戴去了，雨傘、放在板壁下，漆箱、放在床頭。把箱子打開，裏面仍是幾件衣服，兩包藥丹，一罐咖啡，添了一瓶吃去一半的糖。

幾天，泉清都不回來；從此看不見泉清了，只見到他留下的雨傘和黑漆箱。妻又常常問起泉叔的行蹤來。

## 白老鼠

威維翰

一

其實，他雖姓白，而老鼠並不是他的名字，因為他的嘴巴很長而又尖，尖長得像老鼠似的，所以大家都叫他做白老鼠。不過，若以他那一種沉默寡言的態度說，也的確有點名符其實。

他是三年前出門的，那正是革命軍在廣東誓師北伐的時候，忽然一顆災星降落在浙東，把白老鼠家所種的五畝山田的稻稈，晒得像火燒過似的；因為從端午日起，一連四十多天不曾下雨。

這五畝經不起晒的山田，是白老鼠向田主租得的，他一年的希望全集中在這五畝田裏，他一家五口的食糧亦全仰給於這五畝稻上，這五畝田的稻子，彷彿是他汗水所灌注成的生命。

受了旱災的賜予，已剝奪了他汗水灌成的生命，為維持全家計，他不得不出外去做工。

『富陽是富於洋錢的地方，男子漢只要有力氣，到那兒去替財主人家上山背毛



竹，或向紙槽中挑紙，每月掙十來元的大洋，是很容易的事。」這是一位和白老鼠同村的阿金所說的經驗話。阿金是一位老富陽，的確，他也曾用汗血向富陽換了不多的銀子回來。

在七月十五那一天，白老鼠伴阿金準備到離家三百里路的富陽去時，他門前的一樹細柳正垂頭開着淺紫的花穗。母親立在階上，指着發花的細柳說：「鼠兒，到明春細柳抽芽的時候，你可以帶洋錢回來租田種了。」「嗚，」他喉管裏哼了一聲，表示回答，同時臉上表現出一個不自然的微笑。這是他第一次離家，他看看白髮的雙親，青年的妻，和抱在懷裏的嬰兒，心裏蘊着說不出的情緒，低着頭，默默地走了。

春來了，從廣東北伐的革命軍也隨春風吹到了浙東。白老鼠門前的細柳在他母親的盼望中漸漸地綠了，伴白老鼠同去的阿金，也在柳綠時回家了，可是在老母盼望中的白老鼠呢，却杳無消息。

據阿金說，遲一個星期，白老鼠定可到家的。如年的日子已在他母親的期待中

捱過了十天，而他呢，還是杳無踪影。她抱着沉重的懷疑，禁不住又去請問阿金。原來白老鼠在伴阿金回家的途中，已被潰退的北軍拉去做挑夫了。阿金因為不忍傷他老父母的心，所以說謊。經了他母親幾度迫切的追問，阿金也不能再騙了，只得把真情說出。

『真的麼？阿金叔叔！』他母親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像突然受着個晴天霹靂，淚珠立刻擠滿了眼眶。

『還會假麼？我幸虧是逃得快，不然，……』

『唉，阿金叔叔！鼠兒再不知……』她哭了，悽慘地哭了，哭得昏倒在地上。

由滋長而發花，由發花而結子，由結子而凋零，由凋零復萌芽，門前的細柳已經過了一度的榮枯；可是在慈親渴望中的白老鼠呀，依舊是杳如黃鶴！在萌芽的春日，在發花的秋天，這一株惱人的細柳樹下，也不知做過了多少遊子歸來的幻夢，更不知洒過幾許慈母望兒的酸淚。

二

「你是鼠兒麼？」母親坐在燈下沉思，忽然一陣狗吠聲中，走進一個肩背包袱的男人，她詫異地問了。那正是別後第三度細柳發芽的時候。

「是呀，媽，你不認得我了麼？」他將包袱放在桌上，微笑着答。

「啊，鼠兒，真是你麼！」她揉了揉昏花的老眼說：「鼠兒，我們現在不會又是做夢吧？」歡笑浮滿在她憔悴的臉上。

「那會是夢呢？你看，媽，這不是我出門時帶去的包袱麼？」

「啊！鼠兒，你真的歸來了！」這麼又喜又驚地一嘆，一幕幕三年來過去的悲劇，又重新湧現在她的眼前；她立刻從歡欣的世界沉沒在悲哀的淵海，一顆顆雨一般的淚珠錯落在她的衣襟了。

白老鼠站在母親面前，解開包袱，取出兩包糕餅，隨手提一包給母親說：

「媽，這是富陽帶來的棗仁糕，又軟又甜，就是沒有牙齒的你和爸爸，也可以吃的。」

母親接過糕餅，依然流着淚，沉沒在悲哀裏。

『這是八仙糕，給阿狗吃的。』他又將另一包提給母親——阿狗是他的兒子。母親還是在默默地流淚。

『媽，這是六十塊大洋，』他又將一大包洋錢提過去說：『這是近一年來做得的工錢，我們又可以租田種了。』

母親將接過的洋包和糕餅都放在面前的桌上，還是說不出話來，只用衣角揩着眼淚。

『咦，媽！你，你在怪我，怪我回來的遲麼？』他看見歡笑的母親在揩眼淚，禁不住駭異地問。

『還有什麼好怪？阿金不是說，你那年已被北軍捉去打仗了，我們都以為你是……』

『以為我是死了，是不是？』他接着說：『其實並不是捉去打仗，也是叫我們去做挑擔，開溝的工作。』

『阿金說，是拉你們去打仗的，打仗是多危險！』

『是呵，打仗是很危險的，聽說他們戰場上的砲彈是雨一般地落下，而且落地後又會開花的。不過，做工是沒有什麼危險，我們連槍砲的響聲也不會聽見過。——在離富陽一天路的地方，我們做了三天掘溝的工作，忽然在一天晚上，軍隊完全不見了。據說，北軍已經抵不住革命軍，而退出杭州了。於是我又跟着一個富陽人，回到了富陽。』他已放下包袱，坐在母親面前的一條板凳上了。

『那末，你怎麼不回家來呢？』母親的淚已經拭乾了。

『叫我怎麼回來呢，我身邊所帶的五十四塊大洋統通被大兵拿走了。——真該死的，他們一捉住人，便向身上搜錢，搜着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就拿。當兵的真是牛生狗食的野獸！』他說時，似乎還帶着餘怒。

『沒有錢，也得回來，家裏人的心不是都爲你掛着麼！』

『我何嘗不想到！不過，沒有錢，回家來又有什麼用！況且連路費也沒有一個，這麼遠，怎麼回得家來？』

『那末，去年又怎麼不回來呢？』

『去年麼？唉，媽，真是所謂「屋漏連夜雨！」我從二月起，背了十個月的毛竹，存下了六十幾塊大洋，總算運氣不差。不料，在十二月的十三那一天，忽然下了雪，天氣很冷，冷得滴水都凍。山路上本來很高低難走，凍了冰，便滑溜。這天，東家勸我不要上山，我靠着自己的氣力大，不怕冷，偏要上山去背竹，背到一條臨溪的路上，不小心，左脚一滑，便連人連竹一個倒栽葱，翻落溪去，一百四十多斤的毛竹剛壓在我的腳上，把右腳脛壓斷了。……』

『噯喲！』母親聽得嚇了一跳，『唉，真是造物無眼睛！現在呢？』

『現在已好了。媽，你看，』他伸出右腿，拉上褲腳把傷痕指給母親說：『現在還留着這麼大一個傷疤哪！』

『誰給你治好的？』母親蹲下身子看過傷疤後，又坐在原椅上問。

『是城裏醫院裏治的。東家一看見我的腳兒折斷，當天就派人送我進城裏的醫院，據說是用什麼外國的方法治的。哦，媽，那兒的藥真好！醫生也真高明！不到一個月工夫，斷了的腿已和好人一樣地會走路了。』

「噫！外國人真高明，怪不得中國人害怕他們的！」

「外國人高明的確是高明，不過，他們要起錢來，也是絲毫不客氣的。媽，你知道這一隻腿化了多少錢？」他停住話，凝視着母親。

「恐怕要十幾塊吧？」

「十幾塊，哼，你夢也夢想不到哩！一共零零碎碎化了七個十幾塊大洋呀！」他說時舉起七個手指。

「什麼，七個十幾塊呀？」她側看耳間，懷疑自己聽錯了。

「是的，足足化去七十一塊零五角大洋！」

「啊！要這麼許多錢，連銀子也可以打成一隻腳了！」

「的確，銀子也可以打成了；不過，銀子的腳是不會走路的。爲了用七十多塊大洋來打這一隻腳，所以我又不得不用這隻銀子打成的腳替東家去挑紙，以換回銀子。於是我回家的希望，又不得不打消。」

「那末，你信也應該帶個回來！」

「信麼？我也想帶；不過，我既不認識字，阿金又不見面，更沒有其他認識的故鄉人，叫我向那里去帶？」

「唉，鼠兒！『命窮到處窮』的古話，一點也不錯，以後，寧可在家里餓死，再也不要出門去了！」

他沉默着沒有作聲。

「唉，鼠兒！你可知道，自你出門的三年中，家裏經過多少的波折啊！」她說到這兒，悲哀又浮滿在她的心頭，剛拭乾的淚眼復浸潤着傷淚了！

「媽，爸爸睡着了吧？」他看見母親紅潤的兩眼，欲抹去她心上的悲哀，故意轉過話頭問起了爸爸。

聽到爸爸兩字，母親眼中的淚立刻噴泉般地湧出。

「鼠兒啊，你休再去問起爸爸！」她抽咽着哭了，衣襟蒙住她的臉。

「爸爸怎麼了？媽！」他惹得莫明其妙了。

她只自抽咽着，像是沒有聽到。



『媽！』他叫的很響，『爸爸怎麼了？』聲音似乎有點顫抖。

『你的爸爸麼？他……他……他爲了你病……病了半……半年多，……』她抽咽着說。

『現在呢？媽，他好了沒有？』他心裏像有烈火在燃着。

『在……在去年清……清明日已過去了！下……下月的今天，便是他……他死後的週年。』

『哈吓，爸爸呀！……』他大聲地哭了。

母親亦大聲地哭了。

熒熒的煤油燈下，充溢着兩人的哭聲。哭了許久許久，把鼾睡在間壁房中的阿狗也驚醒了。

『媽媽！你哭什麼？媽媽！』四歲的阿狗披着未扣的衣，站在祖母前，拉着她的手喊。

『喲，你也起來了，狗寶！』她停住哭聲，將阿狗抱在膝上，同時，用衣袖揩乾

眼淚。

他還是伏在桌上大聲地哭着。

『狗寶！這是你爸爸買來給你吃的糕，這，就是你剛從富陽歸來的爸爸。』她一邊把糕包遞給阿狗，一邊指着還在哭的鼠兒說。

阿狗是一個不怕生客的孩子，他捧着糕包眯笑着喊道：

『爸爸！爸爸！你爲什麼哭？』

她替阿狗扣好衣服，抱着走近鼠兒身邊，拉拉他的手說：

『鼠兒！不要哭了，你看，狗寶在叫你了。』

他抬頭看見母親和狗兒站在身旁，也止住哭，抱過狗兒，替他解開糕包。眼淚掛滿了一臉。他看狗兒已長得很高很胖，又不怕生，會叫爸爸，心中安慰了許多。

『媽呢？』他撫摸着狗兒的臉頰問。

『媽麼？……』

『你的媽到外婆家去了，還沒有回來！』阿狗未說出，祖母先搶着說。接着又補

充了一句，『蘭英是正月十九到娘家去的。』

『爸爸！你臉上有淚水，我替你揩揩乾。』阿狗扯下一塊包糕的紙替他揩着。

白老鼠破涕笑了，母親亦笑了，阿狗更笑的可愛。

三

白老鼠到家已三天了，每天都是洒着濛濛的細雨；還是初春，天氣尙冷，道路泥濘，沒有田間的生活可做，整日價閒着。他是慣於勞作的人，比不上優閒階級，會享清閒福；在這段有生以來未曾享受的清閒裏，他心裏感受着異常地寂聊，寂聊中老是想起了阿狗的媽。他無聊中看遍了自己的房裏，見一切的一切，都和三年前有些異樣，尤其是阿狗的媽的木箱裏看不見有一件她的衣服，床底下也找不到一雙破舊的鞋子。他幾次想問起母親，也幾次想把蘭英去接回來，可終於不好意思開口。

第四天早晨，爲排遣這寂聊的光陰，他想出一件事來做了。正拿着黃檀木槌，在膳堂兼客廳的室中槌打做繩索的稻草時，四歲的阿狗忽然從門口跑進說：

『爸爸！好，天晴了！你看。』

『哦，晴了？』他隨口應着，站起走向門外一看，果然見一縷陽光從雲裏穿出，東南角的雲幕間，也破露出幾塊青青的天色。『喲，真的晴了！狗兒！明天，我可以帶你上外婆家去了。』

『上外婆家去』的這句話兒；與其說是和阿狗鬧玩，不如說是向他母親暗示。這時，母親正坐在客廳中補阿狗的背心，她彷彿沒有把他暗示的話兒聽見，只是低着頭做她的針線。

『媽，近來狗兒的外婆家還好吧？』他又故意向母親提及，想由狗兒的外婆而牽動到狗兒的母親。

『嗯，還好。』她很簡單地答着，聲音也很低，似乎毫不在意。

他看了母親冷漠的態度，覺得這篇文章還是無法點出題來，於是又埋頭搥稻草。他一邊搥着，一邊幻想着阿狗的母親，烏雲般的頭髮，蘋果般的臉色，葡萄似的眼珠，櫻桃似的嘴唇，輕盈，靈動的體態，溫柔，細膩的言語，……一一浮現在他

的腦海。他的手兒軟了，木槌不知不覺地丟在地上了。他感到心瓶的空虛，空虛的心瓶裏似乎缺少了一枝花朵。

『哈啞！』一個母親的咳嗽，打破了他心頭的幻想，他抬頭看看母親，還是低着頭，不停地在穿針引線。於是又拾起木槌，依舊搥他的稻草。

雨止了，雲散了，大地上洒滿了燦爛的春陽。午飯後，泥濘的路也乾了，他門前的一條大路上，來往着三三兩兩的行客。「也許狗兒的娘今天會回來吧？」他心理暗自推測着。伴母親坐在門口烘太陽的時候，他兩眼老是注意在狗兒的娘歸來的路上。東斜的人影漸漸地細長，細長得模糊了，依然看不見他心中想念的人兒。

他心裏的空虛漸漸地變成懊惱了。

『狗兒的娘真豈有此理，到現在還不回來，把兒子丟在家裏，害得媽多勞碌！』趁阿狗哭時，他忍不住在母親面前罵蘭英了。

母親不說什麼，只自撫慰着阿狗。

『這豈有此理的東西，明天，我非去罵她回來不可！』他接續罵着。

母親抱着阿狗，還是不說話，但已在暗暗中流淚了。

『噢，媽，你哭什麼？狗兒的娘待你不好吧？』他見母親流淚，詫異地問。

『唉！鼠兒，請你再不要去提起菊英，提起來，會使我傷心！』母親用衣角揩着淚說。

『媽，菊英怎麼了，她，這賤坯，一定待你不好吧？』他情急地問。

『她……她以為你不……不在了，她年紀輕，受不起苦，在你……你爸爸死……死後的一個月，跟……跟人走……走了！』她說時，用衣襟捫着她的臉。

『哦！……』一陣雲霧籠罩在他的眼前，彷彿是沉溺在迷離的幻夢，眼前一切的一切，都模糊了。

母親亦只是傷心地慘哭。

#### 四

爲排解白老鼠悲哀的胸懷，母親叫他上舅母家去望外婆。到舅母家有四十里旱路，他一連走了三十里路，走進一個名叫「仁壽」的涼亭休息時，見亭裏正坐着一

位女人，短髮向後披着，光滑得可以照人，湖色的綢襖，黑絲裙子，藕色的絲襪，玄色的絨鞋，儼然是一個闊太太的裝束。從她那紅潤的南瓜子形的臉上，尤其是那一雙紫葡萄般的靈動的眼珠上看，彷彿是有點認識，可又記不起是在那兒見到。他懷着追尋的眼光凝視在她的臉上，她也射出懷疑的視線，在諦視着他。

『你是阿狗的爸麼？』他正在沉思的當兒，女人突然問了。

『是的；你可是狗兒的娘麼？』他答着又問。

『是的；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已經到家十天了。你……』他想問她『你爲什麼要跟人走？』可又遲疑着不敢出口。

『阿金叔叔不是說你被北兵拉去打仗了麼！你不是三年不會回來了麼？家裏人都以爲你是……』

『並不是打仗，也是做工。我媽不是說你……』他又說不出口。

『你這麼久遠不回來，又沒有一點兒消息，大家都以爲你是……，所以在你爹

死後，你媽就勸我出嫁；因為家中實在無法維持了。那時，我說，在沒有得到你真實的消息以前，我是情願在家中受苦的。可是，你媽却再三地勸我，你外婆，她老人家亦同樣地勸我說，與其在家一同餓死，不如別尋生路，也可以得幾塊錢，養活阿狗。爲想把阿狗養大，因之我不得不聽她們的話了。誰料，你如今又回來了！唉！真是……」她用桃色的手帕捫着臉，抽咽着哭了。

他煩亂的心緒，像暴風雨似地震蕩着，兩眼釘住在她的臉上，淚水湧泉般地淌下。

「這原也怪不得你的媽，家中實在是無法維持了；總之，是我的命該如此，你，你也不必……」亭外一陣步履聲，打斷了她的話頭，忙擦乾眼淚，原來剛才到離亭不遠的村中去找朋友的他——她的男人回來了。這男人是一位以吝嗇著名的紳士，年紀已五十歲了，取了三個太太，都沒有養下男兒，所以又娶了白老鼠的妻。

「咦！這個男人爲什麼哭？」他看見白老鼠在流淚，輕輕地向女人問。

「誰知道他？」她低聲地答，故意裝出不關心的模樣，兩眼依舊是紅潤着。



『你的眼睛怎麼發紅？』他注視她的眼睛問。

『也許是走了路的關係吧。——朋友找着了沒有？』她答了一句，故意將話頭岔開。

『沒有在家。』

『還去找麼？』

『不去了，我們走吧！』她應聲站起時，他又輕輕地咕嚕了一句：『我討厭這哭的男人，也許是一個瘋子吧？』

她沒有說話，只兩眼注視着正在悽哭的白老鼠，表示和他行告別的舉目禮，同時，也彷彿在低語着勸慰。

白老鼠見女人被另一個男人帶走，心中像刀割似地難受。但也不敢有什麼表示，只凝着淚眼痴一般地望着她，看她走在有鬚髯的男人前面，一步一步地出了視線。

五

從那一天起，白老鼠失蹤了。

據路人傳說，近來常有一位面貌很瘦，嘴巴很尖很長的中年男人，獨坐在仁壽亭中悽哭。有人說，他是一個瘋子，因為他看見有女人向亭畔走過時，常會『蘭英你來了！』地狂喊。

這正是油菜花開的時候，據說『田野的瘋狗特別地多，這仁壽亭中的瘋子，大概就是被瘋狗咬瘋的，地方人多這般地解釋着。

科學的文明雖澎湃在都市，而依然絲毫也沒有波及到鄉間，所謂什麼瘋人院等等的設備，自然還不知差多少年代；那末，這位仁壽亭中的瘋人的病源，除去鄉人的解釋以外，自然永遠也不會有誰瞭解的！

一九三一，八月於北平。

## 娟

汪蔚雲

又看見娟，在街上；從郵政局裏檢查信件出來時。

娟穿着一件暗綠色的長棉袍，適中的身材是更顯出苗條而又豐滿來；嫩白而微

胖的臉上那一對含着很多的水分的秀媚的眼睛儘在低垂着，然而時時却又翻起秋波來看看前面的路。

蓬鬆的短髮低低的覆在她的額前，一絲一絲很光滑的垂了下來，把她的眉毛都遮住了；繞了一小節紅絨繩的又柔潤又閃亮的辮子，拖在她的背上，走起路來的時候，便隨着兩足的移動而微微地向左右搖擺着。這，看來特別的具有一種令人心醉的「處女美。」

手中雖則是抱了一個小孩，然而她走路的姿勢多麼婀娜！

遠遠地，她那渾然的描摩不出分析不開的具有「整個美」的溫柔的影子便映現在我的眼膜上了。我枯瘠的眼膜上頓然感覺到清新，舒適，和光明。

漸漸地，我和她相向的距離縮短，縮短而終於接觸了，這個，我知道在算學上是叫做「交叉點。」

然而交叉點過去了，漸漸地，我和她各向的距離又伸長，伸長；我是終於一個人孤蹣蹣地回到會裏來了。

心裏還覺得惘惘地，也許是戀戀地吧？回想到剛才自己的右肩和她的左肩撞擠着過去時，自己真覺得是幸福呢！

我這肩！我這幸福的肩！我這會撞過她的左肩的肩呀！雖則是和她的衣服相撞着的，然而她的衣服，她的衣服裏不是藏着她的身體嗎？她的身體！哦！哦！我這肩是曾經間接地撞過她的身體的，我這幸福的，幸福的，幸福的肩呀！

我把自己的頭彎過去，我把嘴唇咬着自己的肩，吻，吻，吻！這，我就好比吻着她的身體，哦！多麼美，多麼美的她的嫩白的豐滿的細膩的身體呀！那肉香·哦！從她那凝脂似的肌肉裏，白玉似的肌肉裏所透出的那一股肉香！那一股肉香！

我覺得自己是幸福的了！我覺得自己的生命是存在着了！

雖則，娟或者完全沒有注意到這回事，而且，竟或完全沒有注意到我這個人，當然是更不知道我這種莫明其妙的妄想了！

★ ★ ★ ★ ★

雖則，娟即知道這些，或許會好笑發狂的，說：「這個人真有點神經病！」

然而，我敢發誓，我是並不在意，並不在意的！

\* \* \* \* \*

看見娟，不知道是幾個月以前了，在迎陽社前的戲場中。

那時，娟，坐在高檯上，在看戲。我是絲毫也不會想到注意到她的。誰注意到那一羣，那一大羣的女人中，有個她，有個她呢？在這素不大喜歡看女人而且看到女人臉便會紅而且眼睛有點近的我。

是W君指示給我：

——看！那個女人你覺得怎樣？

我的眼睛隨了W君的手指飛了過去。哦！誰想到女人中有這麼美麗的一個呢？你看：她那微胖的嫩白的臉！你看：她那流麗的秀娟的眼！你看：她那柔潤的閃亮的髮！你看：她那藕般玉般肥白的手！你看：她那素靜的鮮明的衣！你看：她那使人心醉神迷的笑！你看：她笑時從兩片分裂開的小小的猩紅的嘴唇中所露出來的那一副齊整的象牙般的貝齒！

誰想，誰想女人中會有這麼美麗的一個呢？

誰想，這美麗的一個就是娟，就是我從前同學過的Y君的妹子呢？

想起了Y君，一卷影片在我的心頭開映出來了。

★ ★ ★ ★ ★

有一年，也不知道是那一年了。革命軍打開江西，北軍戰敗，退到我們徽州。

全城是哄哄然，謠言是終日會一百二十變的，人心是緊張到無可緊張的地步。

城中有許多人家都搬往鄉下去了，我們的學校也提前放了假。

我背了一個包袱回家，走到雙溪村外，遇見我的同學Y君背着一個孩子在向前

走，前面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也背了一個孩子在向前走，他們倆臉上都現出驚慌和

恐怖。

——Y，你預備到那裏去？

——到F村。你是回家嗎？

——是的。你一個人來的嗎？

小說

——還有前面我的妹子娟。

說着 Y 君用嘴嚙了一嚙，意思是指着前面在走着的那個姑娘；那個姑娘聽了她的哥哥說到她，就抬起頭來向我望了一眼，臉上紅紅的，又復往前走去了。

哦！誰知道這個逃亡的姑娘就是現在的她，美麗的她呢？

★ ★ ★ ★ ★

我再抬起頭來，我的眼光適和她的視線成了一條直線。她兩頰通通紅的，好像在灼燒着青春的火燄；我的心，更忐忑不寧的，好像那熱鍋上爬着的螞蟻。

我再抬起頭來，她的臉旋向台上去。

哦！哦！她這幾年來是長得更美麗了。好像那千重的碧桃，以前還不過一個花蕊，現在却已經到了含苞半放的時候。可以說，現在她已經達到女人的一「黃金時代」了，一切的美豔，現在已經是發育到了極點了。哦！哦！假使她是一朵千重桃的話，我真願把我灼熱的紅唇，印在每一瓣花片上呢！

然而，我自願我這憔悴的人兒，我這不幸的人兒，配嗎？

幾年來自家的生長正和她成了一個反比例。她好像是榮茂的海棠，一天一天的榮盛起來；我，則如凋悴的枯柳，一天一天的憔悴下去！世故抓住了我，然而却抓不住她；痛苦揪住了我，然而却揪不住她；哦！哦！多麼可羨慕的幸福的快樂的自由的青春少女喲！

★ ★ ★ ★ ★

兩個月沒有看見她，却不料她的情影，又不意中在今天的街上，重新透過我的腦膜，深深地刻下一條很深很大的痕跡在我的腦壁上。

而且，却不料竟構成了個頃刻間的「交叉點。」

可紀念的「交叉點」呀，可紀念的「交叉點！」雖則是頃刻間的，但可讚美的也是頃刻間的呀！

摟抱，接吻……我並沒有這個野心，而且我也永沒有這個野心！

我只沉醉於她的美！我只沉醉於她的美！

在可能的範圍下，我只希望能繼續我的夢幻之妄想；能繼續我的夢幻之妄想，



這便是我的幸福，我的無上的幸福了！

被呼作「神經病者，」被呼作「歇斯的里亞者，」被呼爲 Sentimentalist，好吧，好吧，我並不討厭這些，我並不憎恨這些，這些是使我可愛的。

我祝福她！我只祝福她，祝福她能夠永遠保存着青春的美麗！能夠永遠保存着青春的快樂！

我祝福這個理想的她永遠不會死去！我祝福她將在我所希望的理想中永生着！我祝福她永生着！她的青春永生着！

一九二九，二，二二，夜於歙縣縣黨部

## 老張

劉建章

老張常這麼對人說：唉！我幹夠了。你們看！我日後若有小子，死也不叫他去當長工。……不，咳！沒法，真是什麼人什麼命啊！……這是老張時常自怨自艾地所說的幾句話，而且深爲他所信的真理，爲了這個「沒法」，終竟一生是屈死

在他這種哲學的真理中。

那日正是黃昏時候，天氣悶熱得很，老張吃罷晚飯，篩了半篩子草餵給牲口，一面捏了幾根洋火，踏到村外岸頭，躺了下去，雖在村外，仍是一陣陣的熱風撲來，老張不由的嚷出來：「真他媽的天氣，這樣熱……」

老張是一個終年終日勞動的人，此刻得着暫時的休息，獨自躺在岸頭上，想想心事，吸吸香烟，那真痛快極了，沒有半個人更來騷擾他。他深深的呼了一口氣，打一個呵欠，覺得渾身骨節都鬆快了許多，因為他幹了一天苦工。但這種受用，並不為老張所滿足，因為呼呼的熱風仍在薰着老張的土臉。

忽然有一個人向老張走來，遠遠地聽得脚步聲。「誰？」老張問。

「啊跳！」一個噴嚏。「是我！那是老張嗎？」

「哼！」老張知道來者正是對門王家的大頭槐。

「今天天氣真熱，出來還是這麼叫人難受！」槐又說：

「可不?!」老張接着。

老張坐了起來，愧也啣了煙捲坐下。

「同是一個人啊！他媽的！爲什麼有些是倒運，有些是發財，說也說不清牠是什麼一回事！」老張開始發他的牢騷。

槐接着說：「唉！可不，人活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回事罷，什麼也是模模糊糊。假如對於一件事，你如十二分不願意如此，但老天偏要你做成這樣，你把他有什麼法，沒法，反正就說是命吧！不說旁的，你就說咱們老弟兄吧！這就算一輩子啦！俗話說：『死鬼要賬，命裏活該。』你也不用說旁的，命是天給鑄定的。」

「哼！哼！」老張表示贊成的神氣。

話後沈寂半刻，老張又歎一口氣說：「咱們算是活夠了。他媽的，長到這麼四十多歲，什麼事情咱也算嘗到過，反正做長工咱算一輩子做夠了，現在這個世道，真摸不清算是你媽個什麼世道！」

槐聽了興奮地說：「你說的話，真是同我口裏欲說出來的一樣。」老張緊接着：「就說咱們做長工吧，向來咱就沒有打過滑。掌櫃的出錢雇咱，咱要着人的錢，

吃着人的飯，咱該給人家費力幹。咱要是掌櫃的，也這樣嗎？不過當掌櫃的也不能太過分，好歹有一點什麼，就毫不留情的亂罵亂嚷。……」

「唉！你說那個不中用，人家是掌櫃的，咱們是長工！」

「哼！……」老張正要開口，停住了。

「怎麼？」槐問。

「那邊不是有人叫我嗎？」老張答。

老張着急了：「是，少掌櫃來叫我，不知又有什麼事情發生，真倒霉！」

「老張，你幹什麼？叫這麼多聲也不聽見！」玉來的怒聲逼近老張。

「啊！聽見了。」老張趕快答應。

「幹什麼咧！放下門子，出去這麼久！你也不把騾子拴好，叫牠繞場裏亂跑。」

「玉來氣忿忿的嚷。」

「我喂上牠，就出來到這裏涼一會，覺着時候還不……」老張一面隨玉來往回走着，口中柔和的發出這樣的話，似乎表示他一種懺悔的意思。但是話未說完，被

少掌櫃打回了去。他大聲的說：「得啦！得啦！你還不快走回去，少說這些閒話。」老張只得登時停住不說。

原來老張所住的場所和他的掌櫃家，有一小巷道相通，他這掌櫃姓丁，就是威名赫赫的丁老桐丁先生。丁先生雖地土不多，家有肥豬幾頭，騾子一匹，也確是本鄉有財有勢的一個，門口也懸着「望重鄉閭」的金字大匾，下款題着「本村村民同立」六字，就可知道丁先生在這村上的歷史和威望。他的大兒子在天津某洋廠幹了多年，頗能抓幾個錢，二小子在縣城讀書，三兒子今年才十歲，就在本村國民小學校上學。

老張是身軀粗大，性頗忠厚的一匹有力的老。似此，雇主對他，似乎不應該有什麼不好的話，但丁掌櫃常說：這種長工，實在討厭，走起路來浙啦浙啦的像笨牛蛋一樣，沒一點伶俐勁。……」

老張的生活程度，和普通一般同事們差不多，身上穿的是土布，吃的要比他掌櫃的低一等，每天玉米麪餅子充飢已足。他的住所，是那樣排列着。列在場子西邊

的一排草棚子裏，其中一間半是他與日夜同居的騾子佔領着。一條土坑橫在南旁。老張每夜一個人獨臥西窗下，也頗自滿。

老張是一個能忍善耐的人，是一個知足安分的人，有時或因受什麼氣，發一陣牢騷，氣忿極了，找一個同事談談，不久便又心平氣和，雲消霧散。所以這次老張雖然稍受小氣，老張覺得給人幹事，自己是應該受氣的。所謂老張的火起心頭時也不過自己恨自己的命運罷了。

事情是這樣發生——正是日出東方的早晨，老張由窠篷回來了。（那是掌櫃的叫他去看瓜，黑夜另找鄰人代老張喂牲口。）手裏提着兩個半老的瓜，慌慌張張縐着眉頭嚷道：「昨夜有人偷瓜了！」

掌櫃急忙出來問：「怎麼，偷瓜？失去多少？」

「大約有二三十個吧！」老張心裏戰兢兢的。

「那麼你晚上到那裏去咧？叫人家偷去這許多瓜？」丁先生又問。怒氣騰騰的幾乎要想打人。

老掌櫃氣忿未下，更大嚷罵而特囑罵了：「你昏！不要說旁的，反正丟瓜與你有關係，你說你把瓜弄到那裏去了？！……」

「唉！真冤，老掌櫃你別生氣，俺憑良心說，俺是日中辛苦了，夜裏睡得像死人一樣，賊來一點也不聽見，早起俺看見道上擱着兩個瓜，才知道有人來偷瓜！爲什麼俺就會偷起東家的瓜來？」老張指着兩個瓜，急急的分辯。

「別說！你要幹，扣你一月的工錢，你不想幹快走，人有的是！」丁先生用他的血口噴出來。

「老張低着頭半天沒話可說，事情是那樣過去了，老張仍舊如牛一樣的死幹光陰不停留的過去，不覺秋收過完，天氣漸含涼意，老張已到耕地忙的時候了。

在耕地間忽然看見臭小忽忽的走過來，臭小本在城內做長工二三年，現在忽然遇在這裏想必有事故。

老張打一個招呼：「啊！臭小嗎？」

「是，老張哥，你好！」臭小反問。

說着，兩個湊攏來，談他們別後的離衷。但是現在臭小談的話，並不爲老張所贊成。臭小開頭就說他怎麼樣怎麼樣離開掌櫃，做活怎樣去玩滑。他說在城裏，工錢多，工也好做的多，不比鄉村掌櫃這樣死，伙計們也比較活的多。老張把這邊生活情形報告臭小，臭小覺得他們太傻，勸他快快的離開這裏。

臭小說：「什麼命運不命運，飢了就抓着吃，隨便，依着自己願意幹什麼就幹什麼，什麼也不敢幹，那真是自找苦吃。反正現在中華民國的世道是這個樣！……」

老張不滿意，他氣憤地說：「你說你能瞎幹，但是到現在你仍舊是個窮小子，你爲什麼不去做官，當財主去？」

談了一陣，臭小見老張不是同道，冷冷地一笑走了。老張呆住了半晌，最後似夢初醒，仍舊自言自語的說：「什麼人什麼命？像臭小那小子，他是已經壞了良心了。」



# 說小新的作創

## 平淡的事

彭家煌作

一册

實洋五角

人海的漩渦——社會——裏面。本來包含着不少的罪惡和醜態。不過他的表面。似乎平淡得狠。可是經彭先生透澈地描寫以後。這些醜態。罪惡。不由的多從筆底下活躍出來。予我們一箇正確的認識。全書結構精勝。趣味頗濃。

## 風雨之夜

陳白塵作 一册實洋五角

陳先生的筆。的是不凡啊！他描寫『默』和『夜』已經充分流露他的熱情。神秘的幻覺。催動一般讀者的心弦。但他寫到『真的自殺』『報仇』『孤寂的樓上』三篇。作風又變了。惡社會慘酷的形象。飛閃到一般讀者的眼前。深深地印住。全七篇。

## 秦淮河畔

陳明中作 一册實洋四角

這部書是作者七種思想和實際生活的結晶。筆力是偉大的。描寫是深切的。傳達人生不幸的生活。能夠恰到好處。內容如『父親的遺象』可作喜劇看。『端午節』『奔喪的人』『監獄之春』都是紀實創作。流浪的哀音。狠可取得社會羣衆同情的表示。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雜

俎

### 奇測年齡

博·文·

第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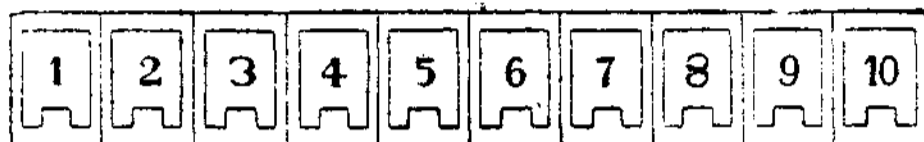
表演 演者取紙摺（圖一）一。隨便交與觀客，使其祕密將摺中與自己年齡相同之紙片抽出。（年齡之數目至繁。不能一一書之。故祇有十數。設年齡已過十歲。則可分為二數。如某人年三十五歲。即抽出三五二片。餘者依此類推。）背面向上。正面向下。置於案上。使演者猜之。是時演者固不知片上之數目也。乃演者以耳伏案聽之。略為思索狀。聽畢。仍使觀客祕密

將紙片插於摺內。於是演者復取手巾一條。三角形之紙匣一隻。（圖三）將匣置於巾內。伸手入巾片時。將匣取出。再令觀客展巾。則巾中有紙籤一枚。（圖四）籤上所書之數。正與抽片之觀客年齡暗合。

過門 當觀客置紙片於案時。紙片之反面向上。此時反面上之暗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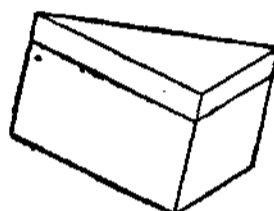
雜俎

圖二第



雜  
想

圖三第



圖四第



附一)已為演者所見。其所以再聽之者。即為免觀者之  
生疑故也。演者既已知其年齡。再蒙手巾於案上。置紙匣  
於巾內。因紙匣亦有暗記。(附二)而年齡既知。故可立  
時將紙籤取出。使抽片之觀客加之。果與己之年齡相等。  
百不一失。較諸聽畢即立時言明。當倍其神妙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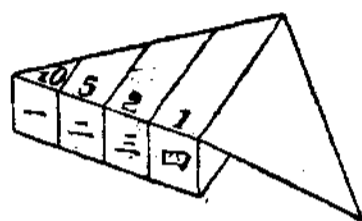
(1)紙片之暗記 紙片之暗記在其反面。使演者一  
見便知其為何數。不必細看。片為十張。其反面之花樣雖  
張張皆同。但暗中自有記號。觀者不易察出其暗號如何。  
則可隨演者自己之意思而作。不必呆板。

(2)紙盒暗記 紙盒為三角形。中分四格。靠尖端之  
一格。內置十字紙籤。(圖六)其次格。內置五字紙籤。第  
三格。內置二字紙籤。第四格。內置一字紙籤。如某人年三  
十五歲。演者可在紙匣第一格內取出紙籤二枚。在第二

第五圖



第六圖



格內取出二枚。在第三格內取出二枚。在第四格內取出一枚。觀客加其總數。 $(2 \times 10 + 2 \times 5 + 2 \times 2 + 1)$ 果為三十五歲。頗覺神奇也。  
(某種紙籤。宜出若干枚。可由演者隨時分配。設某人年齡為四十歲。演者取紙籤之總數。為四十即可。但不可取四個十。以其足令觀者生疑故也。

(3) 此法用以測驗數目亦可。

## 我底筆記

沈明遂

(一) 測字先生二月八日

今日因事過河，會晤友人卜君；後又順路到常公祠看戲。散臺後，歸途中見有許多圍攏一團，為好奇心所驅使，於是便鑽入叢中想去偵探明白；呵！原來是一個測字先生，在那裏指手畫脚，說他已往底測字成績咧！我於是也在那裏呆站了一會，下面就是我聽到那位測字先生所說底話：

「曾記我在永州府測字底時候，有一日的早晨，來了一個富家公子模樣底人；他與我打了招呼之後，便要我與他測字。那時我便要他在竹筒內隨手拈一字出來，他說：「字也不拈，我祇畫一個○（讀如圈）就是了！」說着，就拿筆畫了一○，于是我便從這○上着想，對他說：「先生，你將來的財運，很是亨通！如要我測出財運所以亨通的奧妙，那非光洋一元不可！」他聽我說完之後，即慨然摸出亮晶晶的東西一塊；我於是開始替他推測。我說：「你這○可變爲◎，（此時他執筆邊畫邊說）即是財源廣進，家計寬裕的預徵。恭喜你！包不出兩年，便成一個大大的財主老！」他聽完之後，便眉開眼笑地走了。

過不數日，又有個富家公子模樣的人，也以○要我替他推測。我于是對他說：「老兄！恕我不客氣；你將在近一年中，會一敗塗地！因爲你這○可變爲◎，這即是財源阻塞，生活吃緊的預徵！……」他不待我說完，便快快地走了！

隔了兩年，我重遊永州，果然不錯，前者田連千頃，已成爲一個大地主了；後面的呢？則已流爲乞丐，不知所終云！

後來有人問我說：「同是一個○，爲何結果卻有兩樣呢？」我於是解釋着說：「所謂○，也有分別，不能一概而論的。你看前面的○，如順筆接着畫去，是越畫越寬的，因此我便知道他的生活會一天一天地寬裕來；再看後面的○，是這個樣子，如也順筆畫去，便越畫越緊，由此以推我便知道他的生活會一天一天地吃緊。……」

我聽了他這一大篇之後，看看衆人的臉上，都是流露神祕及鎮靜的神氣；即是我自己，恐怕也是一樣。其實這種不合於科學原則的話，誰也不會相信的，除了迷信者以外。

他還是津津的說着，唾沫飛濺，好像春天如煙霧的細雨一般，我忽然覺得這是很不衛生的，便急急地擠出來了。

(二) 古董先生辜鴻銘四月廿日

提起辜鴻銘這個名字，曉得的恐怕多吧！

他是有清的一代名人，大約是八國聯軍之役吧？！他曾以一身而兼任數國的通譯。

並且對於國文，也有相當的研究。他嘗說：「三字經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書，可惜人多不知牠的好處，用作學生啓蒙的讀本。其實牠的內容，何等豐富，何等精采；往古來今的一切，都包括在裏面了。例如「人之初，性本善，」這不是人生哲學？「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這不是數學？「曰南北，曰西東。」這不是地理學？「馬牛羊，雞犬豕。」這不是動物學？「稻粱菽，麥黍稷，」這不是植物學？此外如歷史學，文學，倫理學，……等，也應有盡有。人們如把這本書研究通熟，便可立成通儒！」

據說某大學舉行畢業典禮時，特地請他老人家去演講。一般畢業生的心理，以爲他必要旁徵博引，用英語演說的，誰知他一登臺，便張開其口，大聲說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說完，便大搖大擺地下了臺。這真是出乎一般學生意料之外的！

### 寄塵齋聯話

沈•明•遂•

本校於十八年冬。舉行追悼大會。追悼已亡九位學友。及會計王粒民先生。追悼場滿懸輓聯。祭帳約百餘幅。茲擇其尤者錄下。校門聯云。「九天遙降九君靈。幽恨綿綿。日夜江聲流不盡。」「雙管難描雙淚迹。寒風颯颯。幻真綠法解何爲。」悲涼景象。無以復加。「校務值艱難。能使經濟裕如。算是擎天資赤手。」「羣材皆卓犖。胡隨雲烟過去。頓教革命少青年。」（道南學校教職員輓）。「九泉下相聚九故人。魂兮歸來。曉風殘月江東岸。」（按本校地址爲江東岸）。「一微塵卽藏一世界。飄然遠去。泡影曇花少壯年。」（本校高中三班輓）。「顏回短命。賈誼天年。乖道信難憑。自古賢才多厄運。」「旅雁南歸。玉霜夜下。伊人憶宛在。對此景物倍添愁。」（高四班輓）。「生何足榮。死何足悲。惟國家多難之候。未展一籌。搔手問蒼天。少壯英才胡不壽。」「病未能扶。歿未能誄。趁閣校追悼之餘。舉觴三奠。感懷舊雨。枯楊白草爲招魂。」（初二班輓）。「五中憶舊遊。聚首有緣。最難忘滿座春風。一堂舊雨。」「九君獨短命。招魂何處。空悵望三湘水月。萬樹梅花。」（初三班輓）。「溺學竟無僞。筆禿牀穿。書卷鉛丹成往跡。」「招魂何處是。山遙水遠。衡陽雲樹接江波。」「國中正賴長才。怎不許共扶危局。」「地下相逢故友。仍無妨重讀奇書。」「顏淵短命。賈誼天年。往古而今同一慟。」「文



獻無徵。干戈未息。豪情壯氣可能消。八士蓋非凡。胡老天吝不予年。業未竟。身先死。三育原並進。願大家共同努力。勤鍛鍊。講衛生。這都是優鉢曇花。勸八俊。惹折蘭摧。終是天憎顏子學。何處見寒泉秋菊。歎一朝風流雲散。忍驚鬼唱鮑家詩。以上數聯。皆係本校教職員輓同學者。幾翻病榻憶譚心。知脈脈情長。極目家園遺憾在。數載衡校會聚首。怪忽忽夢短。愴懷朋好淚痕多。富經濟兼善文章。莽莽塵寰。可曾小試。湖舊遊已成幻夢。淒涼江月。爲賦大招。上聯係本校教員輓王粒民會計者。本精明廉潔。以從公。君曲長材。且效仲尼爲委任。抱膏盲痼疾而終命。我來太晚。空言秦緩是良醫。本校第二次全校運動會音樂臺聯云。繼續頭次精神。再接再勵。擺出幾件樂器。三打三吹。隨手拈來。毫不費力。又參觀臺聯云。坐高臺上。細細參觀。這次何如前次好。一到得勝時。頻頻鼓掌。擔心原是有心人。又決勝門聯云。自第一次運動而還。齊下猛功夫。個個糾糾桓桓。都立定將來目標。要做第一流人物。除十八般武藝以外。尚有田徑賽。項項熱熱鬧鬧。想留着永久紀念。看取十八年孟冬。按是次運動會。于十八年十月裏舉行。本校成立二周年紀念日。舉行游藝會校門聯云。五車讀罷古今書。狂簡與中行。玉尺無私

憑考校。」「二水迴環蘭芷岸。游人夾周道。橋門不改似當年。」聯將「五中校二週年」六字嵌入。頗稱佳構。游藝場門聯云。「花樣翻新。藝術原來須革命。」「木天大起。吾儕正好做工夫。」

此次暑假歸家。過貞節亭。亭內一聯云。「過客莫慌忙。請到此間坐坐。」「前程正遠大。問從何處行行。」實地實話。抑亦善於作聯者。

本校于今年上期。曾開追悼會一次。追悼已亡四位同學。當時各界來輓聯甚夥。惜未曾錄出。今僅錄所能記憶者數聯於下。「桃花依舊笑東風。不圖歌譜羣芳。四子同歸天上去。」「杜宇不停啼夜月。爲憶神遊華表。數聲偏入夢中來。」「老天有眼無珠。國賊不除。祇奪英才而去。」「吾子勤勉好學。壯懷未就。應賚遺恨以終。」

政界某公。輓七十二烈士聯云。「生經白刃頭方貴。」「死葬黃花骨亦香。」言簡意賅。亦悲亦壯。

歸元恭與顧亭林乃知己也。二人性皆奇怪。時稱爲「歸奇顧怪」。歸書其門聯云。「一身寄安樂之窩。妻太聰明夫太怪。」「四境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其怪癖如是不禁令

人啞然失笑。

天津各界對俄外交後援會。輓東北陣亡將士聯云。「養兵二百萬。那個是男兒。賴諸君苦戰邊陲。獨爲中原存體面。」從軍三千里。幾家啼孤寡。歎此日乞盟城下。羞將時事告英靈。」慷慨淋漓。一字一淚。令人不忍卒讀。

衡陽於三月廿九日舉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紀念會。公輓一聯云。「黃花奠英魂。眞成萬古傷心地。」白石鑄偉績。怕讀名山墮淚碑。」又挨戶團局輓云。「鐵血鑄成新世界。」精神長護漢山河。」又衡郡職業學校輓云。「捨身成仁。佇看赤心貫白日。」努力殺賊。長流碧血染黃花。」又道南中學輓云。「吾黨好男兒。舍己爲羣。但願同年同月死。」黃花多義塚。當仁不讓。原來救國救民生。」又第三職業學校輓云。「碧血橫飛。凡我同胞齊下淚。」黃花燦爛。知他千古有餘香。」又縣立乙種職業學校輓云。「聯軍民追悼英魂。迴雁峯前。同聲一哭。」爲黨國犧牲性命。黃花崗上。百世流芳。」

雙桂軒香艷詩話

嚴子香

余於課程之外。惟喜攻詩。始沈於脩閑澹遠。繼習疑雨集。覺其有詞皆香。無語不豔。乃爲所移。遂專攻香豔之什。袁香亭有紅豆村人詩稿。其效疑雨十三首。纏綿情致。洵稱香奩妙手。隨園詩話。僅錄其八。謂細膩風光。乃兄不及。是亦自謙之語。至領略個中情趣。風流韻事。廣爲流傳。恐乃弟香亭未必有隨園老人之經驗。茲錄其全詩。亦可見其第一與第十三兩首。詞意表明。屬於懸虛構造。係文人偶弄筆墨。非真有其事也。詩曰：「碧城錦瑟恨偏長。咏到無題事杳忙。明月未妨呼作姊。青山原可喚爲郎。詩箋罪孽留遺稿。襟袖嫌疑惹暗香。朝暮陽台神女夢。古人詞賦已荒唐。」一迴廊百折轉堂坳。阿閣三層鎖鳳巢。金扇暗遮人影至。玉屏輕借指聲敲。脂含垂熟櫻桃顆。香解重襟荳蔻梢。倚燭笑看屏背上。角巾欵索影先交。」一窗下停針竹下吟。暫時小別亦追尋。羞聞軟語情猶淺。許看香肌愛始深。他日悲歡憑妾命。此身輕重恃郎心。須知千古文君意。不遇相如不聽琴。」一簾花影拂輕塵。路認仙源未隔津。密約夜深能待我。喫虛心細善防人。喜無鸚鵡偷傳話。惟有流鶯解惜春。形跡怕教同伴妬。矚郎見面莫相親。」一窗外聞聲暗裏迎。膽娘有膽亦心驚。常防過處留燈影。偏易行來觸瑟聲。係脫光寒連臂顫。流蘇春暖放鈎輕。枕邊夢醒低聲喚。消受香郎兩字名。」一聞說將離意。便愁駐郎無計淚。

集五第 卷七第

雜 組

一五

交。流。身。非。精。衛。難。填。海。心。似。齊。紈。怕。及。秋。散。影。落。花。隨。馬。勒。繁。情。香。餌。在。蟾。鈎。錦。衾。角。枕。淒。涼。  
味。從。此。相。思。又。起。頭。一。同。心。巧。疊。寄。書。函。字。字。簪。花。細。細。緘。紫。鳳。已。飛。空。配。曲。青。蠅。雖。小。易。  
生。譏。一。襟。秋。水。懷。新。月。遍。體。餘。香。惜。故。衫。安。得。射。來。雙。孔。雀。教。他。帶。綬。一。齊。銜。一。爲。戀。恩。深。  
取。次。過。佳。期。屢。卜。總。蹉。跎。不。如。意。事。機。偏。巧。但。有。心。人。恨。便。多。強。別。難。拋。初。熱。酒。含。愁。怯。渡。未。  
填。河。清。溪。桃。葉。迎。雙。槳。一。寸。相。思。百。尺。波。一。碧。桃。花。下。訪。臨。印。含。笑。開。門。有。病。容。帶。一。分。愁。  
情。更。好。不。多。時。別。興。尤。濃。枕。衾。先。自。留。虛。席。衣。釵。遲。郎。解。內。重。輕。舉。纖。纖。假。頰。看。分。明。不。是。夢。  
中。逢。一。知。郎。無。賴。喜。談。諧。刻。意。承。歡。事。事。借。學。畫。鴛。鴦。調。翠。黛。戲。簽。蝴蝶。當。荆。釵。減。他。繡。事。  
來。磨。墨。助。我。詩。情。坐。向。懷。百。種。溫。柔。千。婉。轉。不。留。形。跡。與。同。儕。一。惺。惺。最。是。惜。惺。惺。擁。翠。假。  
紅。雨。乍。停。念。我。驚。魂。防。姊。覺。教。郎。安。睡。待。奴。醒。香。寒。被。角。傾。身。讓。風。過。窗。櫺。側。耳。聽。天。曉。餘。溫。  
留。不。得。隔。宵。密。約。重。叮。嚀。一。見。面。歡。娛。背。面。思。百。年。能。得。幾。多。時。盟。心。好。訂。他。生。約。嚙。臂。難。  
書。薄。命。詞。未。必。傾。城。皆。國。色。大。都。失。足。爲。情。癡。生。知。不。免。風。流。罪。甘。墮。泥。犁。不。負。伊。一。慚。愧。  
題。橋。乏。壯。才。枉。將。心。事。訴。妝。臺。津。非。少。婦。偏。能。妬。山。嫁。彭。郎。易。起。猜。底。事。妄。傳。仙。子。降。何。曾。覩。  
見。洛。神。來。勸。君。莫。結。同。心。結。一。結。同。心。解。不。開。一。

偶讀天真閣外集得紅豆詞四律云「知是藍橋是鵲橋。一雙解下佩瓊瑤。情同滄海無深淺。綠比浮雲有近遙。花縱可攀容易別。月雖頻望手難招。不如身化王餘片。分屬江東大小喬。」  
「心中眼底與眉頭。積得離愁又病愁。小玉瘦來眠反側。飛瓊歸去信沈浮。綠慳莫要真成玦。癡絕難甘枉下鈎。每到幽窗閒把翫。團圓一對鍊金甌。」  
「疊箋書恨祇焚灰。剪紙酬神枉費財。一半聰明知誤用。兩無消息肯傳來。慢憑問卜。蒼歸妹。悔不能醫。藥作媒。願學維摩行脚狀。替人擔病覓人回。」  
「人竟歸來病竟除。極尋常事却疑虛。愁他慈母留偏強。怨到庸醫術太疎。欲剖素心潛和藥。想呼黃耳妄傳書。從知一面難消受。休說鴛鴦與鱖魚。」  
又紀遇兩律云「藏却深情露却才。綠窗鬢影太低。徊庾詞竟被全猜。着眉語偏乘不備來。蠟燭乍燒心已見。魚書臨發口難開。從今堅閉看花眼。每到卿前展一回。」  
「一折回闌亞字。雕絲荷風引見雲。翹半遮。蜥蜴金跳脫。小立蜻蜒玉步搖。不爲聰明怎解怨。絕無羞澀是真嬌。持裙尙恐終仙去。更倩紅鸞繫紫綃。」  
均旂旒風華如親芳澤。

# 文

# 學

上海東大書局出版

文學的意境，文學的真味，文學的欣賞方法，文學的製作步驟，文學的認識眼光，下列各書，都能充分地指示一切，以作入門的一助。

平淡的事	彭家煌著	一册	五角	九折
秦淮河畔	陳明中著	一册	四角	九折
心的慘泣	曹雪松著	一册	五角	九折
風雨之夜	陳白塵著	一册	五角	九折
我的一生	陸鴻勳譯	一册	四角	九折
大學生日記	五角六折	昨	……	二角半九折
歐美文學評論	夏綠蕉譯	一册	五角	九折
新詩和新詩人	馮瘦菊編	一册	四角	九折
中國文學通評	胡懷琛著	一册	四角	七折
中國詩學通評	胡懷琛著	一册	二角	七折
中國詩學大綱	江恆源著	一册	五角	七折
清代詞學概論	徐珂著	一册	四角	七折
中國戲曲概論	吳梅著	一册	五角	七折
何謂文學……	五角九折	文學常識……	四角七折	

學生文藝叢刊社投稿簡章

- 一 凡屬中國籍之青年學子，不論在國內國外，如以文學（文字不論新舊）或藝術之作品投寄者，本社均遴選刊載。
- 一 投寄之稿，以本刊所有門類為限。
- 一 投寄之稿，不論屬於文學的，藝術的，一經選登，即以本刊或書券現金酬贈。
- 1 語體文，小說，劇本，遊藝等稿，滿一千字以上者，每千字酌量以一元至三元之現金奉酬；（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投稿人不得自己主張，本社亦不預先與投稿人函商。）不滿千字者，概酬社刊二冊。
- 2 文言文字數在千字以內者，酬社刊一冊；在千字以上者，每千字以一元計算，酬以書券。（雜俎同。）
- 3 詩稿不論語體詩，近體詩，每集內登載在五首以內者，贈社刊一冊；逾五首者，除贈社刊外，再酌量酬以書券。



## 學 生 文 藝 叢 刊 社 投 稿 簡 章

4書，畫，（包括國畫西畫。）雕刻，攝影等稿，一經刊載，酌量贈以社刊或書券。

一 來稿不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長篇及精細之畫稿，如須寄還，應預先聲明，並附下寄回之郵費。

一 本社對於來稿得酌量刪改；如著作者不願他人塗竄，可於稿上預先註明。

一 來稿揭載與否，恕不預行函告。

一 投寄之稿，須繕寫清楚，每篇自加標點，詳註姓名，學校，及通訊處。（如繕在洋紙上者，切勿兩面並寫。）

一 社員投稿，並須註明社證號數。

一 登載之稿，如發現勦襲他人，或係自己作品而已經登載其他書籍或報章者，酬品一概取消。

一 投寄之稿，每篇名下須蓋印章，或附以名片，本社收發處方為登記。

一 來件寄上海福州路九九號大東書局學生文藝叢刊社。

考試·升學·必備

# 入學試題彙輯

科目完備：使應試者得窺全豹

逐題實錄：與懸擬的迥不相同

包括學校——四十七所

凡全國著名之大學，中學，專科學校，職業學校，無不廣為收輯。而此種學校，課程設備均臻完善。

全部試題——七千餘則

關於文科的，理科的，工科的，商科的，教育的，法科的，藝術的，農科的，無不依照程度，作完整之編列。

——從這部書裏——

可推知各校的課程標準：獲得研究途徑  
可明瞭各校的入學程度：便於充分準備

## 上海職業指導所編

編者深感於近日學校林立，優劣不等，種類既多，性質亦異，以經歷未廣，青年欲擇一適合個人志趣之學校，實非易事，而貿然應試，一再被擯，尤易興不得之門之嘆，故蒐集試題，成此巨觀，青年讀之，問津極便。

一册  
一元六角

大東書局發行

# 非武力抵抗主義倡導者底供狀

• 明 耀 五 譯 •

## 甘 地 自 傳

### 大 東 書 局 發 行

這部書是甘地自己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監禁中口述的，故委婉詳盡，毫無虛飾，使讀者感覺着一個純潔不欺的人格躍然紙上。

#### 全部要目

上做我們修養上一個燈塔。

序	原序	第十二章	嚙嚙叛變
第一章	家世	第十三章	精神訓練
第二章	學生時代	第十四章	奈托耳的靈力運動
第三章	幼年時代	第十五章	消極抵抗者
第四章	在倫敦生活	第十六章	監禁與勝利
第五章	回國	第十七章	重抵故鄉
第六章	到奈托耳	第十八章	杉巴蘭
第七章	在勃勒托利亞	第十九章	開拉
第八章	兇班的暴動	第二十章	大戰會議
第九章	波爾戰爭	第二十一章	路臘案
第十章	治疫工作	第二十二章	庵里察議會
第十一章	給那後來的	第二十三章	卡迪運動

教育部審定

# 初中教本

大東書局印行

初中黨義教本

陶百川編 蔡元培校  
全書六册各三角

初中國文教本

張弓編 蔡元培等校  
前四册六角後二册八角

初中商業常識

王雨生編 一册六角

初中本國歷史

梁園東編 江恆源校第  
一册六角後三册四角半

初中外國歷史

梁園東編 孟嘉樞校  
全書二册各六角

初中本國地理

蘇甲榮編 孟嘉樞校  
全書四册各六角

初中外國地理

金久之編 李長傳校  
全書二册各八角

初中算術教本

張軼庸編 熊浚校  
全書二册各六角

初中代數教本

張鴻溟編 范鳳源校  
全書二册各八角

初中平面三角

薛邦邁編 薛邦達等校  
一册八角

初中自然科學

夏佩白編 顏任光等校前  
四册六角後二册七角半

初中化學教本

周毓莘編 一册八角

初中植物學

凌昌煥編 一册七角

初中動物學

王濂應編 吳元濂校  
一册八角

初中英語讀本

沈彬編 蔣夢麟等校  
全六册售價四角至八角

英文文法實習

沈彬編 甲種一元 乙種六角

初高中水彩畫

王濟遠編 呂鳳子校  
全書四册各五角

■遷改地址

謹啓者前於 月 日在

( )

如在上海總局所定  
括在滬中填上總局  
括在某處分局所定  
括在滬中填上總局

預定學生文藝叢刊一份執

有 字第 號定單原

寄 省 縣

收現因地址遷

移請即改寄 省 縣

收爲荷此致

大東書局台照

謹啓 年 月

啓者敝局出版雜誌四種每種定戶逾萬每有來函查詢輒因未填號碼或姓名地址與定單不同以致查復困難茲特附列格式兩種諸君以後如有改寄地址或查詢未到等事務即剪下照式填列貼入明信片上寄交敝局並乞每種雜誌各自填寄一張幸勿合用俾得分別交查以免延緩諒必荷同情賜予贊助也專請公鑒

上海大東書局謹啓

■查詢未到

謹啓者前於 月 日在

( )

如在上海總局所定  
括在滬中填上總局  
括在某處分局所定  
括在滬中填上總局

預定學生文藝叢刊一份執

有 字第 號定單寄

縣 省

收茲查第 卷

號尙未收到祈即

查覆爲荷此致

大東書局台照

謹啓 年 月

廣告價目表

地位一集	五集	第十集
底外	五〇元	二二五元四〇〇元
封內底內	四〇元	一八〇元三二〇元
普通全面	三〇元	一三五元二四〇元
普通半面	二〇元	九〇元一六〇元

五彩印與彩色紙印價另議

定價與郵費

集數	一集	十集
實價	三角	二元五角
郵費	國內二分	二角
國外	二角五分	二元五角

外埠郵票代洋九五折實收

每 月 一 集 · 全 年 十 集 · 暑 假 寒 假 停 刊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初版

學生文藝叢刊第七卷

編輯人 凌善清

發行人 沈駿聲

印刷所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 南京 北平 瀋陽 開封 天津
- 濟南 漢口 長沙 徐州 南昌
- 梧州 杭州 重慶 成都 哈爾濱
- 廣州 常州 汕頭 廈門 星加坡

△版權所有不許轉載翻印▽

上海大東  
出版局

# 軍事訓練 用書

訓練  
總監部  
審定

## 國民軍事學

精裝一冊  
一元二角九折

石鐸著 本書依照歐戰後最新學識而編。第一編說明國防之原理，第二編敘述國防各機關，第三編指示國防各機關之用法。每編中更條分縷析，不厭求詳。

## 國防與物資

精裝一冊  
一元五角九折

厲爾康著 全十二章內容如主要軍用品與原料的關係，鐵煤及石油問題，歐美列強自給自足的情形及其用代用品之實例等，揭明國防與物資的關係，確有獨到之處。

## 軍事學問答

(百科常識  
問答叢書)

一冊 三角五分

## 戰後世界各國之軍備

一冊 六角九折

## 大戰後歐陸軍務之一瞥

一冊 九角九折

歐各國青年軍事訓練和家動  
員總練事年國美

石鐸著 一冊五角五分(折七)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